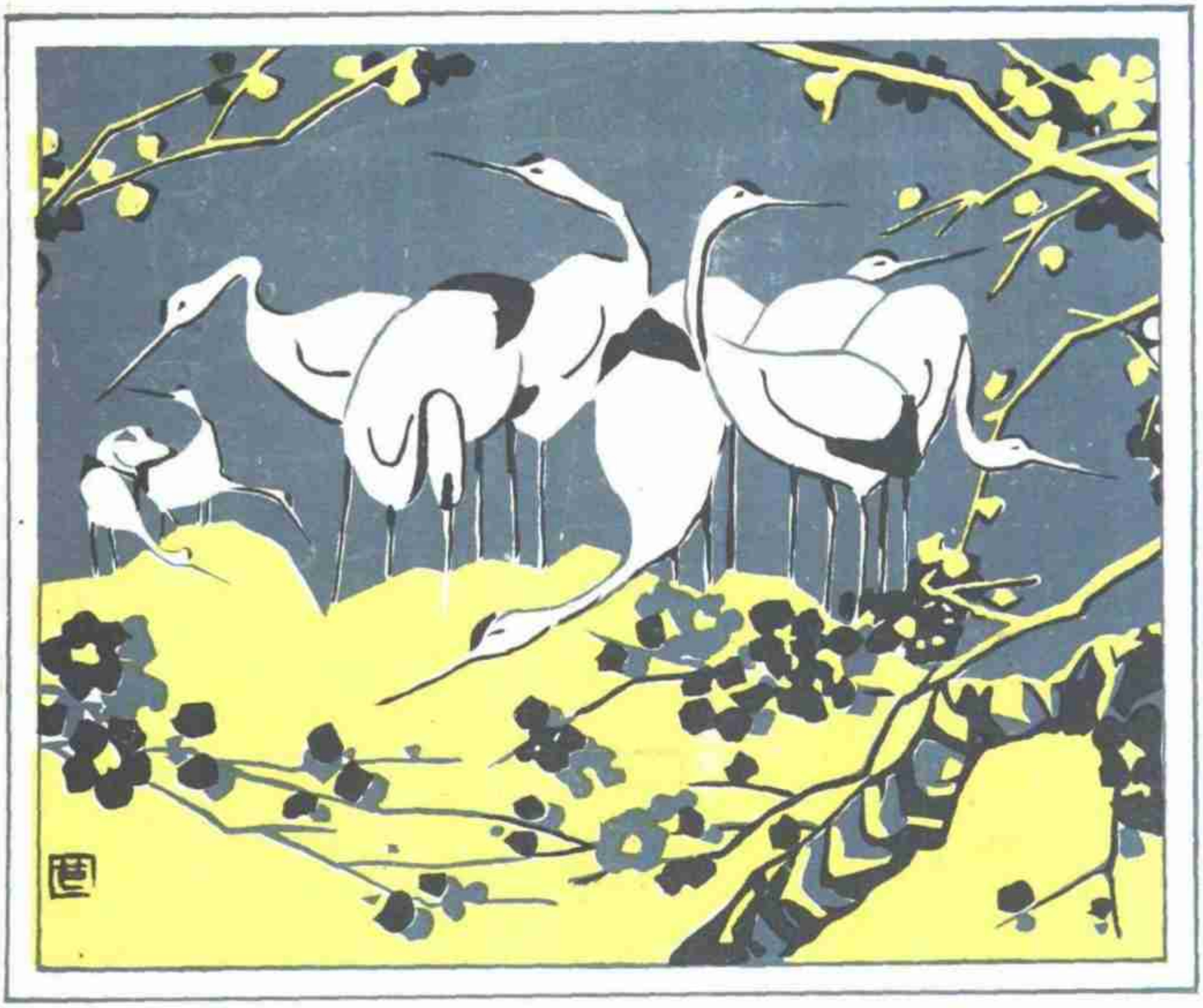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六卷　第五號



民國十八年三月十日

Vol. XXVI, No. 5 March 10, 1929

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東方雜誌

第二十六卷 第五號
民國十八年三月十日發行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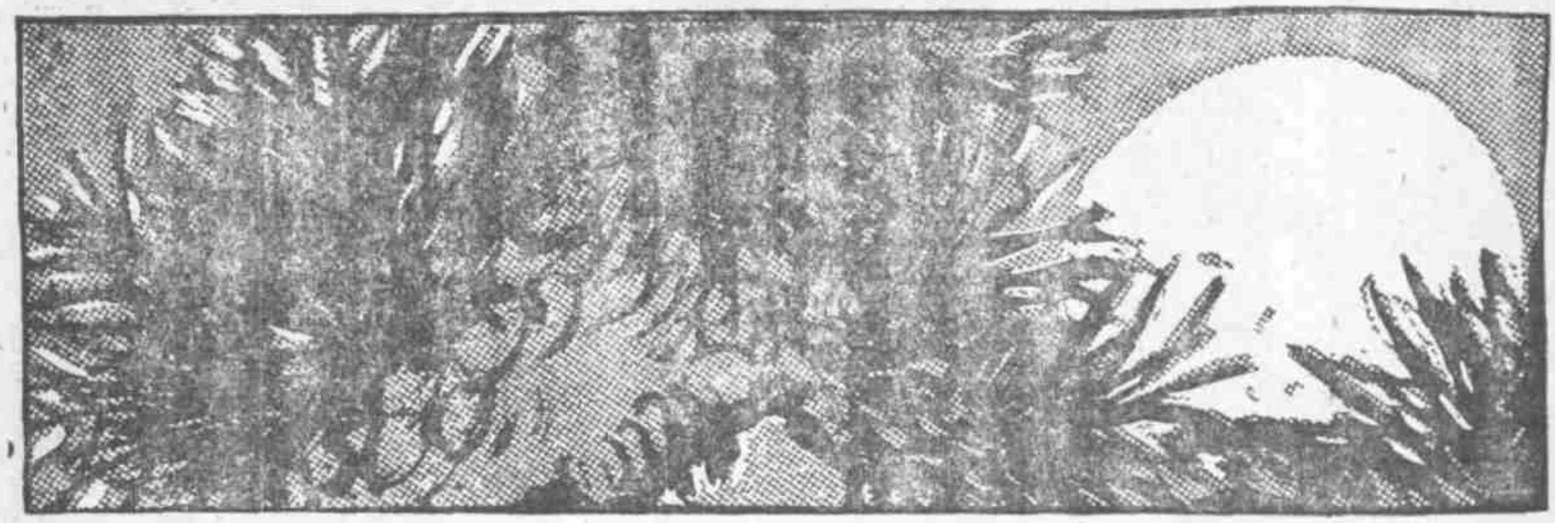
「荷花水禽圖」(日本川端玉章作)(三色版)……一幅
湘事之發動及其人物……四幅
印度國際大學……五幅

國際

中日濟案解決……育幹(一)
中國與古巴……頌華(三)
法國福煦上將逝世……頌華(五)
法比密約的波瀾……育幹(七)
美國加入國際法庭……幼雄(九)
中國新建設與水力問題……張其昀(一一)
印度國際大學概述(印度通信)……譚云山(二一)
■非洲珍聞……奇譯(三〇)
荷佛……黃仲蘇(三一)

世界論壇

革命時期的勞動與生產……D. A. Sorokin(四一)



日本前任外相的對華問題概觀……幣原喜重郎（四八）

中國的黃金……E. Kann（五四）

中國災荒之原因……W. H. Mallory（五八）

什麼是行爲的控制者……高卓（六一）

原始中國語爲變化語說（瑞典喀爾格楞著）……馮承鈞譯（七七）

■廣東花縣之奇山……小谷（八九）

新語林

老友記憶中的愛因斯坦……哲生（九一）

土京安哥拉……哲生（九五）

戰鴿……哲生（九七）

有尾人種與食人人種的發見……微知（九九）

動物的詐死術……微知（一〇一）

四千年以前的航海……之學（一〇四）

■美國仿製我國桐油……（一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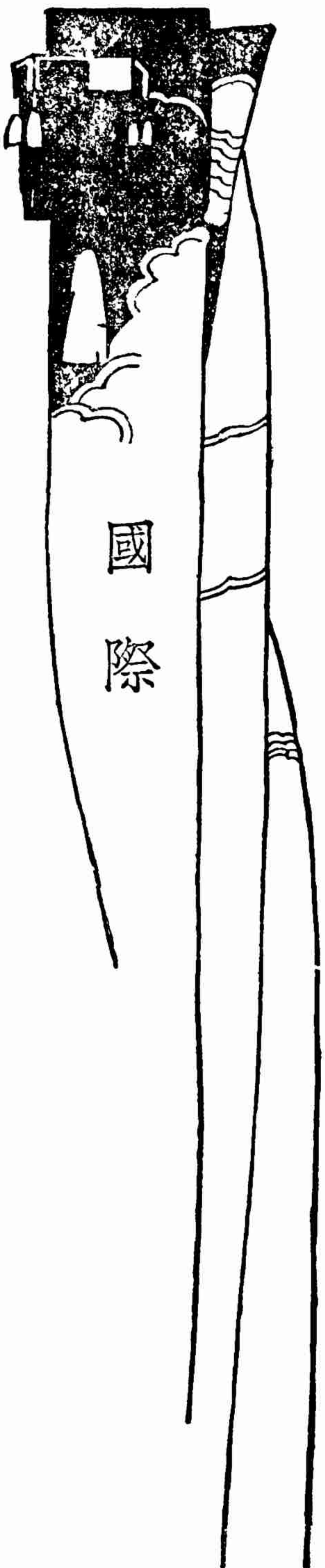
露華的兒時（小說）……馬仲殊（一〇七）

■美國新副總統略史……（一一四）

筏夫（小說）（俄國高爾基著）……董璧譯（一一五）

■紐約女子提倡巡迴玩具社的計畫……華（一二四）

時事日誌……（一二五）



中日濟案解決

去年五月三日所發生的濟南慘案，簡直是中國空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在這一次慘案中，日本無故殺我外交官吏，無故炮轟我國名城，無故屠殺我國軍民數千人，論物質上的損害，爲數總在數千百萬元以上；論精神上的損害則侵犯領土主權的損失，却更非數字所能估計。事變發生，以迄於今，快要達一年了，直到本月（三月）二十八日，方由我國外長王正廷和日使芳澤交涉的結果，才把這件慘案簽字解決了。

本來中日濟案交涉，在上月初間，已將協定議妥，只待正式簽字；詎料臨時日方忽生變卦，竟推翻自己議決的條件，以致交涉破裂，這在本誌的第三期，已經約略說過。嗣後雙方雖有續議消息，却終未見諸事實；直至二月底間日本駐滬新總領事重光葵到上海後，才與我國外部司長爲非正式的接洽；但未幾又因膠東亂事發生，日方故意延宕，毫無解決濟案誠意，以致久無成議；直到本月二十四日，交涉形勢，方才急轉直下。是日王外長與日使芳澤一度正式會議後，即將濟案解決草案簽定；二十八日芳澤往南京，當即正式簽定濟案關係各文件，於是歷史上一幕傷心慘目的悲劇，便這樣的告一段落。

這次濟案解決的辦法，要點共有四項：（一）於互換簽字之日起，兩個月內，日本撤退山東全部駐軍；（二）撤軍後的接收辦法，雙方各派委員就地辦理；（三）濟南不幸事件，認爲既往不咎，相互不課軍事行動的責任；（四）組織共同調查委員會，從新調查雙方損失。這幾項要點，都散見於這次正式簽定之互換照會，聲明書，及議定書中，此等文件頗有參攷的價值，因更附錄如下：

（甲）芳澤致王部長照會　爲照會事：山東日軍撤去後，國民政府以全責保障在華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則帝國政府擬自關於解決本案文件互換簽字之日起，至多兩個月內，將山東現有日本

軍隊，全部撤去。本公使特向貴部長通知。並關於日軍撤去前後之措置，應由中日兩國各派委員就地商議辦理。本公使茲特向貴部長提議。相應照請查照，須至照會者。

（乙）王部長復芳澤公使照會　為照會事：准本日貴公使照會內開：『山東日軍撤去後，國民政府以全責保障在華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則帝國政府擬自關於解決本案文件互換簽字之日起，至多在兩個月內，將山東現有日本軍隊，全部撤去。本公使向貴部長通知。並關於日本撤去前後之措置，應由中日兩國各派委員就地商議辦理，本公使茲特向貴部長提議』等因。查在華外人，國民政府依照國際公法負責保護，向有聲明，故此後國民政府對於日僑之保護，實為當然之事。來照所開撤兵日期及期間，業經知悉。關於日軍撤去時之接收辦法，貴公使提議由兩國政府各任命委員，就地商議辦理，本部長表示同意。相應照復查照，須至照會者。

（丙）聲明書　中日兩國政府對於去年五月三日濟南所發生之事件，關於兩國國民固有之友誼，雖覺為不幸悲痛已極。但兩國政府與國民，現頗切望增進睦誼，故視此不快之感情，悉成過去，以期兩國國交益臻敦厚。特此聲明。

（丁）議定書　關於去年五月三日濟案發生，中日兩國所受損害問題，雙方各任命同數委員，設立中日共同調查委員會，實地調查決定之。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南京，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正廷，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公使芳澤謙吉。

我們就上項文件看來，可見這次議定的辦法，眞已經過不少的周折了：第一關於撤兵問題，我們的國土，無緣無故被人佔領了這許久，雖然從前我國要求「先撤兵後開談判」，辦不到；後來要求「無條件撤兵」，也為日本在野黨所反對；現在終算由我國承認『以全責保障在華日僑的生命財產』，日本才答應『於濟案簽字之日起，兩個月內，將山東全部日軍撤去。』從此膠濟一片乾淨土，得以歸還故物，總算費了不少的力氣了！其次，關於賠償問題，在上次（二月四日）王芳協定中，是議定『賠償以同價格為原則。』便是雙方損失在民間者，會同調查確實後，須以同樣價格賠償，如死一人賠一萬元，則日方死亡，根據濟領西田報告不過十三人，賠償亦不過十三萬元；而我方死亡數千人，賠償須數千萬元之鉅。因此田中覺着太不合算，終令芳澤取消賠償一條。所以這次濟案協定中也就全不提及『賠償』字樣。僅只議定將來共同設立調查委員會實地調查雙方損害。那麼將來縱有撫卹金額，卻也不算是賠償了。不過實地調查一事，事隔一年，日本已將證據湮滅淨盡，將來究應如何調查，還有待於我國外交當局的努力呢。復次，關於我國外交大吏蔡公時的被殺，上次王芳會議，我國曾要求『日本道歉了事』，後來田中訓令芳澤謂：『蔡公時交涉員之死，係雙方互轟時誤傷，不能道歉。』所以這次也毫沒有提及。這雖是我國的大大讓步，但為急切解決懸案起見，恐怕也是由於甚麼環境的變遷吧！（育幹）

中國與古巴

按中央通信社消息，國府外交部前接駐華古巴使館照會，邀請國府派專使參與古巴總統就職典禮。在照會中古巴很表示願與中國親善的誠意。古巴致中國照會的譯文如下：

『查本年五月二十日爲敝國大總統在古巴京都就任之期，如承貴政府遣派專使參與，則敝國政府，甚爲欣感。蓋古巴現任大總統馬沙多將軍以一介國民，受古巴各政黨全體推戴，於此次大選時，獲大多數選票，泰然得保極峯地位，蟬聯新任，任期六年。馬將軍素持國家主義，施政行事，隨地流露。當中華國民政府成立伊始，宣布改造原則之時，世界列強對於新政府前途猶存觀望，馬將軍並未與任何列強交換意見，即毅然提交國務會議，正式承認國民政府，非具有政治遠識者，詎能如是歟？貴我兩國政府，向來幸有之睦誼，以及兩大民國國民多年之摯交，均足使本代辦希冀貴國政府對於本代辦之願望，惠加重視，遣派專使參與五月二十日古巴總統就任大典。』

國府方面除致書古巴總統道賀外，並派駐古特命全權公使廖恩燾代表國府參與古巴總統就職典禮。又據上海各報三月二十八日北平電訊，『古巴代辦嘉利嘎云使館南遷事，因南京無適當房屋，自己電本國政府，請將使館暫設上海，並定四月中旬南遷』云。我們看了以上的消息，可見近來古巴很與我們中國表示親善了。我們因爲知道僑胞在古巴者頗不少，希望國人注意古巴的情形，并願外交當局設法使古巴政府改良對於華僑的待遇，故現在把關於古巴的事情及那裏華僑的狀況，提出來略爲說說。

古巴是西印度羣島中的一個大島，面積計有四四、一六四英方哩；人口照一九二七年底的統計，有三百五十六萬餘人。該島自哥崙布於一四九二年發見以來，一直到一八九八年美國與西班牙戰爭終了，是年十二月十日兩國締結了巴黎條約爲止，爲西班牙的領土。其間只有一個短期間，即一七六二年到一七六三年間，嘗爲英國所占領。該島的得脫西班牙的羈絆，乃是由於該島與西班牙間起了紛爭，美國援助該島，對西班牙武力干涉的結果。一九〇〇年十一月該島人民開國民會議，討論憲法草案，翌年二月二十一日決議將憲法通過施行，於是古巴遂成爲一個共和的島國。當西班牙統治古巴的時候，古巴早已有華僑。從前古巴人民對西班牙革命，奮爭獨立，中國的僑胞亦嘗予以相當的助力，故古巴人民與華僑的感情，向頗融洽。世界大戰之際，古巴的華僑，無論爲農爲工爲商，都獲厚利。惟於大戰方終的時候，世界經濟情形，倏起許多的變動，那時華僑於經濟上却蒙了許多的損失。

本年華僑之路半月刊上，載有吳澤彬君所作的一篇古巴華僑現狀述略。按該文所述，在古巴的華僑，經營農業者有的種烟草，有的植甘蔗，也有的種蔬菜；作工者大都爲製糖廠的工人，然亦有進其他工廠作工者。至於華商則大都經營洋貨雜貨及酒樓餐館等業。華僑設立的公所，

有龍岡公所及香山公所等。不過他們大都保守家族主義，故間有氏族、間爭鬭的事情發生。那裏中國的報紙有二種：一是民聲日報，一是開明公報。因前者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後者是致公堂的報紙。故兩報時有論戰。近來古巴政府對於華僑頗爲歧視，且嘗發布取締華僑的苛例。去年華僑到埠，無論新舊，均被囚禁。其不准登岸者有數百人之多，爲狀至慘。我們看了該文，覺得我們外交當局殊有速與古巴政府交涉的必要。現在請更端略述古巴近時的政情。

古巴政府近來很傾向於民族主義。牠的政策之中，最有民族主義的彩色者莫若龍白特法案（Lombard Bill）。該案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在古巴各企業者所僱的工人，其中止少要有百分之七十五古巴本國的工人。該案因於憲法上的問題有關係，故未即實行。但其目的是在保護本國工人的利益，那是很顯而易見的。古巴當世界大戰之際，國內民族主義，鼓吹很盛，故其後亦即參戰。大戰之後，牠毅然加入國際聯盟，爲國際聯盟的一員。年來美國到古巴游覽的旅客，每年有四萬乃至六萬之衆，古巴政府有鑒於此，不惜以七千五百萬美金的鉅資，投於擴張鐵路交通的建設。哈佛那（Havana）有大學一所，創建於一七二一年。現在該校內容，年年有進步。去年美洲各國的全美會議，亦即在哈佛那開會。古巴現在的總統是馬沙多（Gerado Machado）將軍。他是擁護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者。古巴致中國的照會中云『馬將軍素持國家主義，施政行事，隨地流露。』我們敢信其決非飾詞。古巴總統的任期，本是四年。馬沙多將軍於一九二五年接任總統，今年滿任。因爲連選得連任，故他於今年五月二十日再舉行就職典禮。古巴新近嘗按着法定手的續修改過憲法，今後總統的任期改爲六年。照會中云馬沙多總統『蟬聯新任，任期六年，』就是因爲這個緣故。馬沙多總統既很早就毅然承認國民政府，近又邀中國派員參與他的總統就職式，對中國表示聯絡和親善的好意，所以我們外交當局倘和古巴政府交涉關於華僑的待遇問題，則取消對待華僑苛例的目的，諒必不難達到。我們希望外交當局切實和古巴政府交涉，同時希望古巴政府了解中古兩國邦交的敦睦，應從改良華僑的待遇做起。

此次三全代會在南京開會，海外各地華僑總支部紛派代表到京列席，提出的提案亦頗多。他們所提的提案大都要求國府設法逐步取消各地對待華僑的苛例，保障僑民的福利。有的希望祖國積極建設，振興實業，以裕民生。像古巴黨部代表李孟璽等並有根據中山先生遺訓，提議移民實邊，以解決人口問題的提案。在這個提案中他們說，近來中國東南擠迫的人口，無以消納，海外各地，對待華僑，更苛例頻施。天地雖寬，求生無路。故不可不即移民實邊以消除人口的壓迫。至於他們所提議的具體辦法計有七項，就中比較上最重要的，即（一）中央設立移民實邊總局；（二）趕速辦理完成西北鐵路統系總綫；（三）國家設立移民拓殖專門學校。我們因爲這個提案，不但於民生國計，有莫大的關係，而且簡直是關於民族生存的重要問題。故特將這個提案的大要附

記於此。我們希望當局不但要設法保護古巴的華僑，并且還要進一層用外交手段，設法取消各地對待華僑的苛例，俾海外僑胞都可在外安居樂業，增加他們熱心報効祖國的力量。我們更希望全國上下，不但要注意海外的僑況，并且還要進一層想到如何促進內國殖民事業的進行，以緩和中國東南幾省人口過剩的問題。在那古巴黨部代表等提出的那個提案上面，有許多其他各處的華僑代表亦都署名，海外僑胞的眼光能够見到祖國切要的問題，實在是一件可喜的事。（頌華）

法國福煦上將逝世

在世界大戰的末期，做過聯軍總司令，為協約國博得最後勝利的福煦上將（Marchal Ferdinand Foch）於三月二十日逝世了。他於大戰期間，不但勞苦功高，而且在軍事上常常能表現常人所莫及的天才，所以於一九二〇年選入法蘭西學院（Academie Frauçaise）。該院是於一六三五年由路易十三的名相 Cardinal Richelieu 創建的，目的是在提高法蘭西文藝的標準。院中只有四十人的名額，盡是法國知名的文人學士。福煦以軍人而被選為該院之一員，決非是一件尋常的事。當他被選入該院時，現總理樸蔭凱曾代表政府對他表示歡迎的意思，歡迎詞中有幾句話，現在照錄於下：

『像你這樣的軍人，非但協約國都敬仰，即戰後的新國家和戰時的敵國亦都敬仰。你和你的軍隊拯救了拉丁民族的文明，我們的言語文字和我們古來文藝上的鴻製。一言以蔽之，拯救了我們的既往和將來。』

我們看了這幾句話，就可以知道福煦是怎樣勛名蓋世的一個軍人了。

福煦於一八五一年生在披利尼斯（Pyranees）山麓的泰白地方。該地以產馬著名，他於幼時即善騎，且從小即愛聽愛閱拿破崙的故事。他的父親是個律師。他於九歲時，因為他的父親移家於洛特茲（Rodez）故就離開故鄉了；但他仍繼續求學。隔了十年——他在十九歲的時候——就是法國歷史上最暗淡的時期，因那年普法戰爭勃發，法國慘敗，翌年巴黎陷於德軍，法國蒙了奇恥大辱。當那年開戰時他亦從軍。及巴黎陷落後，他即解甲，其後即在巴黎的工業學校求學。他於普法戰爭得到一個很有價值的教訓，便是在戰爭的時候，受了挫折，不可氣餒，因他發見法國於那次戰爭戰敗之由，大半是因為她的軍事當軸，當其尚未敗到不可收拾之時，就先自認戰敗的緣故，所以他後來就自撰以下的一句箴言，銘於座右：『在打仗時，若自認戰敗，那才是真的失敗。』及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德國常取優越的攻勢，法國受其敵軍的壓迫，甚致於遷都過一次，其間協約國的聯軍不知打了多少的敗仗。然而自從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福煦擔任了聯軍總司令之職，協約國的聯軍，悉聽他的指揮，一齊於困苦艱難之中，再接再厲的奮鬬，結果居然獲得最後的勝利。他能於這次大戰建立奇功，洗雪國恥，未始非得力於以前那句銘於座右，自撰的箴言。

他是個「學」「養」俱深的軍人。他於十九歲從軍時得到許多經驗，二十歲雖入工業學校肄業，但其後即投身於軍事學校。畢業後即服務於軍隊。至一八九五年，他在陸軍軍官大學擔任軍事史，兵法學，應用戰術諸學程的副教授。因爲他平時刻苦修養，學有根柢，且能循循善誘，爲全校所欽服，故不久就升爲正教授。他爲教授時，注重於啓發學生的思想，故他常常對他們說，『要學得能夠想。』他做了四年的教授，又回到軍隊裏去服務。當大戰勃發時，他在南雪（Naucy）指揮第二十軍團。隨後法國總司令霞飛將軍調他去指揮第九軍。瑪恩河（Marne）一役，他出奇制勝，予敵人以重創。他旋奉命與英比聯軍合作禦敵，其後又參與亞鳴（Amiens）亞托亞（Atois）沙梅（Somme）諸役的大戰。及一九一八年，他爲聯軍總司令，那時美國的生力軍已開到，他便確定了進攻的戰略，苦戰了數月，到底於最後五分鐘得到了榮譽的勝利。那年十一月初，德國革命風潮瀰漫全國，民情洶湧，兵無鬬志。福煦將軍於十一月十一日應德人之要求簽定停戰條約，並不乘人之危，長驅德境，荼毒生靈。足徵他雖是軍人，却能尊重人道主義。若於平日欠缺修養工夫，如何能夠如此？德人應該紀念他，對他表示相當的敬意，也就在他當時能夠不爲已甚的一點。

大戰終了後，他更大受他本國和協約諸國的尊崇。英政府嘗授以上將勳位，法蘭西學院又選他入院，所謂「實至名歸」四字，他可以當之無愧。歐洲恢復和平後，他退歸林下，以著書報國，絕不干預政治。他生有二女一男。二女均已遣嫁，而他的獨子則已死於沙場了。他存年七十八，平日持躬儉樸，無驕矜之氣。病歿之日，消息傳至法國下院，時方下院開會，議員聞耗，除共產黨員及社會黨員外，均自動肅立，靜默致哀。英法各報以及英國首相鮑爾特溫氏均深表悼惜之忱。據華盛頓電訊，福煦舉殯之日，除全國下半旗外，軍界復鳴砲誌哀。又外報傳法國內閣決定爲福煦舉行國葬。這是政府對他身後隆重的優遇。因自法國第三次共和成立以來，僅僅舉行過五次國葬而已。中國國民政府得到福煦上將的噩耗後，亦有唁電致法政府。該電由外交部駐滬情報處交法領瑪泰爾收轉。據報紙所載，該電的電文如下：

貴國大將福煦氏，遽返仙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聞之，殊深痛慽，並電致貴政府及貴國公民，對此世界上弱一偉人，良用悲悼云。

有人說：福煦是拿破崙以後歐洲最有能力的軍人。誠然，他是有能力有天才的軍人。但我們覺得福煦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並非僅僅在他的能力與天才。因爲他的修養工夫以及功成身退之後，甘處恬淡的生活，能善保其難成而易隳的令譽，尤其難得，尤其可以令人佩服。法國第三次共和成立後，第二任總統麥克麥翁大將（Marshal MacMahon）不是一個很有能力的軍人嗎？但當他爲總統時，嘗擅將下院多數贊成的內閣改組，並得了上院的同意，將下院解散，大失一般共和主義者的信仰。其後遂不得不辭職。又如鮑崙格（Bonlanger）將軍亦是法國一時舉國崇拜的軍人。但後來（一八八九年）一般共和主義者彈劾

他，謂他有謀叛行為，於是他就亡命於比國，其後又自殺。晚節如此，豈不可憐？今福煦上將聲威既震遐邇，而晚年又安閒著書，不預政事，蓋棺論定，人無閒言。與從前不能保其晚節的麥鮑兩將軍相較，一得一失，相去眞不可以道里計了。福煦上將雖已作故，但他的人格與精神，永遠足為全世界軍人的模範。（頌華）

法比密約的波瀾

現在的歐洲，怕是密約重疊下的局勢吧！你看漫天風雲的英法海軍祕密協定才取消不久，現在又有什麼德俄空軍密約，和法比軍事密約的消息甚囂塵上了。這些密約一經公開發表以後，便馬上失掉牠們的重要意義，因為不是為當事國所否認，便立即為當事國所取消；本來這些密約的效用在一個「密」字，現在既已公開了，還不取消又有甚麼用處呢？所以新近謠傳的德俄密約和法比密約也終於為人否認了。

關於德俄密約的消息，據巴黎電訊，是關於兩國空軍相互提攜的問題。密約的內容無從探悉眞相；惟有一點痕跡可尋的，便是近來德國飛機製造家紛往俄國紅軍機器製造工廠服務，加緊製造飛機。並聞德政府最近尚匯款二十萬鎊於該工廠以作補助費。德國社會黨下院議員曾因此事歷向政府質問，政府方面始終否認。故現時該項密約的消息，卻漸次冷靜下去了。

再說到法比軍事密約問題，注意的人就比較多一點。雖然該項密約已經證實為偽造，但其嚴重的形勢，卻依然存在。我們以為這種國際間的猜疑心理倘使一日不能消除，便沒有實際的軍事密約成立，也很足以招致未來的戰禍的；何況各國之間，還在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仍舊進行其祕密外交呢？這次法比密約的披露，係在荷蘭阿姆斯德丹的猶脫勒赫特報（Utrechtsch Dagblad），據路透社二月二十四日的電訊稱：該報所發表的密約，乃一九二〇年在比京不魯日所簽訂，一九二七年由法比參謀部逐條加以詮釋的。該項文件的要點在：（一）如遇與德國聯合國家有對兩國中任何一國前方動員或威脅時，則兩國按照相互間協議，立即下動員命令。比國動員人數至少須有六十萬人，法國至少須有一百二十萬人。（二）該參謀人員假定比國可能之仇敵（Potential adversaries）為德荷兩國，而法國則為德意或西班牙。（三）假使與德國開戰時，比國將為法國前線左翼，而極左方面則有英軍可以增厚實力。（四）該約有效期間定為二十五年，終了後得再續訂二十五年。

上項密約消息傳布以後，德荷兩國大為震動。同時有關係之法比兩國外部，也紛紛聲明該約為贋鼎。並謂兩國除在國際聯盟註冊及公布之一九二〇年簽署之參謀部條約外，並未締結任何祕密法比軍事條約。而在英國方面，亦因約中曾牽涉到英軍增防問題，也提出否認的表示。英外部祕書長藍濆森（Locker-Lampson）且宣稱自英比戰爭以來，除羅加拿條約外，兩國從未訂立包含軍事干涉之條約；英國與外

國參謀部間，也從無任何軍事協定與諒解存在。不過各當事國雖然這樣否認，而在未得着真實的偽造憑據以前，仍還不足以祛一般人的疑慮。並且猶脫勒赫特報自發表上項密約以後，又還公布一九二七年九月七日至十二日的「比京法比軍事會議記錄」全文，那就更加令人疑心有這種事情了。

後來幾經調查的結果，才曉得猶脫勒赫特報所刊布的法比密約協定，原來為德國偵探部任用的著名荷蘭活動派所假造。該活動派偵探生長於比利時，因十萬金馬克之懸賞，令彼盜取一九二〇年之條約，彼不能得此條約，遂從事假造。這宗假造文件便出售於猶脫勒赫特報，該報不察遂將其登載。這便是這次法比密約偽造的由來。現在報載這次偽造密約的人犯名叫海浬的，也已捕獲了；據所供稱的密約內容，係模仿法俄舊約的條約，其目的不過在騙一筆錢。於是此項震動全世界為法比密約案，結果乃成為這樣一幕滑稽大趣劇散場。

偽約的真相，如上所述，似乎毫沒有什麼重要關係可說了，實際上却又不然：這次所發表的密約雖說是偽造，但也不是憑空的虛構，實在也是『事出有因』的：據路透社電訊所稱：『法比防衛條約於一九二〇年已在國際聯盟註册，詳細之軍事條款迄未公布。』又比國外相聲辯之辭也只謂『附屬文件中的兩方參謀部所為協商，僅為防衛之用。』又英國外部藍溥森在答覆下院議員時，也只說他並未獲見當然不公布的軍事協定，而並不否認法比兩國有軍事密約存在。就這種種情形看來，所謂密約的話，看來並非當真沒有，不過這次荷蘭報紙所發表的却非真實的內容罷了。因真實內容之不易查知，所以才有人願出十萬金馬克來盜取這項秘密文件，不幸真憑實據未能獲得，致鬧出這樣的笑柄來，然而這事足以掀起國際間的風波，固與密約的真偽無多大關係了。實實在在像目前歐陸這種合縱連橫的形勢，便已足招致未來的戰禍。我們知道法德世仇，法國之欲挾制德國，差不多已成為她的傳統外交政策。歐戰以後，法國懼德國的報後，更時呈惴惴不安的態度，故於歐洲和會上，於羅加拿會議上，都極想把德國的勢力摧毀淨盡，現在她要聯比以制德，也不過是玩的這套老把戲。至於意大利在最近幾年內，因與法國競爭地中海霸權的關係，法國也已老早把她當作一個假想敵；近年來她極力聯絡比利時，聯絡波蘭（一九二一年法波同盟）聯絡捷克斯拉夫（一九二四年同盟條約）聯絡南斯拉夫，就中尤以與南斯拉夫的聯絡，致令意大利更形不安。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沒有所謂法比密約存在，又誰能料到不會有大決裂的一天呢？至於比利時呢，她痛恨德國不過為其破壞她的局外中立，故願幫助法國為一雪仇憤；而在實際上還在對付荷蘭。蓋荷蘭與比國非常接近，自一八三〇年比國脫離荷蘭獨立後，雙方便發生了芥蒂。近來更以宗教上的關係，其不滿於荷蘭，欲藉法國之力一抒積憤，自是她的最大願望。不過比國是個小國，實際的主動還不是法國右派政黨領袖在那裏弄玄虛嗎？

所以我們看來，法比密約的真偽問題刻下雖告一段落，而實際上各

國祕密外交的勾當，却並不因之而消沉，這的確是歐陸和平前途的一大暗礁。（育幹）

美國加入國際法庭

國際法庭爲國際聯盟所創設，成立已屆六年，關於國際間各種爭議，頗能秉公處斷，得人信任。總計已有十一次的判決案，和發表十五次的忠告意見。在國際間可說是很有權威的了。但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現在被認爲世界最富強的國家美國，迄今尚未加入，不免使國際法庭的實際價值大爲減削，蓋美國既未加入，則遇有牽涉她的問題或爭議，國際法庭將無法處理，縱有判決，縱有忠告，對於美國，可就不發生效力了。

但據最近消息，美國已決定加入國際法庭，並派定前國務卿路德至日內瓦列席國際法庭規約修正法律專門委員會，提出關於美國加入國際法庭的一個改正案。此案聞已得該委員會可決承認。如此則美國的加入，似已不成問題。而國際法庭的一個最大缺點，也從此得以補正了。

美國參加國際法庭的問題，不自今始。美國本爲國際聯盟的發起人，國際法庭又爲國際聯盟之一部，在理美國早應加入。但不幸國際聯盟成立，美國因國內之反對，未能加入，而對於國際法庭，美國雖有加入之意，但恐因此與國際聯盟發生關係，故而遲遲不能實現。一九二六年一月美國參院曾採用參加決議案，但附有五項保留。卽（一）美國雖加入國際法庭，但不與國際聯盟發生法律上的關係，也不承受在凡爾賽和約下同等的義務。（二）法庭裁判官的選任或補缺，美國與國際聯盟理事會及議會的委員有同等的資格。（三）美國俟議會承認後，願公平分擔法庭的費用。（四）美國隨時可以退出法庭；法庭的組織法非得有美國的承認，不得變更。（五）有關美國的爭端，法庭非俟得有美國的承認，不能應第三國的要求開陳意見。

以上五個保留條件，經那年九月一日的日內瓦會議加以審查，以爲前四項尙可承認，而第五項則成問題。蓋有第五項的保留，則美國對於任何爭議事件，只要說一句話，『這是與美國有利害關係的，』法庭就非俟得到美國的承認，不能發表忠言勸告；這樣法庭的權限將被美國剝奪淨盡了。所以已參加法庭的各國不願承受此項保留條件，美國的參加國際法庭，遂遷延不得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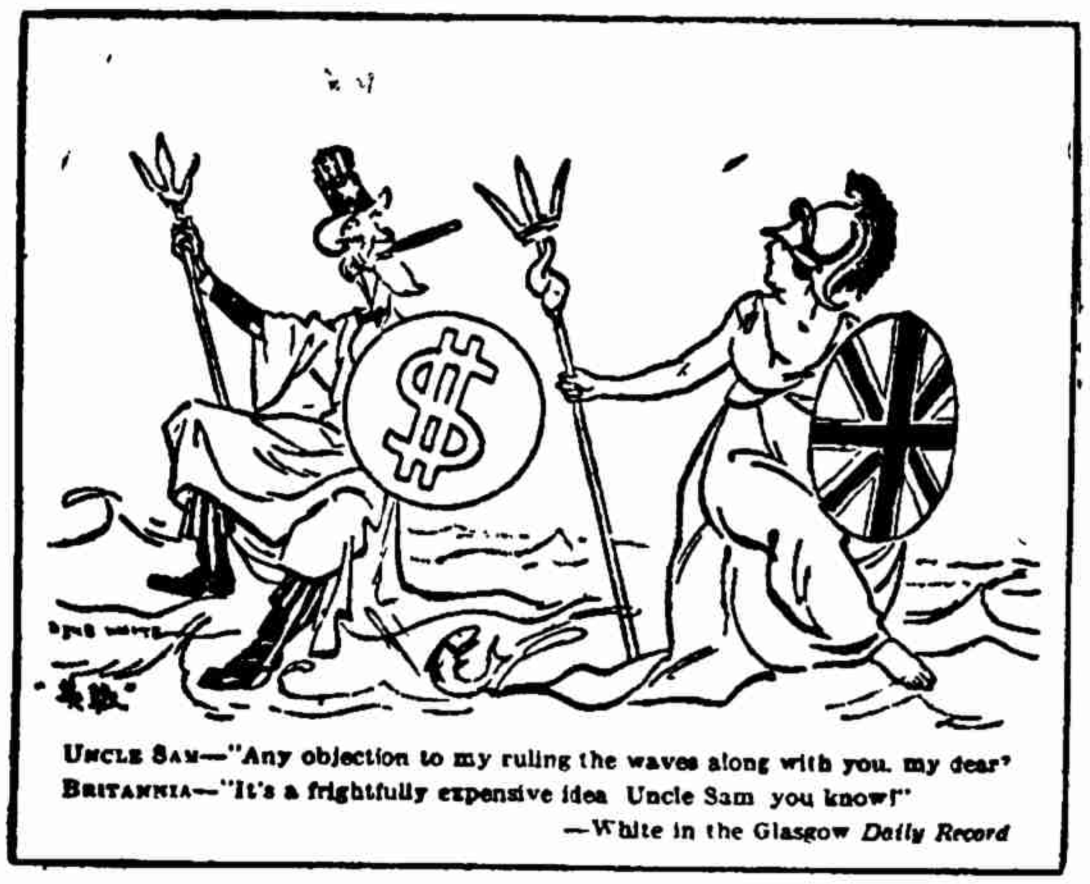
不過國際法庭這個機關，本爲解決國際紛爭，以免訴諸戰爭而設。和平的解決國際紛爭，已成爲今日世界一般的趨勢，也是美國多年的主張。去年美國提議非戰條約，莫非這種主張的表現。今提倡非戰，提倡和平仲裁，而不願參加同一目的的國際法庭，則難免言行不相一致之譏。況美國不參加國際法庭，非特沒有利益，恐怕還會受到損失。因爲美國既非參加法庭的國家，則倘有二國相爭，其事又與美國有利害關係時，法庭可以不顧慮美國的面目，任意陳述意見。這和美國提出第五項保

留條件的用意，不剛正相反嗎？

所以美國無論是否加入國際法庭，而法庭對於有關美國利害的爭議事件，陳述忠告意見，美國終是沒法阻止。那麼，爲美國計，倒不如另提一個條件，求爲他國所能容納，立卽參加法庭，較爲得計。幸前大總統柯列芝又是一個熱心主張參加國際法庭的人，所以他極力設法作成一個新的保留條件，以求得參院和現在加入法庭諸國的承認，因又派遣路德至日內瓦參加正在開會之法律專家會議，如上所述。

現在美國的新提案，卽是將前所提的第五項保留條件取消，而代以他種條件。此條件爲路德所擬，大致係『另設一個機關，專考慮規定的案件，並決定美國是否與提交該法庭徵求顧問員意見之任何問題，真有關係。各國際法庭之簽字國與美國對於應否商諸法庭一層，未能同意，則美國不妨立卽退出法庭。』現此提案卽在法律專家委員會可決通過，預備再向本年六月內的國際聯盟第五十五次理事會議，但這不過是形式上的事情，其通過可以斷言。

至美國議會方面雖對此辦法，尚未提議。且參院外交委員長共和黨員波拉又宣言對此案不主張用迅速手段批准，以爲此案的積滯，於共和黨大有利益。但參院中贊成此辦法的已佔多數，將來提議時，縱有爭執，亦必能通過。如此則美國參加國際法庭一事，可說是已經解決，早晚必可實現了。（幼雄）



英美海軍爭霸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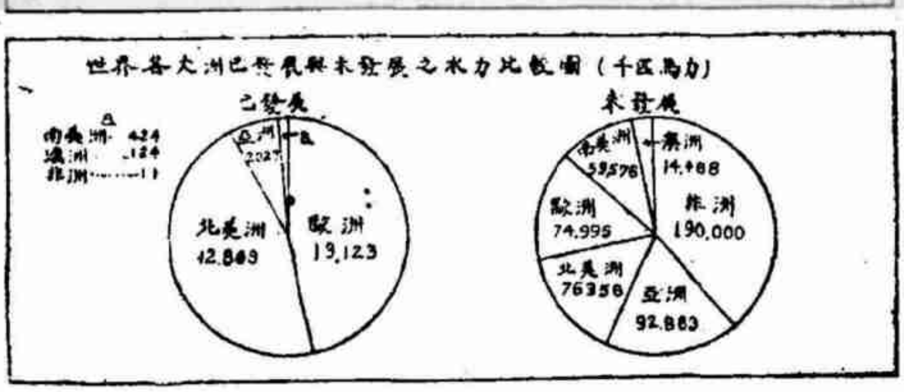
中國新建設與水力問題

張其昀

中山先生有言曰『今日人類之文明，已進至電氣時代矣。從此人之於電，將有不可須臾離者矣。觀於通都大邑之地，其用電之事日以加增。點燈也用電，行路也用電，講話也用電，傳信也用電，作工也用電，治病也用電，炊爨也用電，禦寒也用電。以後電學更明，則用電之事更多矣。』（孫文學說）世稱二十世紀為電世紀，信非虛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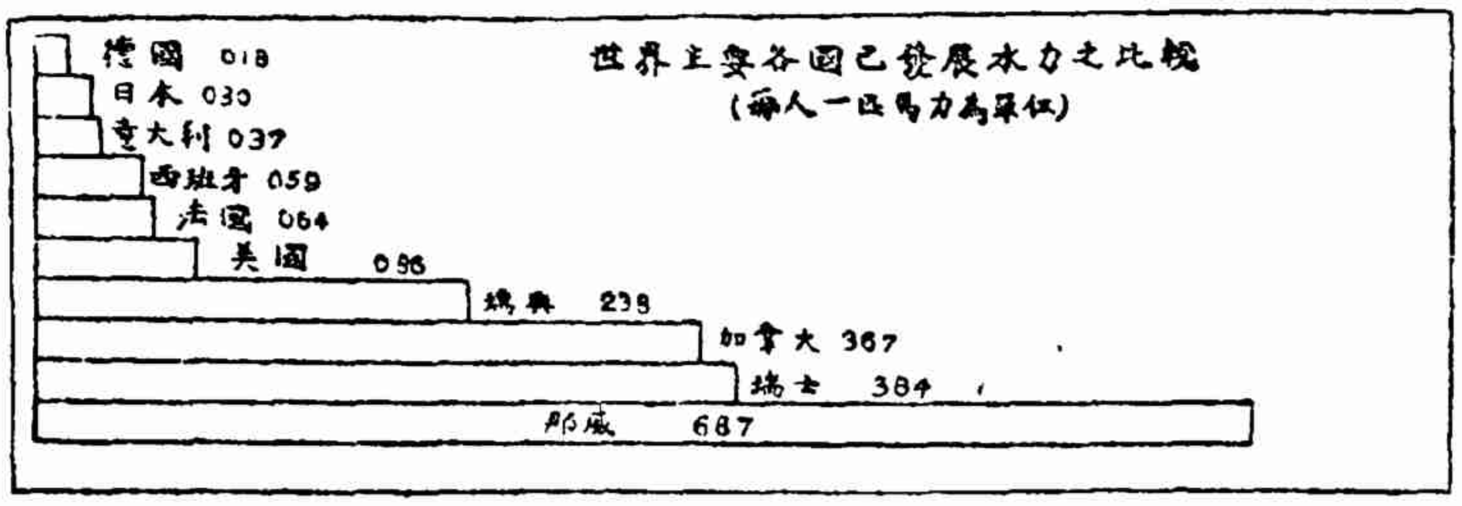
電能傳力，而非力也。如水勢由高就下，滔滔不絕，斯真動力之源；電氣不過傳導水力以適於人類之利用而已。江河急流，一瀉千里，山澗瀑布，勢如迅雷，此中所蓄能力，不知幾許，若任其一往不返，豈不惜哉？現代電業進步，能變天然水力為電力，以為電燈或工廠等之用，歐美各國成效卓著。水力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其功效與煤炭相等，故西人稱為「白煤」。且其效率甚高，管理甚易，本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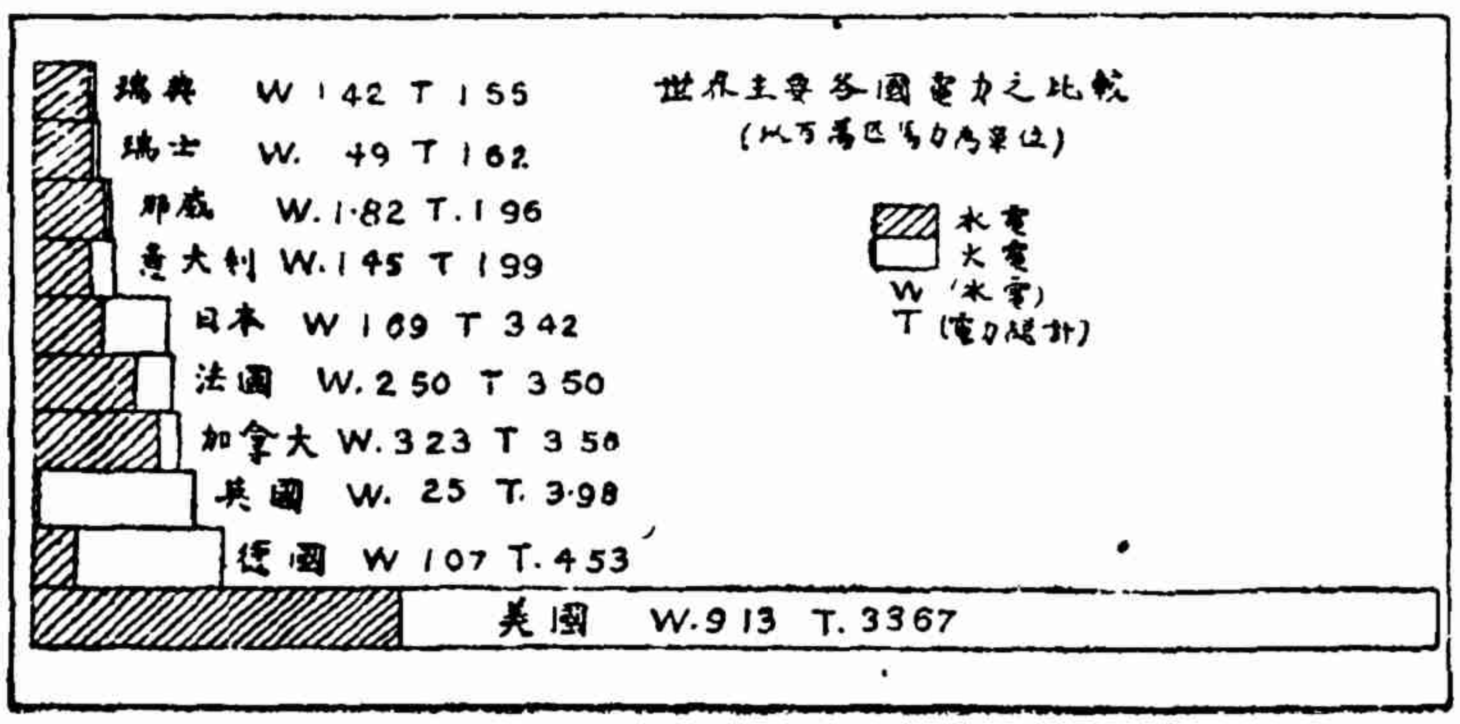




利重，尤在煤礦之上，誠所謂天然寶藏也。

据萬國總商會之報告，一九二七年全世界發電廠所發之電力，當在十一萬萬匹馬力以上，其中約三分之一，係由水力發生。(註一) 又英國總商會，關於世界水力之分佈情形，嘗列為種種圖表，茲譯述如左：(註二)





（上列各表係一九二三年之統計）

中山先生有言曰：『夫煤鐵礦源，在各實業國中，累歲銳減，而各國亟思保存天惠以遺子孫。』(註三) 近年以來，各國水電事業之猛進，卽基於國富保存主義。大抵世人對於金銀最所珍惜，不知此二者與工業無關緊要，最貴重者實惟煤鐵。煤鐵為現代物質文明之二大要素，然其恐慌之程度，亦不一致。蓋鐵可以經無數次之鍛鍊，卽使地下之礦藏已竭，而地上之殘存者，猶不失其使用之價值；若煤則一經燃燒，便成灰燼。煤既為極重要之礦物，故宜設法節用而保存之。世界各國自工業發達以來，煤炭之供給，日見缺乏。据專家統計，照理在世界用煤之量，一百五十年後，世界煤礦恐有山窮水盡之一日。古詩有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美國有識之士，自參加歐戰以來，皆注意於動力資源之保護，欲使美國將來之工商業不至於後難為繼。水力既可代替煤礦，故白煤文明應運而興。美國地學家亨丁敦君，謂美國若廣設水閘水庫，則能供給一萬萬匹馬力之水電力。現在美國工廠與交通機關所需要之動力，約三千萬匹馬力，更合家庭所需之熱，與農場汽車等所需之力而共計之，則達五千萬匹之馬力，誠能充分發展水力，尚綽有餘裕也。(註四)

世界重要水力國，美國與加拿大之外，首推歐洲之法國。世界最早之水電廠，卽在法國格陵諾布城（Grenoble）附近之阿爾卑斯山中，是廠創立於一八八三年，距今不過四十餘年耳。(註五) 大戰以前，法國已發展之水力約九十萬匹馬力，其來源幾全為阿爾卑斯之高山流水。自大戰勃興，法人感於煤產之缺乏，益移其目光於江河之水力。數年之間，

法國軍火藉水力以製造，供求得以相應，更爲法國中部南部一帶樹立新工業之基礎，而爲和平時期永久之利源也。在一九二一年末，法國已發展之水力，比戰前約增一倍，即占世界之第三位置。現在法國之水力區域，以次列之，則（一）阿爾卑斯山，龍河，侏羅山；（二）庇里尼斯山；（三）中央高原，（四）萊茵河，佛日山與摩塞爾河。

日本爲遠東以水力著名之國。日本之電氣事業，始於一八八七年，其後五年，京都市（即西京）利用琵琶湖之水力設發電所，是爲日本水力發電之濫觴。電氣業之初期，大抵限於電燈，其後漸由電光時期進入電力時期，於是工業交通以及農業亦多用電。日本地勢多山，河流湍急，雨澤充沛，故水力甚爲豐富。電氣業之初期，自以火力發電爲主，自中日之戰以後，日本煤價漸貴，水力發電日見重要。及歐戰起後，日本工業極發達，而煤價則異常昂貴，日本之工業中心，如東京大阪名古屋等處，水電事業皆有隆隆日上之勢。至一九二六年末，日本已開工之水電廠共計二百四十萬匹馬力，遠在火力發電之上。（日本火電共計一百二十萬匹馬力）水電業爲現代日本最大之實業，祇東京電燈會社一家，所投資本已達日金三萬五千萬圓之鉅。(註六)

最近水電業之進步，能將電流分佈於四百英里之遠，(註七) 故各種工業可自由向鄉間發展，與家庭生活合而爲一，此誠白煤文明最大之優點也。自十八世紀蒸汽機發明以後，遂開實業革命之局，其功績之大，寧待論述，然其流弊亦不可勝言。蓋煤斤運費甚貴，故工廠皆與礦山相連，或集中於通都大邑，都市人口遂有過度之增加，鄉野之人麕集城市，五方雜處，生活困難，勞工問題成爲社會上最大之問題。是以歐美各國，在實業革命之後，即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及至最近，白煤文明如日東升，世界工業始有異軍突起壁壘一新之觀。例如意大利藉水力而勃興之工廠，其分佈情形，與他國藉煤田而勃興之工場，迥乎不侔。工廠廣佈於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因可利用阿爾卑斯山之水力）且往往設於鄉間桑田麥壠之中。米蘭（Milan）吐林（Turin）基諾亞（Genoa）諸市，雖亦爲重要之工業中心，但如英德美諸國工廠密集之狀態，在意大利殊不多覯。(註八)

民生主義之要旨，在使中國由資本主義而變爲社會主義，即欲推行工業統一與國有政策。西洋自實業革命以後，開採煤礦，向由民間經營，已成習慣，以私人之壟斷，漸成爲資本的專制。現今歐美各國，煤礦收歸國有之說，甚囂塵上，雖積極進行，而已有積重難返之勢。水電業則爲新起之事業，各國政府思患預防，大都採國家經營主義。若歐洲之瑞典，在一九一〇年已由國會通過水電業歸國家辦理。加拿大德法諸國，亦已公布國有政策。英國於一九二六年，亦已通過議案，成立電力委員會，將全國電氣事業，逐漸收歸國有。孫中山先生主張天然富源，如煤鐵水力石油等，悉當歸國家經營，以所獲之利益，爲人民所共享，不致操縱於少數資本家之手。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十一條，並已規定礦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凡欲達到國利民

福之眞正目的，非行此不可也。

我國可用之水力，究有若干，尙無詳密之研究。据世界動力會議(World's Power Conference)之調査，我國可用之水力約二千萬匹馬力，當世界可用水力百分之四，此誠天然富源之大可注意者。(註九)凡水力之豐富與否，當視其地坡度與水量二者而定，而坡度之峻急較水量之宏大爲尤要。是以重要之水力區域，實不外乎瀑布峽谷與潮汐三處，茲分述如左：

(甲)瀑布之水力　南嶺雨量豐富，多瀑布，如天台山之石梁瀑布，雁蕩山之大龍湫瀑布，黃山之九疊泉瀑布，武夷山之水簾洞瀑布，昔人所謂『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者也。廣東羅浮山有瀑布九百餘，或謂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於此者。福建之龍亭瀑布，已經工程師之調査，龍亭爲古田縣，離省城五十哩，地當閩江支流，有瀑布高凡四十尺，巨巖橫陳，壯若垂簾，吼哮如雷，聲達四遠。其下爲深淵，水流每秒約千五百立方尺，常年不竭。現福州電氣公司擬利用其水力，以發電，目前尙在計畫中，此水力工程建築告成之後，將爲中國大電氣工程之一。(註十)

我國最大之瀑布，當推山西吉縣之壺口瀑布。禹貢『冀州既載壺口』，卽在此處。壺口之北卽孟門山。淮南子：『龍門末闢，呂梁末鑿，河出孟河之上。』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壺口在吉縣城西六十里，俗名龍王涎。黃河上游，地勢甚高，其傾斜約二十度左右，水勢奔騰，下赴數千里，至龍王涎陡縮成八九丈寬之石渠，十餘丈高之石崖，全河水勢傾注直下，極似壺之注水，故曰壺口。又南至河津縣西之龍門山，謂之下口云。壺口爲黃河巨阨，波浪掀天，濤聲振起，水星激濺，橫空高數十丈，如虹當天，數十步外無人敢近。(註十一)外人亦盛稱龍王涎瀑布，與北美洲之那阿格拉瀑布(Niagara Falls)東西映輝。据實地測量，其地黃河自廣千尺之河谷，縮成廣百尺之深峽，水深五十尺，五英里之內，河面降低二百尺。(註十二)按那阿格拉瀑布水力之大，冠絕世界，由此莊嚴瀑布所經過之水量，其能力共有六百萬匹馬力，瀑布兩旁所建之發電廠，取用水力已達八十七萬匹馬力。最近有晉人陳耀觀君，建議在龍王涎瀑布建設極大水電廠，已呈送省政府核辦云。

(乙)峽谷之水力　揚子江在四川湖北之間，有三峽之險，謂之峽江。三峽者，曰夔州峽，歸州峽，宜昌峽，首尾三百五十里。兩岸連山，略無缺處，驚濤拍岸，亂石排空，江幅半里內外，最狹處僅五十尺。自重慶至宜昌，河面降低四百餘尺。水經注云：『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水力之盛，可以概見。据外人估計，三峽水力約有四百四十萬匹馬力，是力也可以經營漢口街市及其附近之鐵路悉用電力。又西江在廣西南寧下流永淳縣東八十里伏波灘，爲全水路中惟一險灘。中山先生嘗稱伏波灘可以發生一百萬匹馬力之電力，足以供給廣州市之電燈與工廠電機之用，又將粵漢鐵道完全電化，以電力駛車，亦可敷用。伏波灘本不利於航行，若能築堰蓄水，發生電力，另鑿運河一條以通舟楫，豈非兩全其美之事乎？(註十三)

（丙）潮汐之水力　潮汐可以人力控制之，使發生水電力，其功效與峽谷瀑布相同，西人稱爲「靑煤」以示別於「白煤」英法兩國利用潮汐爲原動力試行已有成效。惟潮汐漲落之差須在十呎以上，方可利用。世界各地沿海潮汐漲落之差平均在二十呎以上者，凡十五處。此種大潮適當人烟繁盛之區而最有工業化之希望者，則有四處：（一）歐洲之英法二國沿海（二）美洲之芬地灣(the Bay of Fundy)，（三）印度之康貝灣(the Gulf of Cambay)，（四）中國之杭州灣與三沙灣。(註十四)浙江之潮與長江三峽，同爲天下之偉觀，亘如山岳，聲如雷鼓，呑天浴日，勢極雄豪，昔人詩云：『海湧銀爲郭，江橫玉繫腰』者是也。浙江潮以日期論，於八月望日爲最大；以地點論，於澉浦與海寧之間爲最大，其地怒潮之高，輒在二十五呎以上。(註十五)杭州灣沿岸，爲現代中國工商業最發達之區域，而煤礦獨爲缺乏。如上海一埠，每年煤之銷費量已達一百八十萬噸之多，其來源有日本煤，英國煤，台灣煤，安南煤及國產煤之五種，至爲複雜。將來杭州灣水力之發展，其經濟上的價値，固不待言，而中山先生所計畫之東方大港，又適在杭州灣北岸澉浦與乍浦之間，誠所謂萬目睽睽之地也。

中國電氣事業，近年亦漸興起，然較之日本，僅及十分之一。据民國十六年之調查，我國電力共計三十萬基羅瓦特，卽約四十萬匹馬力。上海工部局電氣處佔十萬基羅瓦特有奇。其大部分雖多供電燈之用，然如上海等大都會，已漸用之爲工業動力。目下發電皆用火力，利用水力者實所罕覯。上海每年一百八十萬噸之銷煤量，其中有五分之一，卽用於工部局電氣處，(註十六)所謂火電是也。雲南商辦耀龍電燈公司，殆爲我國水電事業之嚆矢，設於淸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爲德人所設計，發電廠在昆陽縣屬之石龍壩，距省城八十五里，當滇池之水流入揚子江之急湍，公司股本二十五萬元，每月可收入電燈費一萬五千元。(註十七)

上海工部局電氣處，爲世界最大市廠之一，發展之速，無與倫比。電氣處初創時，本爲私人企業，後於一八九三年爲工部局所收買，當時買價僅六萬餘兩，三十年來獲利之多，共計二千五百五十萬兩。工部局電氣處出售電光電力，對於上海工商業之發展，影響極大，上海紗廠之發達，多由於此。惜工部局電氣處爲英國資本家所壟斷，未免有利權外溢之歎。近聞工部局電氣處更有出售於外國私人財團之消息，將來若成爲事實，則恐危險尤大。蓋電氣之權操於人手，隨時可以制我實業之死命。上海爲我國之工業中心，各工廠之動力，大都仰給於工部局電氣處。一旦有事，彼資本主義者，卽將截止電氣之供給，使我國工廠陷入停頓狀態。如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發生，抵制外貨運動之結果，上海華商紗廠乘機擴充銷路，貿易頗有起色。然不久工部局則停止電流之供給，送電停止後，不但華商紗廠工作不能進行，卽其他規模宏大之工廠，亦有不能不入於停工之窘境者。自七月六日起至九月八日止，此二月二日間，單就上海華商紗廠而論，受送電停止之影響，損失達三百萬圓之鉅。(註十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利權外溢，尙其次也。

中國北方之煤供過於求，南方之煤求過於供。將來南方大興實業，如何救濟煤荒，實爲一重大之問題。去年五三慘案發生，對日經濟絕交，日商先發制人，拒絕售煤，開灤煤卽立時漲價。故開發水力以補煤產之不足，已爲不容緩圖之事。倘使黃河壺口瀑布，揚子江三峽，與西江伏波灘之水力，得以同時發展，則中國北中南三部均可進入電氣之新時代。中山先生謂中國五十年後，應造成數十上海，當能由理想而成爲事實。利用厚生，開物成務；我中國一經電化之後，將別有天地焉。茲分四項，略述如左：

（一）家庭電化　現在日本全國，使用電燈之家，已達百分之八十，卽荒僻之漁村，亦有裝置電燈者。電燈之外，各種電氣器械，如電筒，電鈴，電灶，電扇，電爐，電冰箱，電熨斗，電影機等，無不新穎巧妙，經久耐用。凡所以減少人類之勞苦，增進家庭之幸福，皆與電有不可須臾離者。女子教育以建設良好家庭生活爲急要之任務，自不待言。若有電力代替一部分之人工，俾女子得有充分閒暇，從事於性之所近與力所能勉之學業，其影響於民族前途者良非淺鮮也。

（二）農業電化　江蘇武進縣實行電力灌田，開我國農業上之新紀元。蓋近來工資高昂，以人力或牛力引水，極不經濟，故有不得不採用機械之趨勢。電力灌田收效極宏，遇旱之年，高田缺水，有每畝減至一石者；若用電力，則不特能保持常度，且能多收一石。且用電力，每畝僅需費用一元三角至一元七角，若純恃人工灌水，卽在雨暘時若之年，亦需二元以上。武進各鄉所用電機，純由戚墅堰震華電氣廠供給。据十七年八月武進農民向建設委員會呈文，謂震華設備，資本未充，未能再事擴充，殊爲引憾。武進農田一百五十萬畝，高田遇旱須用電力戽水者，約佔三分之一，現購得電力戽水者不過四萬畝，非資本增加，無以益國計民生，請收歸國有，以資發展云云。惟武進無崇山峻嶺，不能利用水力發動機器，祇得利用火力，以煤爲燃料。將來全國水力發展，可以交流旁達，力謀農業之電化。如美國之加利福尼亞州，祇農業所用之電力，已有二十萬匹馬力，而稻業則全賴電動抽水機以資灌溉。我國北方多爲旱田，揚子江流域，則水旱田參半，南部多雨，水田特多。將來採用機械灌溉，其中有一部分之旱田，亦可經營稻作，如是則吾國產米額之增加，必大有可觀者矣。

（三）工業電化　水力之發達，能影響於世界工業之重心，蓋工業率向動力價廉之區以趨也。例如世界最大之麵粉業中心，第一在美國之明尼波列斯城(Minneapolis)第二在美國之布法羅城(Baffalo)，前者係利用密士失必河之聖安滔尼瀑布（St. Anthony Falls），後者則係利用那阿格拉瀑布。美國棉花產於南方諸州，而棉織業之中心則在新英格蘭諸州，其水力之豐富，實爲一主要之原因。意大利北部本不產煤，近來因水力之發展，棉織業亦甚發達。法國里昂爲世界著名絲織業中心，絲廠之原動力，從前依賴聖德田(St. Etienne)之煤田，今則利用阿爾卑斯山之水力，用架空傳遞之法，以供里昂絲廠之用。其

例實不勝枚舉。當歐戰之時，鐵價暴漲，我國平綏路上宣化附近之烟筒山有龍烟鐵礦公司之發起，該公司計畫自設煉廠，初擬廠址為宣化，後卒定基於北平西郊三家店附近之石景山下，其地距烟筒山鐵礦三百里，卽欲利用永定河水力之故也。(註十九)該廠工程於民國十一年大致粗具，惜至今尚未開爐。吾人同知銷行最廣之瑞典新聞紙，卽用水力以製造者也。最近浙江溫州之溫溪地方，有新聞紙製造廠之發起，因其地素多杉木，又有水源較長，水勢湍急之小溪，可用以建設水電廠。現方在積極籌備中，此誠造紙工業方面之好消息也。据民國十六年末華商紗廠聯合會之統計，我國現有紗椗二百萬枚，布機一萬三千餘架。穆藕初君有云：『在最近之將來，至少需添紗椗三百萬枚，布機十萬架，而設置地點，必須擇最合於經濟的條件者。向者紗廠遍於通商大埠，以其交通便利，運輸機器及建築材料，較為合算，而對於產棉及銷貨地點，距離較遠，統盤籌算，實不經濟。此後宜就全國之產棉區域，及紗布銷路，為精密之調查，通籌全局，規畫一全國棉紗織廠設計圖，使投資者有所遵循。』(註二十)中國水力之發展與工業之發展，實有互為因果之勢，所謂一需要卽以發生更新之需要，一利益卽以增進較多之利益者也。

(四)交通電化　電力用於運輸事業，雖有六七十年之久，但在我國不過二十年而已，且限於繁盛之都會，如上海天津北平等處。上海電車路延長三十英里，將來尚擬推廣二十餘英里。至於電力鐵道，在日本已有二千英里以上，在我國則尚未有聞。電力鐵道亦需用路軌，惟其機車之一部分（俗稱龍頭）去汽機鐵道之汽鍋汽機貯煤水車，而代以近世效率最高使用最便之電動機車。二者優劣之比較，舉其著明者如下。(註二十一)

(1)儉省的。汽機鐵路每列車必耗費其一部分能力以運輸煤水，經年計之，其費甚鉅，而電機鐵道則完全可免。又電機一停，電流卽止；不若汽機鐵路車未開先須燃煤，車停後仍燃煤如故。至其駕駛靈便，人工減少，又其餘事。

(2)強有力的。電機轉動均衡，震撼微弱，無濃煙之飛散，旅客甚感舒適。車行隧道中，亦無窒悶之虞。電機能臨時加增負荷，於山行尤為相宜。又電機控制簡易，動停敏速，卽有意外阻隔，可以加增速度，故行車時刻易於遵守。

(3)便捷的。電力駛車，速度較高，同一時間，可以多開列車，不受擁擠。故往往單軌鐵道，因運輸繁盛，不敷應用；改用電動機車，其收效與建築雙軌等，而費用較省。

鐵道幹線之用電，在歐美各國已甚發達。瑞士奧國及意大利經過阿爾卑斯之電機火車，歷時已久。美國自芝加哥至太平洋岸之鐵道，沿途須經過三大山脈；落機山尤為高峻，高度在五六千尺以上，車行山嶺中長達四百四十英里。自此段鐵道，改蒸汽為電運後，以強有力之電機車攀登山岳，行駛時間得較前減少三分之一。且自鐵道幹線電化之後，每年所省之煤，依可靠之報告，可供載重一萬三千噸之海輪二百七十艘，

從美國至法國往返一次，其保存國富，固已多矣。(註二十二)

今日中國之未成鐵道，當以川漢粵等線爲最切要。川漢鐵道爲西蜀與中原之交通孔道，粵漢鐵道爲聯合南北之大幹線。川漢鐵道之宜昌萬縣段，二百五十里間，山岳高度自八百尺至四千尺，工程最爲艱鉅，然可利用三峽之水電以駛車，則爲其優越之處。中山先生嘗謂將來長江三峽水力發展之後，川漢鐵路可以電化，西江伏波灘水力發展之後，粵漢鐵路可以電化。觀於歐美各國電機鐵道之成效，其獲利可操左劵。誦『自古詩人皆入蜀』之句，全國人士對於四川嚮往之深若此。又誦『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之句，三峽之險影響於川省政治者又若此。昔川漢路風潮，滿清政府隨之而傾覆，當時民氣之激昂，殊可敬佩，惜自民國以來，路政停頓，閉關自守，釀成羣雄割據四分五裂之局，四川省五千萬之人民，日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今後舍舊謀新，興利除害之法，仍不得不求助於三峽之水力。深望川省有識之士，努力打破此難關，爲西南文化闢一新蹊徑也。

(註一)見工商部經濟半月刊譯載「萬國總商會關於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之報告」。

(註二)見英國總商會編經濟地理圖誌，(Chambers of Commerce Atlas)第十五十六版。(一九二六年倫敦出版)

(註三)見建國方略實業計畫第一計畫第五部。

(註四)見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亨丁敦著人生地理學原理，(E. Huntington: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一九二二年紐約出版) 頁二〇二。

(註五)見法國格勒諾布大學教授白朗夏著水力發展之地理狀況一文，(Raoul Blanchar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of Water Power Development) 載於美國地學季刊 (Geographical Review) 一九二四年一月號。

(註六)見武信由太郎編英文日本年鑑 (The Japan Year Book) 一九二八年份頁五四二。

(註七)見英國愛丁堡大學教授齊斯和著經濟地理通覽，(Geo. G. Chisholm: Handbook of Commercial Geography) 頁六二。(增訂第十一版，一九二八年倫敦出版)

(註八)見美國伊里諾大學教授白朗夏著意大利之水電業一文，(W. O. Blanc-White Coal in Italian Industry) 載於美國地學季刊一九二八年四月號。

(註九)見工商部經濟半月刊所載地大物博之眞相一文。(十七年七月一日)

(註十)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之東方雜誌，附有福建龍亭瀑布之照片及說明書。

(註十一)見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時報太原通信。

(註十二)見美國地學家克勵普(F. G. Clapp)著黃河遊記一文，載於美國地學季刊一九二二年一月號。

(註十三)見民生主義頁九十四。(民智書局版)

(註十四)見美國地學季刊一九二五年一月號，介紹英人兌維著利用潮汐爲原動力之研究一書。(Norman Devey: Studies in Tidal Power, 一九二三年倫敦出版)

(註十五)見錢塘江與杭州灣水理學報告書。(Report on Hydrology of the Hangchow Bay and Chien Tang Estuary. 一九二一年上海濬浦總局出版。)

(註十六)見謝家榮編第二次中國礦業紀要頁八十三。(民國十五年北平地質調查所出版。)

(註十七)見童振藻編昆明市志頁二八五。(民國十三年昆明出版。)

(註十八)見井村薰雄著中國之紡織業及其出品漢譯本頁二七二。(民國十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十九)見丁格蘭著中國鐵礦誌,漢譯本卷下頁二七。(民國十二年北平地質調查所出版。)

(註二十)見穆湘玥著中國紗業現況一文。(載於中華國貨展覽會特刊,民國十七年。)

(註二十一)見陳章著電機鐵路與中國一文。(載於南洋大學三十週紀念徵文集,民國十五年。)

(註二十二)關於美國西部電化鐵道之情形,可看日本郵船會社編纂英文世界貿易年鑑。(Glimpses of the East. 1928-1929)上海南京路別發洋行出售。

十八年三月,草於首都。

英國會的兩幕



(一)平常日子他們說:「中國,那算甚麼;我們愛怎樣便怎樣!」



(二)不久聽到中國政府請德人鮑爾為軍事顧問的消息又說道:「天啦!中國居然有德國顧問,我們必須抗議。」

SANATOGEN

The True Tonic-Food



證書

上海民立中學教員朱是龍先生文字生活用腦過度屢服補劑不見功効改服散拿吐瑾後胃强血旺精神復舊

散拿吐瑾

智識界之補腦良品

散拿吐瑾延年益壽粉之原質係純潔牛乳提出之蛋白質及甘油燐酸質牛乳滋養夫人皆知燐之為用更神妙乃供養腦與脊髓細胞之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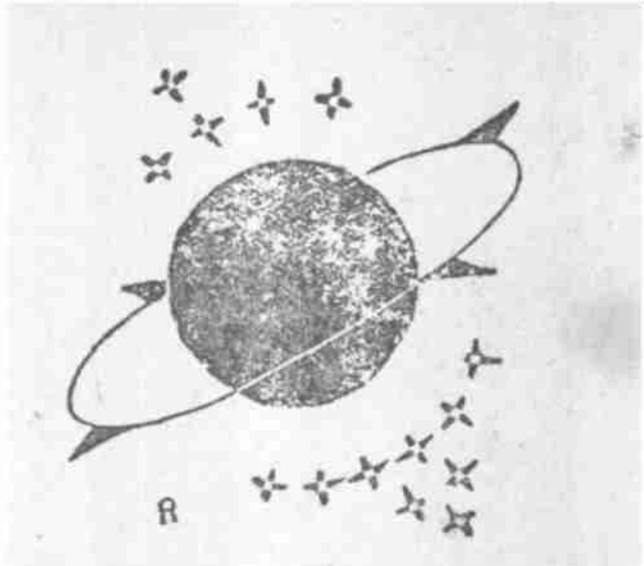
凡用腦之人細胞之消耗尤甚非用燐補救之不可是以神思恍惚怔忡多夢健忘遺精胃呆失眠等症散拿吐瑾皆善治之此粉特長在補血與養腦之並進故其功效亦非他補品可比

柏林華發大藥房精製

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印度國際大學概述

——東方教育之特產——

譚云山

引言

印度太戈爾先生（Dr. Robindranath Tagore）所創辦的國際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總算是隨着太先生的詩名，轟動了全世界。五年前（一九二四）太先生遊中國時，我們老大的華夏，也曾經喧傳殆遍。我當時還在國內讀書，因被其影響，卽有「心嚮往之」之意。現在我這點小小私意是已經達到了；可是國際大學的情形究竟怎樣，恐國內至今尙不十分明白（？）。

我們知道：太戈爾先生是以「世界平和」（The Peace of the world）與「東西會合」（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的偉大的使命自任的；這國際大學，卽是他企圖「世界平和」與「東西會合」的偉大的事業之實現。而且他的辦法，特別不同，吾人可以名之曰「東方教育之特產」。太先生的詩文，我國人已有不少的崇拜，歐美更不待說；則對於他這種偉大事業的企圖與東方教育的特產——國際大學，我們實有留意與明白之必要。——現在或許國人也正在要聽聽國際大學的消息（？），茲卽將其概況，略述於后：

一　來源與名義

國際大學最初的始基，建立於一九〇一年，原名梵文字音爲"Brahma-Vidyalaya"。Brahma 卽「婆羅門」；Vidya 意爲學問；Laya 意爲場所，在中文很難有一適當名詞，近似地可譯作「婆羅門黌舍」或「婆羅門書院」。其初範圍，極狹極小。這原來是太戈爾先生的父親 Maharshi Devendranath Tagore 一件生前未竟的精神事業，太先生繼續完成，而且日益光大之。說句「斯文」的贊語：若太先生者，眞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一九二三年，太先生遊英倫在那裏却得了幾個很可以的同志給了他不少的幫助。有一兩個同志後竟和太先生一同回到印度；合力把這國際大學的始基盡量發展推廣，想成立一個東西文化會合的中心。國際大學之帶國際性，即自此始。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太先生復遊歐洲；這次他受了戰後歐洲的悽涼的刺激，遂覺得世界上定要有一個救濟的東西。這救濟的東西就是企圖「世界平和」與「東西會合」的國際大學。於是於一九二一年，周遊回來，遂將原有國際大學的始基正式改建為國際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并將梵名 "Brahma-Vidyalaya"，改為 "Visva-Bharati"。國際大學至此才可算是眞正完全成立。

Visva 原意為「共總」(all)，但在此則有「寬廣」(wide) 與「世界」(world) 之意。Bharati 原意為語言 (Language)，但在此則有「文化與教化」(culture) 之意。合之，則為「世界文化教育中心」(A wider cultural centre)。此詞與英名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殊不甚十分適合。這是因為英名係遷就習慣，偏重在名；梵名係根據本意，偏重在義。而我們中文叫「國際大學」，則從英文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譯出。要之，其旨趣即集合全世界文化於一大「自然爐中」加以藝術的「融和鍛鍊，」鑄造未來的「平和世界!」

二　地位與風景

國際大學的地址，叫 "Santiniketan"；在印度孟加拉 (Bengal) 中點一小城市 Bolpur 附近。Bolpur 離加爾各答 (Calcutta) 九十九哩，火車五小時許可達，每日有車上下各三次。Santiniketan 廣處鄉村之中，地勢略高。周隣低垂，青天如罩。舉目四矚，空曠無際。

"Santiniketan"，亦係梵文字音。(所有國大各名詞除英文外，均係梵文——Sanskrit；以下照此。) Santi 意為平和 (Peace)，Niketan 意為地方 (Place)，合之即「平和之鄉」(Abode of Peace) 之意；我給牠的中文譯名是「聖地尼克坦。」

這一個「平和之鄉」——聖地尼克坦，說來也有點「靈蹟」。數十年前，還是一塊荒涼不毛的空地，自然造化，只給了牠兩株 "Septaparni trees"。周圍亦渺無人烟，僅有一些著名的印度盜匪 (Dacoits)，常在往來。當初誰也不會想到：這一塊荒涼不毛之地，兩株 "Septaparni trees"，一個盜匪窟藏之所，將來或有人要把牠來做一個東西文化的中心地 (A centre for the culture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不料一天，太戈爾先生的父親 Maharshi Devendranath Tagore，忽光臨到此；不知怎地，他一見傾心，立刻即愛上了這片荒涼與這兩株 "Septaparnitrees"。便在這樹下，張立了蓬帳，以做他的默念與祈禱 (Meditation and prayer) 的場所。——

他的默詞，於今還用大理石刻在這里，是：

"He is the repose of my life,
The joy of my heart,
The peace of my spirit"
（『他是我生命的定息，
是我心靈的慰樂，
是我精神的平和。』）

——更不料，這些著名盜匪的領袖，即完全被他這幾句默詞所感化；放下了屠刀，來投入他的帳內。遂共同把這塊不毛之地，經之營之，種樹栽花，日盛一日。後又建了一所房屋，後又建了一所教堂（Temple）。及Maharishi（太先生之父）臨終，又遺囑以私產每年六千盧比（Rupee）作公共奉教之用。加之他又生了一個「善繼善述」的啦並㧟啦哪茲（Rabindranath，即太先生），繼成光大，遂有今日。

於今，景緻是怎樣的呢？哦！眞是「郁郁乎文哉！」茂林修竹，葱翠如錦花謝又花開，四時無停息。清香撲鼻，落英繽紛。出入其間，實令人陶醉！且鷄鳴狗吠，羣鳥歌唱；一隊一隊的松鼠，復跳躍於樹枝之間；更有無限詩情與哲意！綜會全景，就可說是太戈爾先生的詩歌與哲學的一幅縮寫圖畫。而國際大學便萌蘖于這幅縮寫的圖畫當中。所謂「自然詩哲，」所謂「自然學院，」實非虛語也。

三　特有的設備

我們看了上面國際大學的景象與意旨，大略就可想像得到國際大學的設備是怎樣。這種意旨，可說是國際大學特有的意旨；這種景象，更可說是國際大學特有的景象。則國際大學的設備，自然也是特有的設備。我們如果要把法國的巴黎大學搬到聖地尼克坦，這自然是配不上；就是把我們今日新都舊時蕭條的金陵城中的東南學府搬來，也是不大相稱。蓋一種情景，自有一種相宜的配合；這雖不要講什麼「都市美」，「鄉村美」的花調，誰也都知到幾分。咼況這裏除太先生之外，還另有藝術大家呢!?然則所謂「特有的設備」又是如何？我們若就物質方面看來，則可說是極其簡陋；但他們在情趣上着眼，却以爲極其富麗。然而物質上的設備也不是完全沒有，大概此間所應有的也都具備。茲略舉其大要如次：

a　課室

——所謂課室，就是一個自然園林。青天爲蓋，綠樹爲墉。小小黑板一方，置於樹下；教師學生，都攜帶坐毯一塊，盤坐地上。或講論，或誦讀；書聲與鳥聲，每相和合。此外什麼科學研究室，科學試驗室，自然更是沒有了。

b　宿舍

宿舍建築，多土牆茅蓋；教授學生，都是一樣。屋宇甚小，而幢數頗多。另有幾處半印半歐式的瓦屋，這是給遠來的教授或學生住的。最大最客氣的，是一所新建的 TaTa Building，（印人 TaTa 捐建）聽說這是特爲 "European" 住的，現在則雜了我一個 "Chinese"。教授

大多數有家室，混然同處，實無分家庭與學校。

c 圖書館

國際大學最重要的設備，要算是一所圖書館；雖比不上巴黎圖書館，倫敦圖書館那種宏大的規模，在印度却算是第一個。書雖也只有數萬冊，比較都頗貴重，且各國文字都有。中文書亦頗不少，比較大的有一部全藏佛經，一部二十四史，一部太平御覽，一部資治通鑑，一部佩文韻府；此外子集與新近出版的書也有一些，十三經則由我新贈了一部。最寶貴的是幾千卷手寫的梵文古籍，有的係三千年前古物。書爲單片木葉，長約數尺，寬却只有寸許，夾以竹版，縛以麻繩；恰和我們的古文「冊」字相合。可惜我們中國的古冊，今不得見。記得孔老夫子曾經嘆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料我現在却在印度「徵」了我們這個古「冊」字。

d 藝術院

除了圖書館之外，常以藝術院爲首出。院所是剛建造好的，也是半印半歐的式樣。內中陳列繪畫，彫刻，塑像等各種藝術品頗多而且精美，大多爲本校出品。又有印度各種樂器及古物古幣等，圖書也有一些（關於藝術方面的。）其他各國的藝術品也略有一點。平日藝術作業亦在院中。此間成績，要以藝術爲最好。

e 印刷所與商店

其次，則要說到印刷所與商店。印刷所亦小具規模，英文，梵文，崩加利文（Bengali）等字粒都有；校中一切印刷品，均由此出。太先生的新作品，以及各教授講義，都隨要隨有。商店，則不但供給全校一切食用品，且附近鄉村，亦常來購買，生意也很不小。

f 發電機與摩托巴斯

發電機與摩托巴斯這兩件小東西，要算是國際大學的科學設備。發電機供給全校電光，每晚自六點鐘起至九點半鐘止。一入黃昏，機聲隆隆；燈光燦爛，亦略可與繁星對照。摩托巴斯（Motorbus），每日按火車時間，驅馳聖也尼克坦與 Bolpur 之間，以備教授學生，以及來賓等往來，亦頗稱便。

g 招待室與禮拜堂

國際大學的來客可說是特別的多，而且多由歐美不遠萬里而來。這都是一面遊覽這「平和之鄉」與「東西會合」的聖地尼克坦，一面即是景仰太先生這位自然老翁詩哲。因此接待室特別必要，且極隆盛。接待室，通叫 "Guest house"，即太先生的父親最初的建築，陳設極完備。禮拜堂（Temple）則是太先生的父親最後的建築，構造亦極精緻。每禮拜日會合全校學生教授集合作禮拜一次。印度禮拜日，爲西曆之星期三（Wednesday）。

h 醫院與郵電局——

醫院也新建了一棟房子，設置自然是簡單，然隨時若有毛病，亦可就醫。郵電局則雖是政府管轄，却係特別爲聖地尼克坦而設；故即名「聖

地尼克坦郵局」(P. O. Santiniketan)。無論國內外電報書信，只書一"Santiniketan"字樣，便可達到。

i 其他

其他各種小小事件甚多，不必細述。

四 特有的辦法

上述之特有的設備，亦卽形式方面之特有的辦法。茲再略述其實際內容：

國際大學，不是一個純粹大學，內容分三大部：——

A. Vidya-Bhavan （吠的亞吧哈吩）卽研究院（Reseach Department。）

B. Siksha-Bhavan （西克暇吧哈吩，）卽大學部（College Department。）

C. Patha-Bhavan （爸吧吧哈吩，）卽學校部（School Department。）

研究院有主任（Principal）一人，無固定科目與年限，教授亦無專界。哲學（Philosophy，）文學（Literature，）藝術（Art，）佛學（Buddhism，）梵文（Sanskrit，）巴利（Pali，）以及其他各種學術文字等等；你喜歡研究什麼，便可擇一專門長於什麼的人與之研究。你要研究一門，便研究一門；要研究數門，便研究數門；只要你的時間精力來得及。同學亦間嘗兼充教授，比如：我在這里研究，則兼教中文，有一個德國同學亦兼教德文，同時我們初學梵文，亦由印度同學教授。所謂「地山攻玉，交相切磋，」亦頗饒逸趣！

大學部再分前後兩級：前級爲 Intermediate Section，後級爲 Upadhi Section。修業年限各二年。其科目均分三種：

（1）隨意研究無試驗科目（Subjects For Study, Not For Examination，）前級如文明史，普通藝術，普通科學等；後級如文化史，主要近代思想，普通文學與藝術等。（2）必修試驗科目（Compulsory Subjects For Examination，）前級如梵文，崩加利或其他印度文字（Bengali or Some other Indian Vernacular，）英文，論理，數理等；後級如任一種語言文學，印度古文化，印度哲學與宗教，普通哲學，普通歷史學，經濟學，語言學等。（3）選修科（Optional Subjects）如希臘文（Greek，）拉丁文（Latin，）印度方言（Indian Vernaculars）等。大學部亦有主任一人（Principal of College，）各科均有固定教授。

學校部亦再分高初兩級。初級爲 Adya-Vibhaga （For junior pupils，）高級爲 Madhya-Vibhaga （For senion pupils。）亦有主任一人（Principal of School。）程度略相當我國之初中兩等教育。

除分上列三大部之外，又另有一 Nari-Bhavan （內力吧哈吩，）

卽女子部（Women's Institution），係特爲女學生而設。女學生受課，都與男學生同；此中不過另爲鍊習女工家政并住宿等。她們并有種種遊藝與集會，比較男學生要特別快樂些。

此外又另有一實業部，設在樹里尼克坦（Sriniketan），離聖地尼克坦約一里有半。內有織工，木工，種植，養雞，飼蠶等等。聖地尼克坦商店所出賣菜蔬布帛坐毯等，卽由那邊出產。那里也有醫院郵櫃，其空曠雅緻，亦不減於聖地尼克坦清幽或尤過之。

至於國際大學的教育方法，可一言以蔽之，卽注重「自然的啓發，」「自然的陶養」與「自然的感化。」就如太先生所說：

"To give Spiritual to our boys was my principal object. ……We rely more upon the sub-conseious influence of nature,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place and the daily life of worship that we live, than on any conscious effort to teach them."

五　教授生活

國際大學的教授，國籍頗複雜。除印度人外，歐洲各國，也有好幾個。有一種特別教授，可名之曰「客卿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他們是特別來遊歷的，順便在這裏教授半年一年或數月。有的則一面來研究，（梵文，印度哲學，佛學等，）一面當教授。

說到教授生活，我預先便要向他們表示敬意！蓋國際大學，原是太先生的一種偉大的精神事業；來到這里的人，多數都是太先生的精神的感召與一種共同的精神的集合。有些他們是與太先生有深切關係；并對太先生有深厚的信仰。他們是以聖地尼克坦爲歸宿，以國際大學爲畢生職責。他們的薪俸，極其低廉。有幾個在印度都算是「一號」的學者，若在加爾各答大學等教書，月薪都是一千四五百個盧比（Rupee）；在這里則至多只有二百盧比一月。（歐人也如此。）因此，他們的生活，極其菲薄。印度教授固不待說：居的是前面所說的土牆房屋，穿的是幾塊粗素布單，吃的是簞食瓢飲。卽歐人亦不過吃的住的略好一點，有的也改服印度服裝。有些教授，并自己煨飯吃。卽如研究院的主任，大家都叫他 Sastri（大學者之意；）他是只吃一點粗飯蔬菜，并自己打水，自己燒煮，一切都不用工人。此種節儉克苦精神，那得不令人生敬！

我們讀歷史佛書，常常看見有許多苦行的印度學者，今證之國際大學的教授而益信。

六　學生生活

國際大學的學生人數，却不甚多。全校男女學生，合共不上二百人。大學部不上百人，研究院只有十幾個。歐洲學生數人，中國則只我一個；都在研究院，一半也可說是"Visiting professor"。

國際大學的教育方法，已如前段所述。故對於學生們的「打鈴上下」

的機械式的受課，殊不十分注重。大學部與研究院，則講演特多。因為各國的所謂「名人學者，」時有往來，只要是略有一點聲望的，每來必有特別講演。太先生自己與著名教授，亦間有特別演說，或宣讀他們的著作。學校部則演戲常有，劇本都是太先生自己的作品。各部平時又多舉行「野外生活」（Picnic）女生五六人，男生六七人，教授三四人，風乎林蔭，沐乎溪流。男生打水，劈柴，挖竈；女生炊煙，升火，烹調。朝去暮還，唱和而歸。乎足樂也！

印度男女間的風氣，本和我們舊時中國一樣。男重女輕，界限森嚴。以釋迦牟尼先生那種「衆生平等」的思懷，尚陷入一個輕視女子的矛盾。通常女子外出且多蒙以面幕（Veil）但在國際大學則完全反是。男女往來，毫無隔閡。或集談，或同遊，都極其自然。女學生披頭赤足，裝束甚簡。印人黧黑的面貌，在我們黃皮的眼光看來，或不甚美麗；但那種散髮蹁躚的姿式，却實可人。

印度人歡喜歌唱，尤以孟加拉人為最。因此國際大學的學生，特別是歌喉玲瓏。無論大小男女，行走都喜歡唱歌，所唱的都是太先生作的崩加利（Bengali）歌詞。女學生又常到太先生家裏去歌唱，太先生一有新作品，也都叫她們歌唱。平時每有集會，亦必絃歌數曲。其歌聲婉轉幽揚，實難言狀！

至於學生的物質方面的生活，自然也是極其菲薄，毋庸贅述。

七　中國人與 Tibetan

在這里說中國人只認為我一個；其實我們有兩個，我之外還有一個西藏人。但這裏都只叫他為"Tibetan"，并不叫他為"Chinese"。如有人問：『這裏有 Chinese 沒有？』則只舉我一人以對。

這位西藏人年事可五十。他在這裏專教西藏文（Tibetan），并繙譯佛經。（藏文佛經甚富）他知道 Industandi 和巴利（Pali）但不知道英文。中國話只知道幾句。當我初見他時，他用國語問我：『你那裏來的？』我簡直歡喜得了不得。但隨即問他可知中國的情形，他不但半點不知道，連話也聽不懂。他雖不能和我多談話，但我們似乎有「中國人」的名分，總覺得特別地不同些。他的生活，也是很簡樸。住的是一間小茅屋，房中設一小神座，香花也常供。他老先生可說是沒有一點中國的東西，頭上却偏偏有一個滿清遺留的辮髮。我告訴他：『辮髮很不好，現在中國都沒有了，要把牠剪掉不要。』他說：『是，不要是好；但是回去不好，人家要笑罵。』我又問他：『西藏喇嘛政府好不好？西藏人愛不愛中國？』他說：『喇嘛官，簡直不好；百姓很希望中國人去；常常說：「中國人死了嗎？怎樣不來啊？」……』由此，也可想到西藏人對於中國是如何地眷念。是的，我正在寫此文的時候，又接到 The China Critic（中國評論）第三號，上面有一段新聞說西藏人幫了許多方物，正晉謁我們的新都哩！

現在要說說我這個「中國人」自家在這裏的生活。我在這裏，可算是極受優待。太先生之好，更不必說。我在這裏研究，一切膳宿雜費，都不

收我的。同時，我教點中國文字，也是完全替太先生盡義務，不受報酬。我住的房屋，用的東西，都是極好；只有一點不大適意的，就是印度伙食。這裏只有兩種伙食，一種卽印度伙食，一種卽西餐。印度飯菜，說來實有點生畏。主要食品也是米飯，菜則多是蕃薯（Patato）雜着幾片木葉與咖喱（Cali）和着一點豆羹，有時也有魚或肉一二小片；但那種顏色和滋味，實在難看又難嘗。印度朋友，齊集食堂中，每人用一個我們中國銅鑼式的大銅盆盛飯，幾個中國飯碗式的小銅碗盛菜，一個高杯盛冷水；食時先喝冷水一口，再將手指洗之，將飯菜滲和一團，再用手指送進口中。我雖由工人拿到房內，用磁盆叉匙取食，但滋味總是一樣。加之工人又甚不清潔，飯裏面砂石，至少也有百分之五。飯盆等，則常常灰塵滿封。我們中國的昔賢，極贊賞「簞食瓢飲」的生活（我也極贊賞），但衞生是極講求的。孔老先生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印度伙食，則連這點也似乎不大講求。至於西餐，則不但費太貴，太帶貴族與資本臭味，我也不大喜歡。幷且，我們生當現世，應當抱一種吃苦的精神。尤其是我看了一些印度教授們那種清苦的生活，就是要吃西餐也會吃不下去。故我無論印度伙食如何惡劣，寧願吃印度飯菜，不願吃西餐。當我初來時，那位庶務先生劈頭便問我：『你要吃什麼伙食？』我說：『隨便什麼伙食都可以。』他說：『印度伙食，恐你不能吃，你吃西餐吧。』我說：『不，我要吃印度伙食，我不要吃西餐。』他一聞此語，極表歡喜。其實，我當時還不知道印度飯菜，眞有如此其難吃呢！我曾寫了幾句玩話：

懷餐

拭盆如掃地，倒飯似打鈴；
蕃薯雜木葉，咖喱和豆羹。
臨餐思往哲，飯後想窮民；
有食原足樂，未可云苦辛！

實在，伙食雖惡劣，我的精神生活却極愉快。我常常記着我們劉念臺先生的幾句話：『心須樂，其行惟苦；學問中人，多由苦處打出。』我又常念着我們陶淵明先生幾句詩：『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其境況適不啻替我此時寫照。但我且把陶先生的詩後兩句改爲『快樂無此比，常有好容顏。』了，一笑！

八 太先生的家與太先生的生活

我們看了國際大學的情形，必聯想到太戈爾先生的家庭與生活。因附帶地在此說說：

太先生的家，卽在聖地尼克坦。房子是新建的，形式頗爲特別。全屋均係平頂，但高低甚不一致，四向也甚不整齊。窗戶洞開，八通四達。屋不甚多大，却有一層二層三層，蜿蜒升入，如入山嶇。若要比況，則略似一座白色的珊瑚。大家通稱 "Poet's house"，眞是一個 "Poet's house"。

太先生的家人不甚多，僅有一子一女一媳一孫女。其子雖不能文，却

也幹練；其媳尤賢能不過，孫女更是一個小 Angel。子，媳，孫女，剛從歐洲回來，英語都極漂亮。其女亦另有新屋，住在聖地尼克坦；但聞夫婦不甚和愛，其夫現尙在歐洲。

我們只知道到太先生是詩人，是哲學家，那知他又是藝術家。我們只以為他的生活是暇豫，是逸樂，那知他的生活又極忙碌。他每日起居工作，都極有規律，而且起得很早，做個不停。我們每次走去，只看見他不是寫詩，便是作畫。有時，一隻手拿點心吃，一隻手還拿一張畫稿在看。一次他的身體有點欠爽，我去看他，但他仍是照常在工作。我說：『不要工作得太勤勞了。』他說：『我不是工作，我是遊戲。』是的，他的工作，就是遊戲；故他的生活，就是藝術。各國人士時來看他的，就好似我們湖南秋天朝南嶽。但他的接待時間，都規定在下午五時以後；必先由他的祕書通知，才得會見，以免妨害他的健康與工作。他現已允許加拿大之請，不日即前去講演；行見這白鬚老翁又將轟動太平洋岸的新大陸了。亦一世之盛也！

結論

末了，還略有一點小小意見，再簡單說之，以作結語：

現代最時新的教育趨勢與術語，是「平民化」「社會化」「家庭化」「自然化」。國際大學如上面所述的這種優美的自然環境，「自然化」是不待說了。而設備又如此其簡樸，教授學生生活又如此其清苦，是「平民化」也恰說得上。至於各教授和工人們的家庭，集居聖地尼克坦，幷無學校與家庭分界，已是一個自然社會；而聖地尼克坦與附近鄉村又毫無分際，鄉村男女更往來如織；故又正可說是「家庭化」「社會化」了。

其次，則不得不說說國際大學與我們中國的關係。國大際學的主旨，既在融和東西文化，實際上又可說是倡導東方文化。而所謂「東方文化」，自當以我們中國為主幹；而太戈爾先生對於中國文化，也極其尊重。則國際大學與中國，關係自當特別密切。太戈爾先生，本極盼望我們中國，多有幾個人來。當他遊中國時，聞與梁任公先生曾有商量，想把國際大學學生，與清華學生交換（？）不知怎地沒有實現。我們中國的留學生，本以印度為最多；（參觀梁任公千五百年前之留學生一文）而我們中國的文化，也受印度文化的影響為最深。可惜後來，這種文化的因緣，忽然斷絕了；而國人更是從不注意。我想：我們如果多有幾個同志來這邊，或者能把這已斷的文化因緣，繼續起來；而對於世界未來的文化，或者也能有點貢獻。（我絕對不是迷戀什麼「東方精神文明」我只覺得不論什麼「精神物質」「東方西方」都應該先徹底研究一番，然後才可得到眞正的評價。）但我又不敢且不願向國人鼓吹，因各人都有各人的見解與懷抱。若果有人想到這邊來，則預先有兩句話，不得不奉告：（1）至少要有點刻苦忍耐的精神，（2）要自己有點堅貞的意志。不然，若抱一種隨便的態度與看看「西洋景」的目的；則

結果不但一無所得，且必大失所望。然而我們有志的國人這麼多，近來的東西留學生也不可數計；我想至少也總有幾個人抱這種精神意志，從這方面着着想；也至少要有幾個人抱這種精神意志從這方面着着想才好。嚶其鳴矣，企予望之！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八日，於印度國際大學。

非洲珍聞

奇譯

在非洲地方，石能浮起，紙花繁殖。樹衣羽毛，魚則翻出海面曬於日光之下。雌鷄身度高於人類，下蛋每次有二十四枚之多。花則開展花瓣，觸之則四散飛出。葉能變爲蝴蝶，細枝變爲臭蟲，鳥類以引人刳樹取蜜爲職務。

樹能治寒熱病，赤道下之大雪蟻蟲作之高山（高可與屋等）皆吾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而在非洲則確有其事。石之能浮，其地點爲南非洲 Oudtshoorn 地方幾哩路以外之 Congo 洞。該洞中有幾千年前曾浮在水面之石。

南非洲之大部份雨水連綿者六個月，其餘六個月則滿佈黑雲在 Cape Town 下之台山上，有天生的白色紙花，名曰常開花。此花看着覺似紙類，但不染一點水滴。在 Cape 半島，尚有一種樹木，被着像銀色之羽毛者。

有一種食譜，在南非洲家婦處學得者，爲四三二一製法之蛋糕——即四磅麵粉，三磅白糖，二磅奶油，一個駝卵之混合物。駝卵之大小，與我人所食雞蛋二打等量。然比駝鳥大者，尚有名 Madagascar 鳥者，直立可高八九呎，所生之蛋，周圍有三呎。

閱者諸君對於花之展開花瓣而飛出之事，必發生疑問，在非洲則實有其事。蓋其地有一種粉紅及黃色之葉蟲及昆蟲類，其狀態一若花卉然也。尚有一種蝴蝶，其翼之尖端像葉之柄，翼中之黑線，有如葉莖者。

非洲之最高山脈名 Kifimanjaro，其高度爲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呎。

非洲中部多小山，爲蟻蟲所築成。（節錄大公報）



荷佛

黃仲蘇

荷佛（Mr. Herbert Hoover）受美國人士熱烈之推崇，業已當選為本屆總統，其生平事實或為國人所亟欲知者。茲特參考歐美各種報紙，雜誌，譯述其小史如次。

* * * * *

荷佛家世雖居貧寒，然曾辦理賑務，使數千萬歐美飢民得以不死，即此一端，彼固足以自豪矣。擁護荷佛之演說家嘗謂彼之辦理偉大賑務，正所以運用科學方法於慈善事業之實習中也。

五十五年前，荷佛誕生於亞呵娃（Iowa）省之某一木屋中。其地為圭哥舊教會會友聚集之所。其幼稚時代卽於此種木屋中度過。至木屋構造之簡樸，殆非吾人所能想像，而在美國則極普遍。其堅固樸實有似於舊歐洲之建築，而輕便適用乃大類為開闢新大陸富源之勇士所居之營幕。名震全世之林肯，蓋亦生長於此種木屋中也。

亞呵娃為農業省區，在美國中西部（Middle West）之中心，銜接密西西比大河沿岸之偉大平原，極為富庶。（自亞累岡羣山至岩石羣山，約計三千基羅密達。）歐洲殖民勢力最初卽未侵入此處，故該地居民自始卽未承受舊大陸之傳習，至西班牙之殖民勢力更無論矣。五十年來該地卽為勇敢，耐勞，奉公，愛國的居民所生聚之處。在歐洲大戰時期，亦猶之在南北美戰爭時期，彼邦人士罔曾以犧牲精神與偉大工作，證實此言為不虛也。

荷佛之先世，約在十八世紀中葉移居美洲，或謂自荷蘭來美，或謂係自他國，此則無關重要。蓋歷代先人與歐洲之舊傳習與舊勢力早已斷絕關係，漸成為美國化矣。其家事業之沿革，亦正與美國文化向西發展相似。祖先世代業農，自美麗蘭（Maryland）至加羅令（Caroline）之北部，復遷至呵哈呵（Ohio），最後乃移居亞呵娃。向西發展，在美國文化史中為最重要之運動。荷佛所不同於各前任之美國總統者，卽為其家先世亦係參預向西發展運動中之份子也。哈丁總統之祖先，三百

年來皆係生死於新英格蘭（New-England），罔未嘗移足於西部也。至威爾遜總統則爲移居美國不久之後人於此可知荷佛較之其前任諸總統實爲最美國化者也。

苦學生史略

荷佛之父係一鐵匠，日以修理機器，出售農具爲業。此固不足爲奇。意大利首相慕沙里尼固亦一鐵匠之子也。荷佛之母乃一圭哥教友，以善於辭令，品格端莊，有聲於時。對於神學頗有研究，信教甚篤。圭哥教友素能保持其良好教育之傳習及優尚純潔之品德，即最貧寒之教友亦莫不然。今則此種教會已漸消滅，同化於美國社會中矣。吾人可信圭哥教會之遺傳性，對於拯救貧苦無告者之教訓，乃爲荷佛將來從事於慈善事業之遠因也。

荷佛六歲時遭父喪，三年後，母又逝世。荷佛與其兄弟姊妹等皆由親屬分任教養之責。初依其服務於某公司之叔父生活，後又受在奧岡（Oregon）業農及醫之叔父教養。彼曾自述其對於農村生活之最初印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織布製皂，皆自爲之，暖衣足食，不勞憂慮。』無何，不幸叔父之農產抵押於人，當時懊喪，今猶難忘。荷佛孩童時代所受教育半得諸當地圭哥教會所辦之小學校中，半得諸農業實際工作。幼時嚴格的教育，未始無補於荷佛未來之事業也。

某日，途遇某工程師，傾談甚歡，因述及從事於工程事業之利益。荷佛入大學時，即決定宗旨學習工程。荷佛至今猶感激爲彼決策之老前輩也。

生活逼人，當求自立。荷佛服務於某推消代理所，終日奔走鄉村間，招攬主顧。至此渠之生活境況固無異於一般力求自立之美國青年也。在荷佛之前，於政治界居高位者大都來自農間，且在青年時代皆得有自立之相當報酬。唯被選爲總統者，則多半專習法政。然荷佛則爲以工程師而被選爲總統之第一人，此在美國總統選舉史中特開生面者也。

當是時，斯當服（Stanford）夫婦（美國國會議員）因喪其愛子，創設大學於加利福利亞之巴羅亞它城（Palo Alto）以爲紀念，一切設備均皆完美。荷佛預備投考該校爲商科夜班生，不幸落選。唯考試員見其意志誠懇，態度堅定，乃勉允其入校試讀焉。

苦學生生活問題始終困難，荷佛自亦不能逃出常例。所幸美國大學生不以貧寒爲恥，而以勞工儉學爲榮，每於課餘尋覓相當工作，冀得微資，以助費用。荷佛入校，初無多金，乃開設洗衣店，分售報紙，組織講演會及音樂會等，博得微利，撐持生活。某次組織音樂會，售票不多，幾將虧本，幸得波蘭音樂家巴德勒斯幾（Paderewski）之贊助，卒獲厚酬，渠當時固不知何以爲報也。

在斯當服大學肄業時，荷佛得與該校地質學教授百那勒（Braner）爲友。荷佛以勞苦過度，得腸熱病，幸賴百那勒教授爲出醫藥費，且自任看護之責，得免於死。於是此後荷佛命運乃轉向幸福之路矣。且百那勒

為介紹地質學科學生亨利女士（Henry）為友，愛好情篤，卒成眷屬，曾隨從為遠東中國之遊。

暑假時，荷佛仍操工程師舊業，於加利福利亞各鑛中討生活。得學位後，稍得閒暇，卽作鑛工，於是略得經驗，而所獲豐厚。西部某鑛工頭猶憶荷佛當時在鑛工作，忍耐勞苦固無異於其他工人也。

無何，受僱於魯意、夏藍（Louis Janin）為鑛工。夏藍係法人後裔，為桑法蘭西斯哥（San-Francisco）享有盛名之鑛主，嘗以引進後生為己任。荷佛自度如能結識此公，當可進益，因向再三請求，懇為公事房中之僱傭，而夏藍拒絕之。是時荷佛因知夏藍需用打字生一人，一面仍繼續懇求夏藍收錄，一面用盡心力練習打字，不數日而打字技術已純熟矣。夏藍感其誠，乃聘為打字生焉。荷佛服務之勤懇，精細，愼密，過於儕輩。夏藍因頗信任之，嘗派為美國西部各鑛視察員。荷佛歸作報告，詳密無遺，因大受夏藍之賞識。無何，英國倫敦某大公司來電，請夏藍代為介紹一富有經驗，年約三十五之美國工程師，為澳洲西部各鑛視察員，夏藍卽以荷佛舉薦。是時，荷佛年方二十三，乃一變美國少年愛好剃髭之習慣，留鬚而往倫敦焉。

診視病鑛之醫生

澳洲金鑛盡在荒漠中，當時開闢，頗感困難。荷佛所擔任解決之問題為補充飲水，此物為荒漠中所最缺乏者。且曾經採掘之金鑛，極難選取金質，以泥沙包裹金資甚堅，不易脫落。此種職務必需資質敏捷，意志堅定，富於學術經驗而賦有進取精神，力求新發現者方能勝任。荷佛竟於此奏大功焉。成績既佳，大得鑛主信任，乃派往視察其他業經開採而無成績之病鑛。荷佛視察後卽知為藏有富源之金鑛，惟因開採未得其法，徒勞無功。乃為變更計劃，施展技術，加以採掘，卒賴其力，得有大成。昔人之視為廢鑛者，至今仍在繼續採掘中，其出產之豐富，初非荷佛所敢預料也。

澳洲採鑛成績之優，竟使荷佛驟享盛名。返美與亨利女士結婚後乃來東方為中國之遊。當時適值孫總理上書請求變法，遜清光緒帝蓄意改革，勵精圖治之際，荷佛竟被任為新設鑛務局總辦。其在我國服務之精神，亦如往日。曾在我國北方發現無數煤鐵鑛源，徒步裹糧，深入滿蒙，察視一切。惜厥功未奏，而拳匪亂作。急返天津，其夫人躬入醫院，充任看護，荷佛且創設避難所，收容我國婦孺。是時聯軍圍攻天津甚急，荷佛所居房屋為礮擊燬。當其奔走救護難民，初未計及身家。及圍解返宅，乃知所居遭燬，且為俄國高加索兵士佔據，意興惘然，不知所可。此為荷佛生平第一次所感受戰爭之影響與外交之經驗。

拳匪亂平，荷佛為外資創辦之中國工程公司所聘用。此時我國政治專制，民衆昏愚，國權喪失，列強輕視，荷佛身為我國客卿，而受僱於列強所辦之畸形工程公司，當時感想，或非佳勝。然責任所在，何辭勞怨。因為開闢秦皇島為北直隸重要海港，採掘煤鑛，創設「色門德」土（卽水

泥）製造廠數處，監造鐵路，並設立航行太平洋汽船公司，荷佛當時年僅二十七耳。

次年返美，受聘於加利福利亞某採鑛大司公。荷佛是時年最少，然在採礦界則已舉世聞名矣。玆有一事頗足記者。荷佛同事某君，冒險為投機營業，不幸失敗，虧折公司股本頗鉅。荷佛對於此事，本不負責，徒以急人之難，力任補償。此時荷佛雖無多金，然為經營策劃，不遺餘力，歷五年，始克償還。而其友人因賴以保全名譽，公司亦不致破產，荷佛之急公好義有如此者。

荷佛盛名，日臻月進，某老同業者竟錫以嘉號，稱荷佛為「診治病鑛之醫生。」每值採掘無成之鑛，輒請荷佛往為補救，且莫不奏奇功也。紐約，倫敦，澳洲，上海等處，皆設有鑛業接洽處。銀行界對之亦極有信用，某銀行家曾對人謂：『果荷佛向索百萬美金，渠當不待其解釋，立即付予，毫無難色。』荷佛創辦國際鑛業公司，南美，遠東，澳洲各產鑛區域皆經其指導，先後採掘，無不奏功，出產金，銀，煤，鐵，銅，鋅等鑛質極富，受其僱用者統計有十二萬五千人。公司之管理，鑛產之轉運，經濟之支配，以及其他困難問題之解決，皆由荷佛身任之。責任既重，事務亦繁，該鑛業公司組織複雜，且含有國際性質，時與內政外交有所接觸，固無異於一小殖民政府。卒賴其才力，應付裕如，從未與任何國家發生齟齬。

英法政府之殖民政策，純從政治方面着眼，即美國之對於菲律賓亦莫不然。而荷佛之辦理國際鑛業則注意於開闢富源，避免內政外交各方面之衝突，此其所以能得營業之勝利歟？美國民族固以注重實用為其特著性質者，此次荷佛之被選為總統當非無因。

荷佛生平有一點最可注意者，即自彼擔任鑛業工程師以來，遍歷全世界產鑛區域，與數百萬種族不同言語不通之工人時相接觸，垂二十年，從未發生罷工情事是也。其唯一祕訣，即使工人了解採鑛之成績，即為公司營業之勝利，此與工人切身利益相關甚密，且必需工人之贊助，鑛業方可有成，公司營業乃得發展。而工人辛勞之效果，初無異於公司之出產物，故工人與公司相需之殷，較諸工廠及商場之於僱傭尤為迫切。荷佛在鑛業界垂二十年，對於工人所努力解釋者，為工人本身謀利益計，應加增出產。應以廉價推銷貨物，而不當限制出產量，以高抬價值。蓋出產物在商場中推銷愈暢，則公司獲利愈豐，而工人待遇亦得加優，生活程度不致增高。故常謂從事於機械工作實為手段，而非目的。在彼視之，運用機器之要旨，僅為減少工人勞苦與增高工作效率而已。

饑荒之戰勝者

荷佛除自身之能力才智外，無所保障，無所憑藉，努力奮鬬，經營鑛業，至四十歲時，境有大成。週遊世界五次以後，已將各國富源分別認清。其開闢鑛產祕法，則為借重商場，推銷出產品。幸得各國政府了解與贊助，所營事業，日益發展。農，工，鑛，商，各種事業無不經歷，直至此時，荷佛生平尚未接觸者，厥為政治生活，所不了解者即係美國政黨之各種組織。

一九一四年，於歐洲大戰爆發以前，荷佛被任爲巴拿馬太平洋展覽會之委員，即以該會委員名義派赴外國，邀請各政府輸運農工商礦等出產品加入展覽。當年三月啓程赴歐，抵倫敦時，奧國皇太子佛蘭所亞、飛第郎（François Ferdinand）在塞爾維亞國被刺消息已傳遍歐洲，戰雲密佈，金融奇窘。時在歐遊歷美國人士達二十萬，急欲返國。然或以歐美間來往匯兌停滯，或以所在地銀行停止付現，不能成行。此種意外打擊，對於提倡門羅主義，事不干己之美國人士大似半悲劇，美國人士向平日以富豪自居，而驟然不名一文，則又類半喜劇也。荷佛於是首創救援同胞之組織，貸出借款美金百萬，不取抵押，不索利息，但憑各給借條一紙而已，且借款者均係素不相識之人。此時荷佛已成富豪，宜其可以玩闊也。

荷佛購得船位，且將啓行矣，忽又因事中止，下船登陸，留歐不歸。此次驟然變遷行止，於荷佛未來歷史所關甚大。

比利時素以中立自居，德國軍隊忽加侵犯，假道攻法，頓使大戰風雲驟然緊張。比國初無準備，恐慌尤甚，更不料糧食缺乏，饑荒立見，此眞所謂禍不單行矣。時有沙勒（M. Shaler）者，亦一美國工程師，寄寓於比國京都不魯日（Bruxelles），立即決意向其他中立國求加援助，拯救饑民，攜帶款項，前赴倫敦，採辦糧食。適值英國加緊國防，嚴禁糧食輸出，於是走謁荷佛，商酌辦法。荷佛壯其志，表示贊助，乃偕沙勒訪謁美國駐英大使佩琪（Mr. Page），商洽結果，乃以美國當時所保全之中立資格，提倡人道主義爲目的，辦理賑務。同時在英比人亦組織賑務委員會，拯救祖國同胞。其中委員佛蘭其（Francqui）君，憶及曾於中國結識荷佛，乃立即介紹荷佛於該委員會，並共同推舉之爲委員長。

爲荷佛計，此種委員長之當選，不啻爲完全犧牲其個人一切利益。在歐戰開始數年以前，彼曾向其友人表示，謂：『坐擁多金，無補於己，將來必有一日利用此項鉅款，拯救饑民，並謀公同福利。』其初意僅爲捐助大宗款項，辦理慈善事業而已。然至此被選爲比國賑務委員長，將停止其十餘年來所經營之鑛業，即不啻犧牲所有財產，以拯救比人。此等舉動，豪則豪矣，未免近狂，決非荷佛預料所及，故須詳加考慮，方可決定。某友人曾述其未決態度以前情形，謂荷佛繞室狂走者凡三夜，想見其利己心理與人道主義交戰於胸之苦悶。最後乃決意擔任該會委員長職務，將所經營事業轉交某工程師代辦。先約與其午餐，飲咖啡後，乃對其同業曰：『予將所有營業舉以相贈矣！』一笑起立。自此以後，荷佛工程師事業即告終了。

於是荷佛專心辦理賑務，絕迹於工程會社。對於十五年來，無日不加進益之鑛業，從此一旦擱製不顧。歐戰停止後，彼因尙未計及個人營業是否增進，抑已破產，實則大受虧累也。荷佛爲人，端正不苟，初無絲毫浪漫性質，更未染有狂妄氣習。唯勇於任事，感情豐富，責任所在，生死以之，自身利害，不暇計及。其所成事業，大似小說傳奇所載。

當歐戰緊急之時，荷佛以一毫無關係之美國人，置身危境，奔走呼號，

辦理賑務。是時一切皆入於紛亂狀態，其所憑藉者，卽爲自身之才力。但恃其耐勞之精神，敏捷之手腕，與溫和之態度，於混戰境中，拯救饑民。周旋於聯盟協約，及中立各國間，人皆震其聲譽，且知其所辦賑務，確爲慈善性質。然當初辦時，困難固甚多也。比利時及法國北部人民受賑者何止千萬人。且爲老弱者備辦肉，蛋，乳，油等物。爲此千萬饑民，辦理供給不斷之賑務，竟撐持至四年之久，此卽荷佛在最殘忍，最激烈，爭城奪地殺人盈野之歐戰中，所辦理之積極慈善事業也。不寧唯是，且爲歐戰史開闢一新局面焉。蓋荷佛所組織之賑務委員會頗有權力，大似一小政府。該會竟可發給護照，懸掛旗幟，管理艦隊，訂立約條。當時人稱該委員會爲「根據慈善主義而組織之海盜共和國」云。其言雖謔，實頗近似。吾人試思於混亂中求秩序，於殘殺中辦賑務，固不能無所假借，無所限制。荷佛所組織之賑務委員會竟有權威，同於一國，此則半由荷佛創造能力，而半由於所辦之事應乎當時之需要，有以造成者也。

卹災救鄰，自古有之，本不足奇。唯是荷佛能於大戰時，利用此種舊思想，多方奔走，使聯盟，協約，及中立各國，贊同其旨趣，得於大破壞中繼續完成其賑饑事業至四年之久，眞可謂難能可貴耳。

此四年中荷佛以個人聲譽，及比利時賑務委員長資格，勸告歐美各大銀行之分行，各保險行之代理局，及各借貸公司之支店等投資採辦糧食，廉價出售於比國及法國北部缺乏糧食之難民，人皆樂意貸款，且聽從荷佛之指導，蓋皆感其誠實，初無藉此以圖利之意也。辦賑時荷佛所最感困難者，卽爲任用適當之辦事人。蓋當時贊助善舉之人雖多，然皆激於一時之熱誠，初未受相當訓練。荷佛必分別認識其專長，使擔任適宜之工作。如發現不稱職或舞弊者，立卽革除，不予姑容；既能與辦事人共甘苦，且鑒別力尤強。以故賞罰嚴明，人皆樂爲用也。

最初舉辦運輸糧食時，尤多困難，蓋英國政府方面已下令嚴禁輸出糧食，德國海口既被封鎖，大批糧食如被德人刧掠，勢將延長戰禍。必經荷佛多方解釋，加以保證，方能放行。而在德國政府方面則又不願比法人民因有糧食，得以持久，必經荷佛懇求，運糧船隻方能免於海底潛水艇之炸燬。彼所恃者，天理耳，人情耳；換言之，則人類共有之惻隱一念而已。雖然，德人猶炸燬其運糧之船舶，前後凡數次幸皆係小船，損失尙少耳。

滿州之豆，緬甸之米，美國之麥與肉及油等，由船舶裝運而來者，每月輒以數萬噸計。至於該賑務委員會用費每月約計五百萬美金，至歐戰最後一年時，每月用費竟達二千五百萬美金。贊助此項賑務者自一百萬人增加至四百萬人之多。然此項事業，進出款項甚鉅，或有疑荷佛藉此投機以圖大利者。彼爲老於世故者，固早已預料及此。當其初組織該委員會時，卽委託素有聲譽於國際間之某經濟會社代爲查核賬目。查核結果由該會社報告。蓋此項賑務辦理四年之久，共用去九萬萬美金。荷佛從未於此中動用一文，卽個人來往旅費，皆由彼私款支付。且此項鉅款僅百分之一有半用爲行政經費，餘則盡爲採辦與運輸糧食之用。

荷佛自英美兩國募得五千萬美金連同現銀，衣服，及糧食等計算在內。法比兩國政府復給以相當贊助。戰爭終了，荷佛卽分別呈報賬目，請加審核。法國政府婉言拒卻，謂『此爲不必要者，且無暇及此，蓋應急向德人算淸大戰之總賬也。』然法人對於荷佛之盛德自極感激，曾由法國北部被佔領區域之各市長簽名共致一歌頌功德之謝函於荷佛。

比利時則無論君臣人民皆一致感激荷佛。由比王及王后約共午餐，面申謝意。荷佛至此，方覺奇窘，逾時稍安。比王謙禮有加，留宴夜會，並邀首相及各部長作陪，欲封爵以報之，荷佛堅辭，知不可強，乃贈一嘉號，稱之爲「比利時國家之名譽公民與比利時人民之良友」當荷佛接受比王誥命時深爲感動，此蓋爲荷佛初次嘗試政治生活之意味焉。

當荷佛返美時，聲譽雀起。威爾遜總統欲畀以美國糧食總管理之職。荷佛當卽表示彼雖願爲領袖，但不願爲專制之執政者。自美國加入歐戰後，總統權威至高無上，荷佛蓋以此諷之也。最後，竟取消限制售賣糧食之嚴厲條例，荷佛始允就職焉。

荷佛在比利時辦理賑務時同事者不過數百人，自返美後大受歡迎，尤以婦女之推崇爲甚。於一九一八年時約計有一千四百萬家庭之主婦曾表示願爲荷佛慈善事業之贊助者。凡彼言動無不崇敬，「荷佛化」之一新名辭已加入美國普通語言中，其意蓋爲表示荷佛組織之才能也。荷佛之事業已喚起全國普遍之信仰，彼固提倡愛國主義者，而美人之敬愛荷佛固亦無異於尊敬愛國主義，皆願聽從其命令，樂爲之用。辦理公共事業則僅須荷佛一言，所謀無不立成，實較官廳迂緩政策爲更易奏效。大戰方止，歐洲糧食甚爲缺乏。美國農業生產者及販賣糧食商人皆多數表示贊助荷佛所辦管理糧食之事務。彼曾自謂：『美國商人百分之九十五皆願誠意相助。』其有最少數故犯糧食條例者，課以罰金，以之捐助紅十字會之會費。

當一九一八年一月間，戰事劇烈，歐洲各國旱麥收成無望，協約各國缺乏穀類，恐慌殊甚。龍達爵士 (Rhondda) 英國管理糧食大臣急電荷佛求援，謂『如不得七千五百萬噸麥類作爲糧食，萬難支持至歐戰終了之時。』荷佛於是奔走呼號，喚起美人之同情，爲盛大之贊助，告以唯有供給糧食於協約各國，可以戰勝強德。於是美國社會競爲提倡某日不食肉，某日不食麥製麵包等風尚，以便節省食物；並提早種植，以冀豐收，救濟歐洲直接參戰各國之饑荒。以當時德國潛水艇之阻礙，所有大宗麥類，不敢自大西洋運歐，乃繞道轉運至澳洲之西部，交協約各國查收。不幸美國農事是年收成亦較往年爲差，然荷佛猶能竭盡心力，設法加運麥一千萬石於協約各國，其超人毅力誠可令人驚佩矣。

大戰停止之時，歐洲中部各國農事尚未恢復，糧食恐慌達於極點，如無救援，饑荒立見。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而凶年又爲造亂之因。共產黨於是利用時機，以冀造成歐洲大恐慌之局面，根據其唯物史觀信條，大爲活動。各國當局焦慮萬狀，求爲預防之計。然皆因同感饑荒，一籌莫展。是時巴黎呂拜克街荷佛所設之辦公處，房屋雖小，而權力則大。各國王公

卿相奔走不絕，求爲援助。荷佛但一頷首，一舉手，則各國貴人大臣無不歡欣鼓舞，滿意而去，美國大宗糧食轉運而來，於是歐洲各國數千百萬人民得以不死，各國當局乃能從容無慮，料理政事。孰謂荷佛是時權威非駕於歐洲各國執政者之上乎！

荷佛之得與政治接觸，完全由彼自身造成之新局面入手。蓋既不憑藉兵力，復不借重外交，而彼所恃者但爲糧食與運輸兩項而已。其可使人欽佩者，卽爲運用其心力才智辦理糧食以供給數千萬戰後餘生之饑民。在大戰時，固已辦理賑務，救活無數比法饑民矣，大戰以後，復爲歐洲各國政府民衆解除缺乏食料之困難，使恐慌局面不致延長。無論自人道主義立論，或自各國治安方面觀察，其功在人間，誠如日月之明也。

大戰以後

荷佛返美後，其友人不待其許可，卽推舉之爲共和黨之總統候選人。以時機猶未成熟，故未當選。及哈定（Harding）當選爲總統後，因敬其爲人，任爲美國商務部長。此爲荷佛第一次受正式官吏之任命，曩往日所任職務，盡係臨時的，非常的，與新組織的，且由彼躬自創造者，直至現在，荷佛方在組織成就之正式官署中服務。渠初不解政界複雜情形，嘗視其部中職員而笑謔曰：『黑白深黃之熊類各色不同，竟分別支配於各司處辦公而不相混雜也。』

荷佛對於商務部長一席，初不引爲自足，嘗分得時間，爲其他各部同僚辦理政務。柯列芝（Coolidge）總統嘗依之如左右手，時令參預要政焉。一九二二年俄國大饑，美援助之，荷佛被任爲賑俄委員會委員長。卒賴其力，救活俄國一千五百萬饑民。噫！此公誠可稱爲「辦理賑災之專家」矣！

於開濬珂羅拉多（Colorado）河一事，荷佛始大顯其政治手腕之敏活也。該河經開濬後，沿河七省，農利皆可增進。唯人皆狃於成見，未克進行。當荷佛召集開濬該河委員會時，七省代表均各自顧全日前利益，不願犧牲成見，意議紛歧，莫衷一是。每值開會討論，爭辯甚烈，似已無法調解。而荷佛竟不消極，仍連日召集會議，每次會議竟有延長至十二小時及十四小時之久者。各代表勞倦疲乏不堪其苦，荷佛竟乘此機會表示其主張，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各代表相率默認，爭執稍解。乃進而謀各代表意見之妥洽。十五日後，各代表已不待該委員會會長之選出，而同意書早已簽字送呈於荷佛矣。

米西西比河最後一次泛水爲災時，沿河居民受害甚大。由荷佛指揮，設法救援，曾爲組織地方賑災委員會九十一所，各自分別爲難民辦理衣服，食料，住處及醫藥等事務，頗著成績。並親自指導令各委員會分別撈取死屍，救治病人，妥設帳幕等方法，因是救活六十餘萬災民，而荷佛有功不居，併於報告文中讚頌各地方賑災委員會成績之堪佩。

荷佛之對於政府，視爲有生命的，有人性的組織，而非機械的。渠所認爲最妙之辦事方法，卽爲使辦事人各效其力，各負其責，必使其才能得

有發展機會。荷佛之格言爲『集中思想，分配工作。』渠當年從事於鑛業時，已早用此方法，使工人，工頭，與資本家及商人互相了解此意義矣。荷佛規定製造貨物標準，推銷舊貨辦法，修改經商方法。至其減低生活程度之方法則非增高薪金，而在使生產者多造有用之貨物，限制新奇奢侈貨物之製造。因此，使美國七十種花樣翻新之磚瓦竟減至四種，一百三十種形式奇巧之鍋釜減爲十三種，然同時使美國輸出商貨積極改良。德國人最能迎合外國各地人士之心理，且深知其需要不同之情形，分別製造貨物，輸往各國各地商場分別售賣，大獲利益。荷佛之對於美國經營出口貨商人，勸以少造新奇貨物，多製適用並已有良好成績之貨物。且此項貨物宜求精美，廉值出售，必可於多中取利，似與德人之善於經商心理相同。觀於近數年來美國汽車營業之日益加盛，蓋卽係利用此種計劃之成效也。

行將就職之總統

荷佛爲人，自其公私兩方面觀察之，似絕不相同。當其擔負責任，辦理事務，解決重要或困難問題之時，渠乃成爲一偉大的實際家與善於組織者。其思想行爲一如工程專家之計劃籌備，不肯絲毫苟且。而其私人則生活簡單，語言樸實，胸襟直爽，態度謙和，似爲此昏亂世界最良善之友人。唯此公雖好諧謔，然語含愁意。自羅斯福（Roosevelt）以後，美國固無人可及其對於國家忠誠懇摯之美德者。荷佛之所缺者似爲羅斯福之熱烈的表示，與過度的謙虛。而其嚴肅的態度與冷靜的外貌頗能掩飾其舉止之呆滯，並調濟其富於感情之本性。然與故舊譚話時，則口若懸河，滔滔滾滾，辭令之妙，絕無倫比。世間實無政治家可與荷佛之宏富經驗及其偉大之事業爭衡者，然其爲人尙最簡易無比，渠尙備有美國人之良好品行，且最富於美國西部人士之美德也。

茲特節譯荷佛於一九二〇年任美國鑛學院院長職時所發表之演說辭，於此可見其人生觀之概略也。其言曰：『無論何人在任何環境中，皆應於社會上求得其適當之地位，此實不容爲他人所阻撓者也。換言之，彼固賦有權利，運用其能力與個性以求其存身之處。階級思想卽係此種觀念之相反面。人之才智初非平等，然社會之基礎卽建築於無數個人爲公共利益而繼續不斷的活動之上。卽在此種集合無數個人的能力與個性而成之基礎之上，人類得以向前公同活動，此則決非階級鬬爭或人類互相傾軋之謂也。社會之原動力爲富於創造的個性。社會之刺激爲競爭。社會之保障爲教育。社會之指導爲言論自由，與爲謀公共福利而組織之團體。社會之合法的表示爲多數人之常識，與公同志願。民主國之要素乃爲由個人進步所產生之社會進步。任何人對於公同利益不願效力服務皆爲此種原則所不容許者。』

荷佛雖係一鑛學家，然初未著述關於工程專門學術之書籍。曾與其夫人同譯十六世紀時代討論鑛學之拉丁論文一篇，且於中國數學曾爲相當研究。渠所注意而又感覺興趣者，厥爲實際與具體之事物。渠所

對人發表之忠告與評論均含有切於實用之性質。對於國際間外交界所慣用之空洞的名辭及虛僞的客套，則避之若浼，唯恐不及。對於政府則根據其美國西部人士所特具之多才的與高尚的個性而加以觀察，自信甚堅，黜闢尤力。渠於國家則以爲國家應提倡科學，造成多種機會，俾民衆人人得自圖進取。故荷佛所籌慮者，乃爲如何使個人的或團體的創造能力得以表現。國家之責任卽爲阻止多數人爲少數人所壓迫，但仍以不參預其事，有所左右袒，爲計之最得者。此種思想不得謂之新奇。唯荷佛辦事之方法實多於其思想，且能爲種種計劃使其僅有之思想得以多方完美實現，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以工程學術之定律施之於人類政治活動，荷佛實可謂爲第一人。蓋彼具有綜合各種現象之想像能力，要點如經發現，立卽可以建造並運用其必要的機械以達其目的。

吾人苟欲描寫一政治家之人格，往往容易失於空泛，且渲染烘托之熱烈名辭固不適用於描寫荷佛。彼非政客也，自入政界以後嘗自恨缺乏政治經驗與手腕。如渠果具有此類經驗與手腕，則亦不成其爲荷佛矣。實則荷佛乃一大工程師，渠爲慣於擔負重任，且長於服務社會之多才多藝的工匠，猶之外科醫生之爲解剖工作，初未雜有個人成見於其中也。所不同者，荷佛尙具有一種爲世人謀福利之勇力耳。在荷佛以前，美國初不缺少偉大工程師，能言善辯，長於感人之演說者，且其此種才智或較荷佛爲強，然無數政治事業往往以多言而中止失敗者，蓋爲政貴在能行，不在多言也。

吾人自荷佛生平習性觀之，可斷言其不自囿於修改法規等細節，而最注意於實際的效果。彼固不尙空言，妄以偉大事業之幻像炫惑世人，唯愼密工作以求實現其更爲偉大之事業。要言之，此公實不長於口才，而爲一過於簡單過於直率之事業家也。渠所最感痛苦者卽爲間接方法，與政治方面世人所慣用之虛僞契約。荷佛處處能表顯其爲一建設者，實可稱之爲人類謀幸福之偉大建築家，且具有才能與品德以擔負此種重任，此其所以能使人感動，爲彼竭忠效用也。彼曾拯救數千萬生命使脫於饑荒頻死之境，登於袵席之上。凡彼所努力之事業無不大奏奇功，增高其價值與意義。今則年力富强，當選爲美國總統矣。吾人但拭目以觀其爲美國，爲人類，謀福利之未來事業可也。須知荷佛不僅爲一美國之愛國者，其已往事業固早已證實其爲人道主義者矣。被壓迫各小民族今方力求自決，而列強則帝國主義之夢正酣，或謀擴張勢力，或圖報復仇怨，互相傾軋，衝突益甚。吾固知世界第二大戰方在醞釀中，如無解救之方，則空前未有之大恐慌，大破壞，或將不幸而實現。於堅守門羅主義之羅斯福與徒尙空想倡言和平之威爾遜之後，爲人類謀幸福之偉大建築家，荷佛，適於此時出任艱鉅，吾知其必有以自處也。吾固非崇拜英雄者，然於此公，則不能不表示相當敬意與希望，自當敬謹秉筆以待，爲荷佛作後傳也。

十八年，一月，十八日，脫稿南京。

革命時期的勞動與生產

P. A. Sorokin

此篇步多金(Pitirim A. Sorokin)所著革命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的一章。步多金是革命前俄國著名的社會學者,著書甚爲豐富。十月革命後避難於捷克斯洛伐克。此書乃就歷史上各種革命事實作客觀的比較和分析。我已把原書譯出一部分,登新生命月刊。現再把此章介紹於本誌讀者。 愈之

在人類各種反應中,更有一種勞動的反應(reactions of labour)。人爲了維持生活的必要,必須完成某種的動作,這就是勞動的反應。當完成此種動作時,如動作是無傷害的,既不單調,又不使人疲乏,恰如美國人所謂「創作的勞動」那樣,那便不會引起消極的反應。在那時人就不想規避作工。他在工廠裏做了八小時,十小時乃至十六小時,他都願意。反之,一種勞動,要是足以使人感到疲乏,單調,乾枯無味,或足以傷害身體的,那就成爲一種非志願的苦力勞動了。人爲謀生活起見,雖非出於志願,却不得不去幹這些苦力工作。人幹苦力勞動,全出於此種生活所需要的刺戟。假如此種刺戟(飢餓,寒冷,強迫,倫理,正義等)消滅或減弱了,那時人就竭力想從此種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

在平常生活中,社會是用了種種方法教人去幹這種苦力勞動;懲罰,獎勵,報酬,以及道德的,法律的,宗教的以及其他的刺激,把人鞭策着,逐漸造成了種種的交替的習慣叫人甘心「用了汗血換麵包喫」使人的消極的勞動反應卽游惰的反應(reactions of laziness)受了約束而不至放縱。

但在革命時期,人類的行爲就大起變化,因此勞動反應也起了變化了。

在革命的第一時期中,就把約束着游惰反應的種種習慣打破了。這有多種的原因:第一,在革命戰鬬中人把大部的精神耗廢在公共的鬬爭裏,使他喪失從事和平的工作的習慣;第二,在革命中一般都受一種宣傳,以爲只要革命成功個個都得溫飽,大家不愁沒飯喫了,

因此人人都只想到今天，不再計較明天；第三，因受革命的宣傳，人人都想「發橫財」，都想刼取現成貯藏着的財富，於是更不想去幹苦力工作了。在革命中，凡是約束着游惰反應的各種習慣，都被加上一個「資產階級的成見」的雅號，全在打倒之列。人類規避苦力勞動的自然的傾向，便毫無顧忌地發揮出來。所以在革命的第一時期中，人往往習於游惰，人人想依賴他人而生活，寄生生活非常發展。此種行爲變化的社會的結果，則爲：在革命社會中勞動能力的減低，社會的貯積的耗廢淨盡，經濟生活的崩壞，貧窮及飢荒。

當此種游惰的情形走到極端時，革命的第二時期到臨了。消失未久的勞力反應從新回復過來，游惰的反應又要從新加上約束了。

飢餓，寒冷，需要，是驅使着原始人類去勞動的，現在因革命的結局，又造成同樣的情形了。（註一）本有的約束着游惰反應的交替反應縱然消滅了，但一種更兇暴的刺戟起來，這種刺戟便是對於革命社會的哀的美敦書，就是說：『勞動罷，不勞動則凍餒死亡。』

於是革命社會，要不是完全接受這個哀的美敦書那便只有出於滅亡的一途。這種飢寒的力量，或直接的或間接的利用了社會的權力，天天教訓着游惰的人們，去從新習得勞動的習慣、這飢寒就是第二暴君。那些剛從奴隸解放出來的自由人，就又做了，而且做了更勞苦的奴隸了。在飢寒的暴君之下，人不但做八小時工作而且甘心做十六小時工作了；不但耗盡他所有的體力，而且超過他的體力的工作，也不得不勉強去做了。饑荒死亡的鞭笞，原是鐵面無情的；革命社會也就不能不屈伏在無情的鞭笞之下了。

結果，凡是革命，最初嚷着『八小時工作』『六小時工作』的口號的，到臨了是適得其反：工作時間是不減少而反增加，所幹工作也更艱難困苦的多，這就是屢見不鮮的「歷史的滑稽劇」了。

現在讓我們拿歷史的事實來證明罷。

在一九一七——二四年的俄國革命中，當革命初起，勞動反射便逐漸消滅。勞動時間都減爲八小時。便是製造戰時緊急用品的工廠，也要求減爲八小時。可是在實際上，所謂八小時工作並不能實行。在工作時間內，工人紛紛去開會，講演，辯論。罷工的風潮層見迭出。一般工人的意見，都以爲：『我們現在得到自由了；我們既已得到了自由，那些工作讓資本家去幹罷！』勞動的紀律，勤勞，謹慎，這些全消滅了，沒人願意服從。工廠的技術主任，想把廠務整頓一下，把一個懶惰的工人，詰責幾句，或把一個壞的工人開除了，就要被稱作「反革命。」『工人全到廠裏去罷』這樣的呼號，是沒人去理會了。『爲了戰爭與革命，正應大家努力增加生產才好，』這樣的理論是要被羣衆及社會黨一致反對的。

這就是勞動反射消滅，俄國經濟生活崩壞的最初的情形。這種情形逐漸蔓延到了各階級的人民，最後傳染到了農民中間。地主和莊主因被農民分佔，不得不把他們的田地拋撇了；工廠主，工廠經理以及工程師，因受工人的

反對及恫嚇，不准整頓廠務，不能不拋棄工廠而去了；農民因為他們所耕的土地是否屬於他們，還成為疑問，所以誰也不願去耕作，後來又因共產政府把農民的生產品全徵發了去，於是農民更絕對拒絕耕作了。到了十月革命，這種游惰的情形，更達到了頂點。當時的政府獎勵游惰，使工作時間減到六小時。同時對於資產階級，則強迫體力勞動。可是這樣並不能得到好結果，只是資產階級的死亡率天天增加而已。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仍是同樣的情形。勞動反射不但在量的方面減少，質的方面也減弱了；工業的出品都粗率窳敗的不堪。從前一個工人在一天內可完成的工作，現在要兩個工人在三天內方能完成了。當時要求「為革命而勞動，」「為公共福利而勞動」「為工農自己的政府而勞動，」只是都不生一點効力，羣衆依舊一天天地游惰下去。

以下的表可以看出許多事實。

在國有企業中，休假及不作工的日子如下：

一九二〇年一月至四月	百分之四〇・八
五月至八月	百分之三三・二
九月至十二月	百分之二三・五
一九二二年一月至四月	百分之二五・三
五月至八月	百分之四五・九

火柴工業，每一工人每年生產額如下：

一九一三年	火柴一八七盒	一〇〇%
一九一四年	火柴二〇七盒	一一一%
一九一五年	火柴一五三盒	八二%
一九一七年	火柴一五二盒	八一%
一九一八年	火柴一一三盒	六〇%
一九一九年	火柴八五盒	四五%
一九二〇年	火柴六五箱	三五%
一九二一年	火柴七五箱	四〇%

煤礦工人每人每年生產額，如以一九一六年為百分之百，逐年低減的情形如下：

	泥煤	煤
一九一七年	七二・九%	六五・七%
一九一八年	七五・六%	四五・七%
一九一九年	五二・三%	三四・三%

又據史路米林（Strumilin）的統計，俄國工廠勞動者的生產力總計，如以一九一三年為百分之一百，歷年比較如下：

一九一四年	一〇一・五%
一九一五年	一二五・八%
一九一六年	一二七・五%
一九一七年	八五・五%
一九一八年	四四・〇%
一九一九年	二〇・二%
一九二〇年	二四・三%
一九二一年	二九・六%（註二）

又據甲克丁（Kaktyn）的研究，每一工人生產額的增減如下：

每年每一工人之生產價值（以鎊為單位）

工業種類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煤工業	九一六五	二三四八	二八九三	四二一二
石油工業	一五四六〇	——	一四五一〇	一三一五〇

冶金工業(以金盧布計算)	一九八八	三四二	四一五	六三六
棉織業	四三	五	——	二三・六
麻布工業	四八	一六	三〇	三二(註三)

總之一九一八——二〇一年的生產能率,和革命以前的時期比較,只不過百分之三十而已。(註四)

當第一屆蘇維埃經濟會議時,共產黨要人陳述勞動反應崩壞的情形,最爲確切:當時有一人說:『我聽得人們說到資產階級的怠工那些話時,我不免暗笑。因爲我們親見着全國無產階級的怠工了。』另一人則稱此種狀態爲『非意識的怠工的瘟疫』(註五)有好多工人只在工廠裏登記了姓名,有時到廠裏去走一次,却很少去做工。(註六)

結果則從前所有的貯積,都喫光用空了;飢寒貧乏相迫而來。於是俄國人在飢餓與勞動中必須揀一條路走。這種飢寒的刺戟便逐漸使勞動反射恢復過來。

從一九二〇年起,游惰的約束便開始。最初還不易覺察。當時政府施行數百種的勞動徵發制;運輸徵發,河道徵發,伐木徵發,燃料徵發,冰雪清除的徵發,街道掃除的徵發。整千整萬的勞動者,全被政府徵發了,去担任公共的勞動。(註七)

另外又有所謂「星期六勞動制,」在星期六日工人一律須爲公衆勞動。因有這種種的假託,所謂六小時制,八小時制,實際上已變成十小時制,十四小時制了。政府從前獎勵人民游惰的,現在却不得不強迫着人民工作。而且用極專制的方法強迫人民工作。假如人民要規避勞動徵發,便科以極嚴厲的懲罰。凡是一切最殘暴專制的刺戟都採用了。(註八)

同時自然的刺戟,如飢寒等,更一步逼緊一步地,刺戟着人民去工作,不管體力能勝任與否,都要去工作。爲了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不得不去做十六小時十八小時的工作。過去的事都忘懷了。在不久以前,他們對於九小時的工作要提出抗議,現在加倍了時間,也情願服從。從這裏所得到仍是那永久不變的經驗:『只有用了你的汗血,你方能換得了麵包。』

因此革命以後俄國經濟生活崩壞的情形,到一九二一年以後,就改善了許多,從此便不像以前的一天天地壞下去了。

當前這情形的改善,也不是好好地得來的。在革命中人民已習慣於寄生生活了。雖在一九二一——二四年間,人民的勞動反射也不曾完全恢復,許多人仍以詐欺,投機,刼奪爲生。全城的人民幾乎都變成了不勞而獲的。可是在這中間,勞動反射却漸漸復活。幸虧了蘇維埃政府的政策轉變,共產主義的嚴密的紀律,才把風勢轉了過來。但結果却只是遶了一個大圈子,現在是仍回到了最初出發點。在第一時期勞動反射完全消滅了,到了第二時期,乃開始復活,這時俄國人民乃從新記起那永久的信條:『不勞動者不得食。』

在別種革命中,都經過同樣的情形。在伊普惠爾(Iporwer)裏紀載着埃及革命的情

形，說：『尼羅河水漲了，可是沒有人去耕田地。』『沒有一隻船去到北方，到比勃羅（Biblo）去取那 Cedar 樹（柏樹的一種）和珍貴的藥膏，這些東西也是『沒有了。在從前永不見天日的納特蓋斯人（Nedgeres）城市無產者，）從日出到日入一天到晚在田裏灌水的工人，現在一無忌憚的亂跑亂走，終日只是閑蕩着。一切工作全停頓了。結果，我們便見到了饑荒。因爲飢餓與恐怖，全國到處只聽到哀號與哭泣的聲音。人們沒有衣服，穀麥和油。從前的日子，要種下多少的穀子，如今是只播種一點點了。但是便這一點穀子，種在田裏以後，因爲沒有人工去料理，也都萎死了……人們都把豬爪爬出來的野豆，蜀黍，野草拾起果腹。香料和油是沒有聽見說起的。田野荒蕪着沒人耕種。房屋沒人建造。什麼東西全沒有新造，只拿破舊的東西，來從新分配一下就是了。』

這伊普惠爾裏又說起下層階級的寄生生活的情形。從前的富人及貴族全變了奴隸，被強迫着去做工。（註九）

希臘從紀元前七世紀到二世紀的革命中，也屢次重演着上述的情形。（註十）又在羅馬革命時期，從葛拉哥到共和國顛覆時止，在這長時期中，上述的情形也不知重覆了多少次。當時羅馬平民（Plebs）都懶惰游蕩，只要求政府給與麵包娛樂，而不去幹一點工作。

在凱撒的時代，受國家恩給而生活的人，連家屬在內，數達六十萬。從葛拉哥的時代起，許多人都只知強佔刼奪，求得儻來之物；貪婪鄙劣，游惰，——勞動反射已開始消失了。國家經濟生活，也從這時候起漸漸崩壞了。革命『造成了可怖的金融危機……普遍的貧困與人口減少。在批特那（Pydna）戰役後到葛拉哥止，在這中間建造的房屋很多，可是在紀元前一二二年以後，就少見新建的房屋了。』（註十一）

還沒到凱撒以後，尤其在奧古士德時代，勞動的反射從新復活了。（註十二）

在近代歷次重要的革命中，也都有同樣的情形。當英，法，德，農民革命，波希米亞革命（註十三）以及十七世紀的俄國大擾亂，都是如此。在後幾次革命中，歷史竟和印版一樣的重覆着。

在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也沒有什麼異樣啊！內戰的結果，使全國的物質利益全破產了。連年繼續不止的戰爭，破毀城市，耗盡財源，阻止工商。巴力門頒布的財政法案，往往使財政愈陷於紊亂。因金融崩壞的緣故，人民都不願儲蓄。同時盜案，竊案及圖非分之財的天天增加。勞動反射天天減弱，『全國變成了一個窘鄉。』（註十四）到處都是貧困的現象。直到克林威爾末期，及王政復古時代開始，勞動反射方被法律（一六六二年的法案）強制着回復了。（註十五）

至在法國大革命中，這種情形更走到了極端，那是不待多說了。萊伐叟（Levasseur）總述當時的情形說：『革命總是妨礙勞動的；革命把資本毀壞了；消費紊亂了；生產麻痹了。在一七八九年，此種情形更爲顯而易見。』

當革命初起時，全國工作的數量便日見減

少;待革命擴展以後,生產甚至完全消滅了。強佔與搶刼的事情,到處流行着。因戰爭,經濟崩壞,失業衆多的緣故,此種情形,愈演愈甚。萊伐叟說:『勞動者不再製造什麼有用的東西了。從他們的勞動所得的生產品貢獻給國家的,眞是微乎其微。到處只是虛僞欺詐而已。』結果是造成了饑荒,疾病,貧困與寄生生活的增長。這種種又刺戟着人民使重新回到工作去。政府首先頒布法律,如削貝里爾(Chapelier)禁止罷工的法律,規定工作的法律,廢止勞動自由的法律,強制勞動的法律;對於拒絕替雇主作工的工人,甚至加以逮捕或處死刑。總之政府對於游惰的人民,不恤用了嚴峻的政策去加以制裁。其次則因饑荒約緣故,人民不得不勉強去充苦役。從一七九一年起,隨後在執政時代以及拿破崙時代,都是如此。直到最後,勞動的反射,方纔重又減弱了。(註十六)

在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以及一八三一——三四年的叛亂中,都重複着演了兩回同樣的把戲。『革命使工業破產。一切工作全停頓起來。勞動者失掉了他們的職業。國家所設立的企業,生產能率減低到最低度。』同時還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及增加工資。可是後來因了饑荒及用武力壓平亂事後,勞動反射方纔從又復活了。(註十七)

在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時,此種傾向更爲顯明。革命一起來時,工人們的勞動反射便消失了。工人都『不願做八九小時以上的工作。』當時雖把十二小時工作制,改爲十小時制,但工人仍不能滿足。後來國立工廠一經開設,工人更不願意到私立的工廠裏做工去。因爲在國立工廠中,每天拿一法郎半的工資,可是整天不要做什麼工。『工人們游蕩着不作一事,却依舊領着工資。他們的樣子像工人,可是實際上只是冒領政府的工錢,因此當時就有許多人嘲笑着政府。』因爲可以拿錢不做工,所以『國立工廠裏的工人擁擠的不堪;在五月末日,國立工廠內就有工人十一萬五千人,此外五千個請求進國立工廠作工的還不算在內。』在別的城市也有同樣的情形。露俄(Victor Hugo)當時說:『在從前我們見了那些富貴人家的游民,覺得討厭;但是現在我們却見了許多貧苦的游民。在從前君主時代有許多人坐食不作事,現在到了共和時代,我們還再要造成這些游惰之民作什麼呢?』(註十八)

以後的情形却又和先前一樣危機一天天地增加,金融恐慌,饑荒,國立工廠閉遏叛變,於是在饑餓,懲罰,以及喀惠涅(Cavaignac)拿破侖的嚴峻的法律(如十二小時工作法等)下,勞動反射便從新復活了。(註十九)

一八四八年的德奧革命也給與我們以同一的光景。同樣我們聽得縮短工時的要求;同樣人民賴政府而生活;同樣,人們只是游蕩着,整天忙着開會閑談,縱飲而不做工。其結果也和法國的國立工廠過同一的命運。在維也納在國家設立的工廠內,工人都游惰而不作事。因此大多數的工人都從私人工廠中退出,希望進國立工廠作工,其總數達五萬人。政府用種種方法想勸誘工人工作,乃至用了『自由』

「革命」「公共福利」的名義，仍是無効。最後仍是用了貧窮——那一服強烈的藥劑——才把人民由游惰病醫治好了。(註二十)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革命中，因了封鎖，內戰等，引起同一的現象，可是不久就被遏止了。巴黎公社勝利後，工人的勞動反射馬上消滅。開頭公社就頒布了一大批的法律，使勞動的効率減低，如禁止夜工，給失業者以扶助金，廢止工廠罰金及扣除工錢，廢除利息，展緩債務償還期，工業的國有化等。結果：『一切的企業全停頓了；貧窮成為普遍的現象。在城鎮裏，已不見有什麼工業的蹤影了。大多數的商店全關了門；不關門的也沒有買主上門了。』以後就來了饑荒，疾病，以及同類的事情。(註二十二)

從公社顛覆的時候起，巴黎人民方才回復了勞動反射了。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證明凡是一切革命，都不免引起勞動反射的變化。只是變化的程度，因了革命的深淺與革命時期的長短，稍有不同而已。

凡是革命總是讚揚着生產與勞動的，可是結果反使勞動者失去了工作的習慣。革命往往咀咒游惰的階級，但結果則使游惰階級的數目增加了。革命以打倒寄生階級及不勞而獲者為目的，但結果却使大多數都變作寄生階級了。

革命會把社會中一部分游惰的特殊階級鏟除了，使他們不得不去作工，這誠然是事實。可是所得眞不償所失啊！鏟除了一個游民，却添出了數百游民。寄生階級，不勞而獲者，打倒了一個，却添上了幾打！

原來人類便是這樣地一而再，再而三受過了教訓的。這教訓對於上層的游惰階級，彷彿說：『你們的寄生生活，會引起了革命的狂潮，結果是要把你和你的子孫全都消滅了。』對於此外被壓迫的勞苦羣衆呢，這教訓又彷彿說：『要用了渴血的革命手段，解除你們的勞工的鎖鍊，那是休想了。這一條路是永遠走不通。要是你們要走這條路，無情的報應，仍要到了你們身上。在過去是如此，在現在是如此，在將來也是如此。』

(註一)野蠻人的勤惰，依生活的困難或安逸而不同。參看 Westermarc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Vol. I, 267-9. Bucher Industrial Evolution (俄譯本) Vol I, 16, 18, 24 及其他作者所著 "Hunger as a factor," 對於本問題，更作詳細的研究，惜此書已被鮑爾希維克政府毀滅了。

(註二) Prokopovitch op cit, 1923, 23-7.

(註三) The Economic Building Up, No. 2, 1928, 35.

(註四) Prokopovitch: 27.

(註五) Professional Journal, 1918, Nos. 7-8, p. 7.

(註六) Prokopovitch: 上引之著作。

(註七) Prokopovitch: 上引著作四八頁。

(註八) 當第三屆職業協會大會時，脫洛斯基主張強制勞動的理論如下：『我們現在非個個人強制勞動不可了。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強制勞動就是使每

個分勁者都有一個經政府規定的職務……這便是勞動徵發制。我們主張爲完成某種必要的經濟的工務起見，國家有權代表每個男女工人，代爲規定其應擔任的職務。反之，勞動者如不履行所規定的職務時，國家也有權加以懲罰。勞動的軍隊化是不能避免的了。」參看第三屆全俄職業協會大會報告。

(註九)見上引 Vikentiell, 284-303; Taraeff, 70-72

(註十)見上引 Pohlmann, Niese, Buzold, Beloch, 及 Aristophemes 喜劇。

(註十一) Mommsen· Vol. II, 40-44, 46, 191, 399 400, Vol. III, 416-7 及其他。

(註十二)見上引Ferrero, Duuy, Rostovtzev, Friedlaender, Salvioli· Capitalism in the Anciest World. Waltzing· Etude Historique sur 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nelles Chez les Romeims, in the Memoires Couronnées of the Belgian Royal Academy, Vols I and II. Vipper: Studiel of the Roman Empire, 1908.

(註十三)上引 Denis, 289.

(註十四) Guizzot· Vol. I, XIII 及其後。

(註十五) Kovalevsky: From Direct Goverment by people to a Representative Goverment, Vol. II, 178. Royers: 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 N. Y, 1884, 432-33 pp.

(註十六) Levasscur· Hist. des Classes Ouvrieres, 1789-1870, Vol. I, 57, 61-62 and Passim, book I E. Tarlé· The Peasants and the Warkones During the Epos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St. Peter sbury, 1922, Ch. 4.

(註十七) Levassem: Vol. V, 1-6.

(註十八) Gregoire· Vol. III, 16-17, 30-32, 109-10.

(註十九)同上 Vol. VII, 25-28, 35, Levasseur: op. cit., Vol. II, 383.

(註二十) Bloss: 201-2, 221 310 Hartmann: Volkserhsbuny der Jahre, 1848-49 in Dentschland, 1900.

(註二十一) Greyoire: Vol. IV, 307-8, 352-7,409-10 Lissagarés:25 9-61.

日本前任外相的對華問題概觀

幣原喜重郎

幣原前任日本外務大臣，在日本外交界中向有相當地位，其所發表之政論影響頗大。此篇爲彼最近所作，用以表示其對華問題之意見者。原文刊登本月份中央公論雜誌，國聞週報曾譯載該報第六卷第八期。此中頗多荒謬言論，吾人深引爲憾，惟轉錄於此，亦可窺知日本在野政黨對華問題態度之一斑。 記者

一 妨礙國際關係圓滿之原因

近來日本國民關於外交問題之知識並與味漸行進步，乃顯著之事實也。然同時外交問題本身亦益加複雜。關於中國之時局問題，亦

不單只該國內部一般之情勢，非放開眼光廣看世界全局相與關聯而後判斷不能得其正鵠。顧無論何國，多數民衆，其日常生活，親行接觸外國之事物機會甚少。就國際關係各方面十分研究，恆苦無其材料無其暇晷；加之世界各國通例，一般民衆，對於本國與外國間發生之爭議，總不免抱一種先天的偏見之傾向，以爲對手國之主張常若不正不當者。以冷靜之態度公表對雙方公平之意見者，動輒被人懷疑其愛國心；以悲憤慷慨之口調對外國爲反感之煽動者，却受聽衆之喝采。此項人心之傾向屢爲妨礙國際關係圓滿之一大原因也。因此之故，政府關於外交問題，在不反於國家利益之範圍內，不可不留意發表其事實之眞相，訴諸國民之理智的判斷。現在立於政府當局者關於外交問題，依國內政爭之目的，欲攻擊以前之政府當路者，不調查公的記錄而宣傳錯誤之事實，此在歐美諸國其例不多見也。此種以外交供政爭之具者，其惑國民而害國家不可謂不大也。

二　南京事件

例如前年南京事件，或謂其爲從來日本及他國對中國外交軟弱之產物。甚至謂當時日本政府於中國執一切無抵抗主義之結果。此類完全錯誤之臆說，今尙流布，而現當局者躬自公然宣傳此類臆說，尤不得不爲之吃驚。本來外交政策，應基於利害之冷靜的判斷而決定，一國之外交，如受支配於妄稱軟弱或強硬之空漠的感情論，則國家前途所由被誤者也。況其所謂從來之軟弱外交云云者，指如何之事實乎？代之者有如何之具體的好案乎？對此等疑問爲的確之解答者殆未之能聞。原來南京事件，乃從與日本及他國對華政策軟硬均無關係之事情而生者，然則其事情果如何？

前年之夏，國民革命軍着着遂行其北伐計畫，進出於漢口以來，其總司令蔣介石氏並其他國民黨領袖數名，漸至鮮明其排斥共產黨之旗幟，共產黨員於此，感覺到自己運命直接之危險，爲除此危險計，不可不於蔣介石等國際的國內的地位越加鞏固之先，速予推倒。而倒之之計，又以在國民革命軍得手之地方，勃發重大國際事件，使列國對中國軍隊總司令之蔣氏問罪爲最捷徑。事果至此，則無論蔣氏，隱忍以屈從列國之高壓，或悍然對列國爲反抗，皆不免於倒壞。共產黨員豫想此種結果，乃策畫南京事件，是以其本來性質非排外運動，亦本非排日運動，加日本人及其他外國人以危害者，乃共產黨員欲達他種目的之手段而非其目的，蓋其意別有在也。而事實上英美人中猶有數名之死傷者，日僑則幸無一死傷之人。中國軍隊指揮官一至該地，即訪問日本領事，爲部下暴行道歉，借給汽車，護送日僑於南京城外之下關，予以避難於停泊下關前面日本軍艦之便利。然此次之濟南事件則大異其趣：據內外新聞報道，濟南中國兵暴行之標的，主爲日本人，一般外國人則無一死傷；而中國方面亦決無對日人表好意爲圖其避難的便利之事實。何以南京事件與濟南事件之間，中國方面對日本人態度相差如此之大。乃一可

注意之現象也。

三　並無軟弱外交亦無無抵抗主義

南京事件依以上之事情而發生，故即令列國對華政策係屬軟弱，亦不能認爲本事件由是誘發，反因其政策之軟弱而愈使共產黨欲惹起重大國際事件之目的爲之齟齬。列國解決本案，如對蔣氏爲強力之壓迫則事態反將愈見重大而足使共產黨員排蔣計畫成功。又列國對華政策任何強硬，而本案發生亦無可以豫防之理由。本來共產黨員爲不現於國際關係的表面之鬼影；於列強之強硬政策，不感何等威脅，反可因其政策愈強愈爲打倒帝國主義之好口實，益成煽動人心之工具。

其次妄謂日本政府在中國取無抵抗主義，亦不知係何人揑造，奇怪至極。現如南京事件過後數日發生漢口事件；中國暴民團亂入日本租界；日本海軍陸戰隊固以機關槍驅逐之。南京事件當時，日本領事館內之日本海軍小部隊，所以不抵抗中國兵之暴行者，非由政府之命令，完全爲尊重該地日僑一同之意向所致也。即日僑鑑於當時實現，以爲兩國武力如果衝突，將蹈尼港（民國八年出兵西伯利亞時尼港日僑爲俄人屠殺）案之覆轍，居留民有全部被殺危險，因是苦求海軍將校之隱忍，由政府對在華日本文武官憲指示無抵抗主義者，無可如何之臆測而已，果有無抵抗主義，則當時政府何苦而於揚子江方面配置空前之大警備艦隊乎。

四　中國之不平等條約問題

通觀國際大勢，世界無論何方面領土隣接之兩國間，不幸以感情不融和者爲多，遠交近攻之策，非徒中國外交之特有性，然而接壤兩國相爭，結局終是兩敗俱傷，故爲兩方計，其永遠眞正之利益，乃在因相互之友好的協力而始可以保障，是不可不記憶之也。

日本國民見最近中國時局和平統一大著進步之狀，深爲欣悅，對於中國國民欲脫不平等條約羈絆之希望，亦始終執有理解之態度。此不外全由日本國民之自覺置重於中日兩國友好的協力；唯爲達到不平等條約撤廢之目的計，今日中國所欲採用之方法順序，與日本當曾以同一問題之經過，爲途大異，是不可不注意者也。日本曩曾備嘗不平等條約之辛酸，當求撤廢之際，與其責之列國，甯先責備自己。當時帝國主義之空氣，世界到處，皆極濃厚，然並不高呼打倒帝國主義而先悄然以舉國之力革新庶政；革新之業，一度告成，列國遂認明其努力之結果而欣然同意於對等條約之締結。中國國民所爲撤廢不平等條約之希望，已受列國一致之同情，比諸日本苦於同一問題之當時，已遙有國際間形勢便利之優惠，乃中國要路之人，多急於責備列國而自責則甚寬，盛言中國之不進步，悉因有不平等條約之鐵鎖存在，故不待國內施政之改善就緒，即迫求現行條約之改廢。夫不平等條約之存在，在中國爲重大之苦痛，吾人誠所理解；然不信其爲阻礙中國國運進步之百弊之原。日本在外

國人享有治外法權時代，初未嘗咀咒列國之帝國主義，而國運非亦駸駸前進乎？卽在受片務的關稅協定束縛之時代，初未嘗行違反條約之課稅，而財政基礎非亦漸次鞏固乎？吾人決不以完全踏襲日本先例期待於中國。惟因切望中國速於列國間占正當之地位，此際不能不符望中國官民之自重也。

最近國民政府關於中日通商條約問題，實有不禁表示遺憾之點。觀國民政府本案關係之件，將現行中日通商條約認爲已以滿期失效，以此種法理上之主張爲前提而提議新條約締結之交涉。惟此等法理上之主張，無論作條約之解釋論或國際法之理論，皆至不能認爲合於條理。故大正二年十月日本政府送致北京外交部文中已經指明。是以國民政府如果固執主張現行條約失効論爲要求締結新條約之前提，則當然豫期爲與日本正面衝突之不可避也。反之若國民政府無此項法律上之主張，全訴諸中日兩國民間之情誼而提議爲現行條約之改訂談判，則日本國論當以滿腔好意迎之也。

五　關於東三省問題

吾人以中日兩國間友好的協力關係之增進，爲日本對華外交之根本義，既如上述。然而日本正當且重大之權利利益若威脅侵害則亦不可以忍。對中國內政不干涉及擁護權利利益之兩方針，非有相反之性質而爲兩兩並行之物，且又不可不以二者並行爲日本外交之主眼也。尤以東三省方面之日本權利利益，基於歷史上之深因緣，又係於條約保障之下，依日本國民多大之犧牲與努力而築成，與日本國家的生存有密接之關係。此種權利利益，任令東三省政治組織有何變更，固自有其嚴然不可侵犯之基礎。

此次政府爲擁護東三省之日本權利利益，據傳曾忠告張學良而令與國民政府之妥協延期三個月。惟何所爲而擁護日本權益與夫事實上日本權益是否因此而得更確實之保障，則直無形跡可見。關於南北妥協延期之忠告，就當時報載政府之辨明觀之，一若謂係受國民政府片面意思主張破棄條約之行動所刺戟。然而國民政府主張中日通商條約失效之公文，交付南京日本領事係在七月十九日午後。日本對張學良忠告則在前一日之十八日。由此可見右之辯明不可謂非反於事實也。此次貴族院指摘其事實而質疑，政府對之答辯，謂本案忠告當時，雖尚未由國民政府交到主張中日商約失效之公文，然已豫想此項公文之將來云云。視當初報載之辯明，已有變更。果如所言，基於對國民政府行動之一片豫想而予張學良以此件忠告，則爾來其豫想的中國民政府確已送來主張現行中日商約失效之公文，同時南北妥協更着着進展，至於今日，政府應當加一層澈底的反對妥協，方爲合理。乃政府淡焉漠焉傍觀情勢，實前後矛盾之態度也。據政府說明，國民政府關於條約失效雖未公然撤回，然似已漸次改變要之無論如何，忠告張學良一案本非爲使國民政府撤回關於條約問題之主張，而完全係出於擁護東三

省日本權益之目的。除此之外，無可解釋。故政府果欲辯明此項忠告之措置，則第一須證明去年七月左右國民政府已有方針，以一方斷然的意思，破棄東三省日本之權益。第二則須證明邇來國民政府已明改此項方針。若不能證明以上二點，則政府之措置，不得不評為輕率而不澈底者也。

政府又於二月二十二日在貴衆兩院公然聲明謂：『為切望其為內外人安住之地起見，對於破壞此地之靜謐或侵害日本重大權益之事態發生。有予以排除之覺悟。』果爾則政府在中國領土內，為使中國人民或諸外國人安住起見，苟有破壞該地靜謐之事態發生，假令未達日本權益受威脅之程度，亦有依日本之力排除此項事態之覺悟乎？若有其覺悟則以如何之名義得為如何之措置乎？政府對於此等質問毫無的確之答辯，結局僅止『滿洲靜謐，其本體卽為日本之權益』一語。夫滿洲之靜謐，其本身不必定於日本權益有影響，固不可以概論，且廣漠的滿洲之一地方，每有靜謐被亂之事態發生，便須日本自為排除，是乃不可得而實行者。此等要點，議會質疑之中已經詳細指摘，政府則概無回答。大言壯語，謂滿洲靜謐，其本體卽係日本權益，而乃無實行以伴之，其如日本國家之威信何！徒招輕視他國領土主權之誤解，更以累及日本對外關係之大局，此等言動，為政者所應深戒者也。

六　內爭不干涉方針

關於不干涉中國內爭之方針，或以為本係掩飾政府當局無為無策之一口實，或以為此等方針，非所以完成日本權益之擁護。以是誤解內爭不干涉之方針與權益擁護之方針為有反撥之性質。而迷想之結果，以為欲貫澈兩方針之一，則不可不於相當程度，放棄其一。然此兩方針之可以並行，實如前述也。

若再將內爭不干涉之方針，與日本權益擁護之方針，截然分開觀之，其自體果為無為無策之表現乎？所謂內爭不干涉者，意為一切態度行動須避免對於中國各派，與以何等偏頗的援助，或排斥他一黨派是也。如此對中國國民各方面而表現無偏頗無表裏之公明正大精神的方針，何為而目為無為無策乎？且自吾人曩於聲明此方針之同時，排幾多之難關，誠實嚴格冀圖言行一致以來，中日關係，非因此而大見更新乎？內爭不干涉之方針，乃組立兩國民親善關係之一重要礎石也。徵之其目的與結果，決非消極的退嬰的政策，以此評為偸一日之安，姑息之計者，全然於事態無理解之論斷也。支持中國之一黨一派，隱身於黨派之後，以冀擁護我之權益，執此策者乃眞偸安姑息，不可謂非見識太低且危險千萬之方針也。日本權益決非從中國一黨派受恩惠的附與，亦非依賴其一片之好意而其求保護之物，無論何人掌握中國政權，在日本有何必要而以偏頗的精神援助之或排斥之乎？

七　對於經濟國際關係之外交任務

凡外交不止於僅僅處理國家與國家間之

政治的關係，圖其經濟的關係之發達，亦爲同爲重要任務之一。尤以日本現狀，不可不於國際關係之經濟的方面，最爲置重。由振興國外貿易與日本人海外投資企業，以期國際貸借關係之改善，乃刻下之急務；日本外交著眼之處，主要點亦宜在此。加藤內閣成立忽忽即顧及日俄國交之回復，而締結北京條約。大正十五年在東京開官民合同會議，協商振興南洋貿易。當中國關稅特別會議，日本委員常立於主動的地位，盡力斡旋，定差等稅率及互惠協定稅率問題之基礎，皆不外期於保護增進日本對外經濟關係之趣旨也。

乃近來際茲中國時局之推移，政府專從政治的軍事的見地汲汲於籌畫應付，而於經濟方面欠缺注意。此不能不感覺不安者也。例如前年去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途次，將近濟南，政府不試爲何等施設與努力、對善後策又無定案，突然決定出兵，執所謂「居留民現地保護」之方針，然其事實結果則何如者？因此而國庫加巨額之負擔，將卒生數百名之死傷者，而日本居留民爲中國兵掠奪財貨者不下百數十件，甚至有呈虐殺凌辱之慘狀者，此尚可認爲完成居留民現地保護之目的者乎？自來中國官憲未盡保護外國人之根本的國際義務，實例隨處續出，本案出兵之措置，作爲國際問題而由中國抗議，誠無正當之理由；惟政府是否已完成保護居留民之目的，則作爲國內問題，由國民檢討之，質問之，不爲非有十分理由也。

政府辯護本案出兵之措置，謂若無軍隊之保護，則日本人當見更悲慘之被害。然則政府除因出兵或爲出兵而供莫大的犧牲之外，豈別無其他更有効力的保護居留民之方法乎？於此有二法可爲想像：第一法政府決定最後的手段的出兵辦法之先，豫與國民政府北伐軍協議，得適當之了解，於當時對抗北伐軍之張宗昌軍一旦撤退濟南之際，使北伐軍避開多數日本人居留之濟南商埠地，並該地附近若干距離以內，勿復進入，使事實上其部下兵員無加暴行於日僑之機會。第二方法則政府於北伐軍未入濟南之先，將該地僑民一時的避難於青島及其附近之安全地點。此第二方法。豫爲中國方面所提議，日本同意則中國方面所有鐵道輸送之便宜固已，必要的經費亦願任負擔。此次政府對貴族院所爲以上二法之質問，關於第一法無一言之答辯，關於第二法則反覆重述，謂居留民一度撤退，則多年苦心努力培養而成之經濟的地盤因是破壞。且一經撤退，復回原地，即已不易云云。實則（一）日本人之經濟的地盤果因僅少時期避難於安全地點致有破壞之虞乎？（二）若確有其虞，則此種薄弱之地盤，果認爲有犧牲巨額國費多數人命而維持之之必要乎？（三）所謂濟南之居民，一旦退往青島，即不易復還原地者，果何故乎？（四）政府一若以爲濟南地方之日本經濟的地盤已被確實保存，奈何該地與華人交易之日本人經濟的活動，雖日本出兵而俄然頓挫，通過日本警備區域之中日貿易，迄今尚呈非常萎靡之狀，又果何如乎？關於此等要點，政府未嘗一爲答辯，祇稱「僅有意見之差」而已。政府作大局論，謂因出兵而

示國威於中國國民，似以此爲無形之一大效果，日本國威果發揚乎？抑失墜乎？以下更請徵諸濟南案之解決條件而批評之。

八　中日國交之大勢

今中日關係之大勢果何如乎？現有陰鬱不快之空氣，重壓於兩國之國交，相互之國民的感情，一般慌張不絕，一方有扼腕而嘆強硬政策或積極政策者，他一方則狂奔排日而稱之爲愛國運動。重要交涉，放任之久而不決，使其停滯堆積於當局者之案上。英國新聞紙中至有發表意見謂此際宜由與中日均有親交之第三國出而講求調停兩國之法者。此事實行之可能性如何暫且不論；如此意見，所以令其唱導於外國方面者，今日之事態從日本國際的地位與責任觀之，至少非不感其有失體面乎？至入本年，議會政戰漸迫，同時乃漸頻傳中日關係轉好之報道，其期待之能以實現，誠堪爲兩國慶事；然形勢不特猶不許如此樂觀，最近且又見逆轉之狀。惟關於關稅問題至一月末，始見協定之成立。此仍不外遵據上年關稅特別會議時日本委員幹旋於中外間定其基礎之原案也。其中稅率表完全照當時原案。至關稅增收之用途問題，聞日本政府較原案大爲讓步，且外國中同樣之關稅協定，既已有十數國訂定，今茲乃見中日間茲約之成立，不免有壓於大勢，迫不得已追蹤列國之觀。此誠遺憾千萬者也。

要之兩國關係，迄今以前，久在紛糾重壘之中，兩方有形無形損失，決不爲輕。至如何而致於此，則一概歸諸日本政府責任，自非公平之觀察。從局外者眼光觀之，兩國政府當局者當處理相互之外交問題，不無過於受對內關係之繫累，此不能無憂也。本來無論何國，全然將內政上之見地度外視之而決定外交政策，在事實上爲至難。惟內政上之見地制勝一切，至於左右外交之全部，則爲世界平和計，可怕之禍根，實伏於此。以目下情勢前進，中日兩國皆不免拘泥於區區一部之利益，徒事鷸蚌之爭，或已忘却雙方之永遠且眞正的利益之所在，此實不可謂非兩國之最大不幸也。將局面從廣處看，抑從狹處看，乃百般政策歧異之所在，政策歧而國運之將來決於是焉。對於此可以寒心之趨向，不得不切望兩國政府當局之猛省。

中國的黃金

E. Kann

本篇爲金融專家耿愛德（Edward Kann）在亞洲皇家學會的演說詞。耿氏在中國經營銀行業務甚久，極富於國際金融的實際知識，曾撰有中國通貨論（The Currencies of China）一書，頗稱傑構。此篇則僅就中國之黃金言之。演詞原文見字林西報，近由王顯廷君譯爲漢文，刊登新近出版之新紀元週報創刊號。茲特轉載於此，以當介紹。　記者

緒言

無論就相對的說來，或者絕對的說來，在中

國這樣廣大無際的領域之中，黃金的產額，眞少得無以復加的了。中國也許有很多的金鑛，可是實際上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金鑛還幾乎完全沒有開發出來。關於這點，很有長篇的理由可說，而下文就是這種理由中的幾端：(1)交通不便；(2)時局不安，沒有抵抗盜刧的適當方法；(3)缺乏採鑛律；(4)一般人士不諳近代開鑛的技術；(5)迷信的心理，往往對於開鑛一事，抱着嫌惡的見解。

黃金的價格

在十五世紀中，歐洲金銀的比率大概是一和十二之比。此後美洲的銀鑛產銀很不少，金銀的比率，亦就漲到一和十五之比；十八世紀中的情形大概是這樣。十九世紀的大部分，金價在銀價的十五倍或者十六倍之間；但是從一八七〇年以後，銀價跌落得很厲害，因之除了歐戰那幾年之外，金銀的比率漲到了一和三十之比，甚至一和四十之比。

中國在中古時代的情形，和歐洲很有不同；因爲那時中國和外界的交際，還是很少見的。從歷史上看來，在十四世紀之初，中國金銀的比率是一和十之比。東印度公司曾將十八世紀中中國的黃金價格，一一記錄下來；（參看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之記年錄一六三五年至一八三四年）我們參考這種記錄以後，便知道東印度公司的船隻，每次和廣州做交易，差不多都拿了銀子來向中國換黃金。最初用銀子買黃金，價格很便宜，過了幾年以後，因爲黃金的需要太積極，一些沒有間斷，因之金銀的比率，亦就增高。試觀下表，便知道各時的比率如何：

年份	比率
一六九〇	九
一七〇四	一〇・四
一七二二	一〇・一一
一七三三	一一・四〇
一七三七	一二・五三
一七五〇	一四・一五
一七七五	一五・二〇

黃金的現在地位

從十九世紀的初葉以來，中國的交通事業亦進步些了，因之金銀的比率，每能約略和歐美的比率保留到同一的平面。到了目下，這種比率，在營業時間中，每分鐘由上海用了條金的市價而報告出來。譬如我們知道上海的條金，每條有十兩重，那末，無論那時假定條金的市價是三百五十（銀兩）金銀的比率，便是一和三十五之比。

再就黃金輸入中國和輸出中國的事實而論，我們必須聲明，那些統計的材料，像在其餘許多場所的一樣，除了比較近代的報告以外，都已陷於不可查究的地步。中國在歷史上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國很早就有往還。她從別國得來的黃金，比較她准許輸出本國的黃金，顯然要大得不少。

中國黃金的輸入和輸出

一八八八年以來，中國海關一向有可靠的

報告册子。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二七年的年底止，純粹輸入中國的黃金：

關銀價值有	九八〇四七、〇〇〇兩
從中國純粹輸出的黃金有	二〇〇、〇九〇、〇〇〇兩
在過去四十年間除抵銷外尙餘純輸出	一〇二、〇四三、〇〇〇兩

這種結論，必須有補充的解釋纔好。第一，這兒的黃金價值，都用銀兩表示，而銀兩是一件很有變動的東西。再者，這許多年數以來，到中國遊歷的人士，很清楚的，必定有大宗的金幣隨身帶來；這種金幣，海關並不曾記錄在內。此外，從黑龍江對岸（俄國領土）亦一定時時刻刻有金沙偷運過來；這種金沙，都無須中俄兩國的稅關當局費心去代牠們作報告。

這種事實，恰好可以和私下從中國輸出的黃金，互相抵銷。除了金器首飾的進口以外，黃金輸入中國或者輸出中國都可豁免關稅。

黃金在中國的用途

我們且將未經煅煉的金塊和金沙擱在一旁不說，那末在中國的黃金用途，便是製造首飾，金葉，和金條，直到現在爲止，黃金充做貨幣的用途依舊是非常的有限。中國一向沒有將黃金當做貨幣的本位，所以黃金到現在還是一件可以賣買的商品，牠的價格也便聯帶有很大的變動。

論到首飾一項，其中所包含的，大部分可以說是金戒，（很少鑲寶石的）金鐲，和金壓髮等。這種黃金的成分，差不多是十足的。但是製造首飾品的技術却非常簡陋，好在黃金自有牠們本身的價值，一到危險時候，可以隱藏起來，拮据時候可以立刻換錢。中國的金器賣買，大概以重量而計算；因爲黃金的成分高低如何，是處處一律的，大家知道的。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使得中國人都很歡喜買金製的首飾：這就是投機兩字。在黃金的價格便宜時候，一般家境平常的人，往往買一只金戒來；一到黃金的價格比較高貴些了，就是說一到有利可圖了，他們便可放棄金戒，而毫無懊悔，毫無留運。黃金製成的首飾品，在中國幾乎一些沒有感情上的價值；做父母的將這種首飾品傳給兒女們，不過將牠們當做一種投資品罷了，只要可以賺錢，便肯賣出去兌現。如果中國人想備辦珍貴的禮物和裝飾品，他們情願用珠玉，而不情願用黃金，因爲他們看黃金是一種立即可以做押款的商品。至於黃金在中國實業界上的地位，到現在還不曾發見呢。在西方，有大宗黃金，用來製造精巧的首飾，時計的外殼，和黃金的器皿等，可是在中國，這種工藝還一件沒有應用呢。

從上文的論斷看來，我們不得不推想中國還沒有藝術價值很高的金器。在以前帝國時代的皇宮裏，固然每有他們過去的光榮，有許多金器，很合於最高的藝術原理。但是這種不過是很少數的例外罷了。因之，其中有幾件金器，現在已經保存於北平的故宮博物院中。

條金

再說到條金問題，近年來人們對於中國條

金的有無問題，愈弄愈說得認眞起來。普通一般的人士，以爲條金兩字很有些複雜的機巧在內，因此都用了很懷疑的眼光，看着這種機巧四周的神祕地方。原來人類本有一種懷疑別人的，甚至嫌惡別人的心理，凡是一個問題的主見和目標，不能爲牠的關係人明白知道，那末他便會懷疑這個問題，甚至嫌惡這個問題。說到中國的條金，實際上只是一塊小小的，像磚瓦形的金塊，牠的重量，大概爲十盎斯（十個漕平兩）或者三三六六·七一格蘭姆。每千分中所含的純金有九七八分，其餘二十二分，爲合金。金條的一切內容，便是這樣，牠並沒有什麼機巧，內部的質地完全和外部的相同。

再說得明白一些，一條上海的條金，用日本文確實翻譯起來，便是「日金四百八十圓」；在德國一條上海來的條金，可以稱做一千金馬克；在法國，可以稱做一千二百三十金法郎；在英國可以稱做四十八鎊；而在美國，可以稱做二百四十金洋。這種都是整數，和實際上最接近的了。

爲什麼要有條金呢

我們但能有很淸楚的解釋，就是悲觀的人，每會承認，在這種簡單明白的事實四周，並沒有什麼神祕的意味存在。可是有些不明底蘊的人，顯然還不能打破他的疑竇，他就得問你：『爲什麼中國的黃金要化做條金的形狀？』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有兩種的答語，或者說，『爲什麼不化做條金呢？』或者說，『因爲世界各國，都將她們未加鼓鑄的黃金，保留於條金的形狀之下。』經過這樣很幼稚的，而又很動聽的解釋以後，又有一種疑竇能夠明白消滅了。在中國古時，凡是未加鼓鑄的黃金，都化做約十兩重的馬蹄金形狀和銀錠相像。將黃金化做條金還是比較近來的事情，因爲受了外國的影響而更改的。

永久的變化

但是抱悲觀的人，還仍舊不相信，因爲他曾經聽到人家說，在中國實際上找不到眞正的條金的，中國的條金，好像神話中從土中掘出來的寶藏一樣。可是「悲觀先生」你又錯了！因爲從本世紀以來，（就是說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二七年之間）中國眞的已有價値二億兩以上的條金，運到海外去了。所以昨天還在中國的條金，可以因了一種特定的信號，而在外國明天出現。這個信號的格言，就是平價兩字。條金雖是一種冰冷的，沒有生氣的東西，可是牠能永遠在變化之中。今天有一隻美國的兵艦到上海，條金的淵源就顯出來了。兵艦上的水手們，登陸以後，便得將他們美國的金幣，換做本地的銀元。那些美國的雙鷹金幣（質値美金二十元）就因此流入到鎔金鍋中去，而變作上海的條金了。經過這次的改造以後，黃金的成色，就可增進百分之八，原來雙鷹金幣中的黃金成色，只佔千分之九百，當牠們適合於上海的標準時候，成色就得加到千分的九百七十八。這種條金，此後就在黃浦灘畔的銀行中，暫住幾個月，等到時機成熟，就可運出到美國去。美國，同時將價値相同的銀子

運進來，和中國的條金主人作抵銷，至於銀子的價格，雙方早已商量好了。上海條金一到美國三藩市的造幣廠，不久就放在鎔金鍋中，再加上百分之八的赤銅合企，融和起來，而又變做美國的金幣。過幾天，那隻美國兵艦從中國回來了。拋錨在三藩市的港灣裏。水手們上陸以後，所領到的薪水，就是新近鼓鑄的金幣。誰能說，這般水手所領到的金幣，並不是他們以前自己帶到中國去的黃金呢？原來那些黃金，一到中國便改做了條金，而條金回到美國來以後又重新變做了雙鷹的金幣。

一般的誤會

一般人士，對於中國條金，都有一種誤解，以為中國條金是有盲目的投機性的。說到投機，我們當然可以在條金方面投機，但是在銅，錫，橡皮，棉花，加啡，糖，銀，外國通貨，股票，和其餘許多商品方面，也是一樣可以投機的。這種投機事情，不過偶然發生，不會永久。所以我們決計不能說，中國的條金，必須靠着投機而存在。

再說得有力一些，中國的條金，是一種光明正大的金屬通貨，因為牠有標準的重量和標準的成分。中國政府雖然沒有將條金用法律規定，而條金的有效，早已為全世界完全承認的了。中國條金，以日本的金圓為根據，因為日本和上海很接近，條金的往來可以在幾天之內達到目的地。

中國災荒之原因

W. H. Mallory

此篇原係華洋義賑會秘書馬羅來氏（W. H. Mallory）所著之中國災荒問題（China's Famine Problem）中之數段，乃由法人范利咯來氏(Heuri de Variguy)摘其精華，而刊登於巴黎之現代科學雜誌(La Science Moderne(Paris))上，復由美國文學週報(The Literary Digest)(Sept. 15, 1928)轉載。譯者見其關於中國災荒之理論，見解，與事實，均極簡要，故譯之以促吾同胞之注意。

俞佑世識

中國災荒之緣因，極為複雜。其起因必以時代及地位之關係而異。其最明顯者，乃人民增殖過多，因五穀之出產數與消費者成反比例之故。換言之，即供不應求之謂也。凡一國居民之增加率，若不能與其農產品之增加率同行於一水平線時，則災荒自不可免。況中國無迅速之運輸，而受災地之居民，則不能享受他處之農產剩餘品。但對於本緣因，全世界均受此種恐慌。其故乃世界各國之人民皆有無數量之增加也。因此本篇所述之中國災荒問題，多少有關於全世界者在焉。

中國受災荒之年代甚久。其罹災者每以百萬計。紀元前一百零八年，至紀元後一千九百十一年間，約計中國之受災荒食物缺乏者，共有一千八百二十八年之多。由此觀之，中國幾無一年無災荒之存在。非此省，即彼省；非旱災即水災。據云中國在紀元後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九年間，因災荒而死亡者有九百萬至一千三百萬之衆。此外因黃河堤

崩大水氾濫，每次被難者，其數恆超過二百萬。嗚呼！素稱豐美之中國之人民生存問題，殊非易易也。

中國人民之受饑饉而不得食者，其數之多，實駭人聽聞。其多數居民，均極貧困。在中國務農區域之居民，一人每年約能賺得工資不出二十五元者，（按此數或指金洋而言，否則我國之常年工人之伙食，多由東家供給，而每年淨得二十或三十元者則有之。但今百物昂貴，我江浙兩省之常年，亦須每年五六十元矣。）恆居多數。而實計此種勞工，雖全年蔬食，即不食魚肉雞蛋等貴重食品，亦需七十五元之開支，方足以維持其一家人口也。

全中國雖不致同時全受災荒之害，但其惟一之運輸方法，皆賴諸長江內河。而鐵路則極有限，道路更勿論矣。

中國災荒緣因中，天旱乃一大敵也。在北方諸省，常有二三年中，一日不雨者。因此氣候之乾燥，日漸增加。雖有該地居民之施行灌溉方法，但其效甚微。昔日中國曾一度充滿森林，但亦於不久後被居民伐滅矣！然中國亦有諸省，因多雨而受害者。其有大患於中國，與少雨同。故中國森林之不加以正當保護，確與中國之人民以大不利也。

昔日中國所有之大城內，均有積穀倉之設備，以濟災民。但當民元革命時，凡此種穀倉內所蓄之穀類，均被出賣，或偷竊殆盡。而此後則從未見其能再事收藏矣。由中國之現代地位情形觀之，其他各國所用之治標救濟方法：如中國缺乏五穀時，而以食物接濟之是，實無濟於事。蓋各國之欲救助中國者，必須先開導中國當局以一種減少旱災及水災之正確方法，但此非易事也。必須經過相當之困難，以確實之救濟方法，同時改革一切不當之設施，方能有效。凡各國所供獻，富有經驗及理論之意見，亦必須有中國當局協力之整理，否則仍歸無效。又如中國鴉片之種植亦當嚴厲禁止。蓋鴉片所需之地土，均極肥美，因此遂將產生多量五穀之地土佔居。中國又何能免却災荒耶？

吾人（原著者自稱）素聞中國農人技巧之精，無與倫比，此乃確事也。但觀其在耕種時之勤苦耐勞，雖極小之一方地土，亦不願捨棄不耕，即可知其大略矣。故中國雖伐去極多之樹木，但因農人之勤勞，亦可少補其缺。中國農人最惜耕種用之肥料，而尤以人之排泄物為最。而對於耕種之科學方法，則反不注意，殊可惜也。

凡耕農有進步之國家，均有所謂為耕植術（Art of Farming）者在。夫耕植術者，乃合增加農產品，耕植之專技，混合肥料能適合某地之耕植，而同時對於各種耕植法有進步之研究等之意義者也。中國之耕植方法現時即確需此項科學上之改革。

中國之巨大版圖，其農產品，足夠四萬萬四千萬人民之需要，可無疑義。因此前所謂人民過多之患，更不足慮。但中國土地雖大，而適於耕種之地則有限。蓋中國有極多不適於耕種之山地高原，及出產極微之平原。因此中國四萬萬四千萬人民，均密集在中國之一小部之土地。此乃人民過多之緣因也。中國某部，有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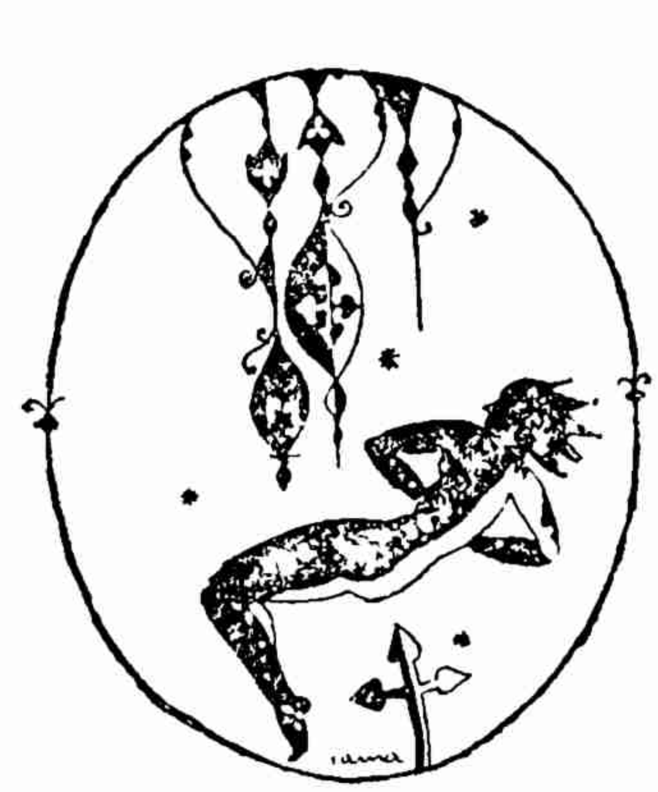
至每一方英里內居住六千人者。其難免於人多之患者，乃事實上極明顯之事也。

中國爲世界耕植最豐富肥美之國，自無疑義。中國之能出多量之農產品者，均當歸功於其勤勞之農人。如更能利用科學之新發明，以增加其出產，而減少其因洪水汜濫所致之損失，則雖人多亦不足爲患。又中國人民之死亡率現時極大。所謂科學之醫學藥物，衞生等，在中國極爲幼稚。社會因缺乏衞生常識，則其死亡率自必較他國爲多。顧理雖如此，而實際上自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中，中國之人民，並不因之減少，蓋中國之產率極大也。中國民族乃世界上最能生殖者，其因生產率超過死亡率之故，中國人民並不見其減少也。凡事至終，皆有一種限止。故生產率與死亡率之融和點(saturation-point)亦相接近矣。近時中國人民之增加緩慢，乃其明證。

中國人民生產率之偉大，全賴其倫理的保障，卽中國宗教觀念之束服。敬畏家長，乃其根本要素。中國素以孝道爲重，凡成年之後裔，必須經過各種規定之儀式，而男子尤當在成人時結婚。因此中國幾無人不希望得男，以承繼其宗室。中國人民死亡率之大，亦足以促進其生產率之增加也。況多妻主義，爲中國法律所不禁，而又爲多人所實行者耶？

關於中國災荒之綠因中，尤不可忘者，乃中國之一種自信爲道德之舉，而殊有害於中國人民，卽將死者埋葬於其家室之左近之田園中，而不在不適於耕植之地。因此有極多適於耕種之地，均被墳塋所佔居矣。換言之，土地愈肥美，居民愈密集，而葬於其地之死者亦愈多。曾有人統計此種被死者所佔居之地，倘改用以耕植五穀，而供民食，足可維持數百萬民衆。可不注意哉？





什麼是行爲的控制者

高卓

一 引論

心理學中之所謂行爲，常用以指生物的運動，尤其是動物的運動而言。心理學者解釋行爲可有兩種辦法：（一）由人類入手而以釋人類的行爲者釋動物；（二）由動物的研究出發，而以研究動物行爲的觀點，研究人類的行爲。第一種的人類心理學，固然有許多派別，但可總稱之爲主觀心理學。第二種的人類心理學，也有種種派別，但可總稱之爲客觀心理學。主觀心理學和客觀心理學的基本原理各異其趣，所以對於『什麼是行爲的控制者？』這一問題也各有不同的答案。譬如我餓了，要喫飯。由主觀心理學者看來，（一）或許以爲我餓時的動作，乃以滿足飢餓爲終點，所以到處受求食目的的支配。（二）或許以爲我飢餓時，意識裏起有喫的觀念，在行爲上乃發而爲求食的動作。（三）或許以爲飢餓時因某種動作而得食，便有快感；前次已有經驗，所以此時飢餓便復作某種動作了。第一種，主觀心理學，可以麥克杜格爾（W. McDougall）爲例；第二種可以詹姆士爲例，第三種可以桑戴克爲例。若以舊心理學的名詞來講，則第一種可視爲意的解釋，第二種可視爲知的解釋，第三種可視爲情的解釋。就客觀心理學而言，大別之，也有左右派之分。右派以托爾曼（E. C. Tolman）培理（R. B. Perry）等爲代表，以爲描寫行爲，不能離開目的，但以爲「目的」一詞須剝奪其所有主觀的涵義。左派則以瓦特孫爲首領，甘脆地否認目的，而以刺激爲行爲的控制者。郭任遠近更貫徹瓦特孫的主張，對於目的的概念和試習法大加駁斥。我以爲這個問題——即什麼是行爲的控制者？——的解決，在社會科學上很有影響，所以想將各家的主張詳加敍述而予以公正的批判。心理學（至少就目前說）原談不到最後的解決；在未解決前的歧路上，可釋物爲心，如麥克杜格爾，也可釋心爲物，如瓦特孫。各有各有困難，是不可諱言的；不過走了麥克杜格爾的路，便不免假定一個心靈，而以僞解決爲眞解決，將使心理學不復有實際的進步。走了瓦特孫的路，則如有困難，也都爲有目者所共見，由問題而決解，由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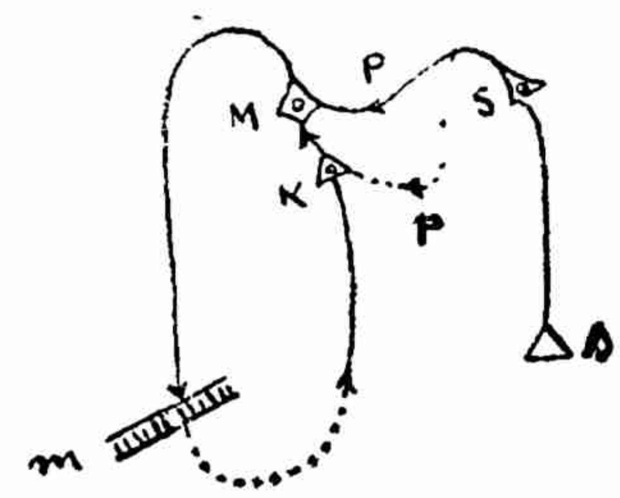
而復有問題，可以不斷地引起學者研究的興趣而使心理學有轉一方向的進步。但是解釋行爲僅重刺激，也有所欠缺；所以我們想加以補充。究竟如何補充，那就等下文再說。現在請先述觀念說。

二　觀念說

我們可先從觀念說講起。近代的觀念心理學由陸克（John Locke）發其端，哈德烈（D. Hartley）休謨（D. Hume）等發揮而光大之，到了赫爾巴特（J. F. Herbart）手裏便更有精密的組織。馮特，鐵欽納（E. B. Titchner）等的構造派心理學，也可視爲觀念心理學的嫡傳。詹姆士很非難德國派的觀念心理學。我們若讀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的心質章，感覺章，意識流章，便可知詹姆士對於感覺心理學或觀念心理學確曾大加攻擊。但是詹姆士的心理學實未徹底脫離觀念心理學的影響。譬如他對於意志的解釋就不能離開觀念了。

觀念心理學以爲意識的原素是觀念。觀念的種類很多，各依其性質的異同，或互相吸引，或互相排拒。一個觀念侵入意識，便牽引其類似的，或相反的，或接近的觀念同入意識；而毫無關係的觀念便沒有同入意識的機會。這種作用就叫做「觀念的聯想」。觀念心理學以爲心靈作用可分爲知的，情的，意的三種，而知情意三種作用都可釋爲觀念的聯想。關於知的解釋，觀念心理學最有成績；至於情意方面，便不免時露破綻了。詹姆士，我們原稱他爲機能心理學的始祖，但是他的意志說卻可爲觀念派張目。由他看來，觀念是可以引起動作的。譬如你覺得渴了，看見有茶，便可不加思索地喝茶止渴。你覺得餓了，看見餅餌，便可不加思索地喫餅充飢。你和他人方在談話，若看見地面上的細針，或袖口上的灰塵，便可不加思索地俯地拾針，或動手拂塵，而不稍停其談話。這種動作，卡本特（W. B. Carpenter）稱之爲「觀念運動」（ideo-motor action）詹姆士，斯透特（G. F. Stout）都襲用之。詹姆士且以爲「觀念運動」可用以解釋一切意志的動作。動作者的意識中，若只有某種動作的運動觀念，而沒有和牠相反的觀念，則某種動作便可引起。譬如你想要伸臂了，同時又想保持屈臂的姿勢，但是一條臂膀決不能同時伸屈，這伸臂屈臂的兩種觀念互相制止，所以你雖有伸臂的觀念，可不能有伸臂的運動。如果你要實踐伸臂的期望，便不得不先逐斥其相反的觀念。詹姆士的例更有趣；他說：『你試伸直你的手指，一方面又想像自己要使手指屈曲了，一分鐘內，你的手指便似有屈曲的感覺。但是同時因爲「手指不動」的觀念，仍存在於意識之內，所以實際上，你的手指不曾屈曲。現在試丟掉這個觀念，只想到運動，你的手指便不費力地立即屈曲了。』（註一）所以由詹姆士看來，要實現某種動作，我們只須注意其相當的運動觀念。斯透特也曾有同樣的主張，他說：「我們若要改變我們的環境，則不得不有求於身體的運動，而若要敏捷地控制其身體的運動，則只須注意其相當的觀念或其

運動所生的結果。』(註二) 但是運動的觀念爲什麼能够引起運動呢？於是詹姆士乃釋之以生理學的玄想。這種玄想當時便已爲閔斯德堡(H. Munsterberg) 所推翻，現在更沒有詳述的必要。我們只須借下圖來說明便够：S代表感覺細胞，M代表運動細胞，K則用以代表運動感覺的細胞。m爲筋肉，而s爲感覺器。一個刺激物入感覺器，而喚起S的活動。而S的活動又因先天的或本能的神經路，而引起M的活動，於是乃有筋肉的屈曲。筋肉屈曲的結果復使K活動，而有運動感覺或運動結果的感覺。(例如目見其動而有視覺，耳聞其動而有聽覺。) 據詹姆士的假定，剛已◎發動的神經原和剛將◎發動的神經原之間，可造成最深的神經路。所以M和K之間，及K和S之間都有路可通。將來S若受激刺，則不僅傳達其衝動於M，且傳達其衝動於K。因此，K未爲筋肉的內行的神經流所激動之前，先直接爲S所激動。現在若用心理學的詞語來說，則『一種感覺如曾使我們產生一種運動，那末第二次一有這種感覺便可於運動發生之前，引起運動的觀念。』(註三) 同理，K受激刺便可傳達其激刺於M。或者用心理學的詞語來說，則『運動感覺的觀念可爲產生運動的直接的前提』。



(註四) 詹姆士說運動觀念可引起運動，即以這種生理的玄想爲根據。現在若假定運動的觀念可以引起運動，則意志動作當然也可以觀念爲解釋的原則。詹姆士以爲心中若有許多相關聯或相反抗的觀念，則其結果必先有所謂考慮，然後纔有相當的運動。假使有一運動的觀念於此。這個觀念若獨佔意識，則將可引起運動。但是意識內還有些旁的觀念，或阻止其活動，或促進其活動。於是內心乃有一種不安之感，叫做「遲疑」(indecision)。在遲疑的時候，也許這些觀念忽被注意，或許那些觀念忽被注意，而皆不能產生運動。遲疑的時間也許延長至數星期或數月之久。究竟結局如何，便看那種運動觀念把持意識的焦點，而逐斥敵對的觀念於意識之外而定。

意志的努力，一般人本視爲意志動作之特徵，由詹姆士看來，究竟是什麼呢？據詹姆士的意思，我們的衝動有高等的和低等的之別。高等的衝動爲理想的衝動，而低等的衝動則爲本能的，情緒的衝動。本能的衝動力很大，乃沿着所謂「抗力最抵的神經路」上通過。理想的衝動力較低，因爲牠是沿着所謂「抗力最高的神經路」上走。所以現在若要實現理想的衝動，則必有賴於意志的努力。譬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爲怕失節而寧餓死，則不得不征服低等的食的衝動。要想征服食的衝動，則意志的努力必不可省。所以詹姆士有一公式，以爲理想的衝動力本小於本能的衝動力，然而理想的衝動力若加以意志的努力則可大於本能的衝動力。(註五) 所謂意志的努力者，由詹姆士分析的結果，就是

將高等動作的觀念力持於注意的焦點之上而已。就前例而言，食的衝動力較大，所以失節較易。要不失節，便須將失節所有的不良的結果，及守義所有的精神的酬報，力持於注意的焦點之上，以拒斥食的衝動和飢的觀念。所以詹姆士的結論以爲意志的心理作用的起訖點常是一個觀念。(註六)

觀念控制運動和行爲的理論已略如上述。詹姆士雖曾大逞其生理的玄想，以成立其學說，其實他的整個假設全建築在沙土的基礎之上。主觀心理學者如麥克杜格爾已大不以此說爲然了。(註七) 遑論其他？因爲我想把我對於此說的批評放在下文再述，所以現在緊接着討論苦樂說。

三 苦樂說

苦樂說實以邊沁（Jeremy Bentham）爲始創者。邊沁於其所著的“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書內，開頭便有下面的一段話：『苦和樂實爲人類的二大主宰。只有這兩個主宰纔能指出我們所當做的事，決定我們所將做的事。是非的標準，因果的線索，都因牠們而定。我們的言行和思想無一不受牠們的支配；萬一想求擺脫牠們的勢力，結果也只足見其勢力之偉大。說話時，我們也許自誇不受苦樂的支配，但是實際上卻始終服從。』後來功利派（The Utilitarians）的道德論和法律論卽以這一段話爲基礎。培因（Alexander Bain）且以觸覺的快樂解釋人類的社會性和父母性的愛。但是本文的苦樂說何以不用邊沁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培因爲代表，而以桑戴克爲代表呢？

原來功利派之所謂苦樂，不指目前的苦樂而言。由他們看來，人類是理智的動物，在動作之前，能先考慮那一種動作可產生快樂，那一種動作可引起痛苦，然後打定其動作的方針，以求趨樂而避苦。假使眼前的快樂小於將來的快樂，則將犧牲眼前的快樂，以求將來的快樂。譬如有些人殺身成仁，有些人舍生取義。有了這個假設，便統可以釋解了。到了培因手裏，便更助之以觀念的聯想之說。所以功利派之所謂趨樂而避苦者，不是說動作者趨目前之樂而避目前之苦，乃是說動作者於動作之前，先起有求將來之樂和避將來之苦的觀念。這種學說苦樂的理智的能力卽爲動作的支配者。由此說來，「心理學的快樂說」（Psychological Hedonism，係 Sidgwick 所用以稱這種學說者）實和觀念說相似，皆以觀念爲根據，不過沒有把觀念看做有動的能力罷了。

這個學說現在雖仍有不少的擁護者，其實有一種不可打破的困難。因爲就動物的行爲而言，我們便不能假定其有觀念的能力，或權量苦樂的觀念。假使我們說下等動物沒有觀念，而我們人類則有種種觀念，那麼動物演化到如何程度纔可有人類的觀念的能力呢？這又是很難答覆的疑問。

因此，本文苦樂說之所謂苦樂，不指邊沁輩之所謂將來的苦樂，乃指

桑戴克輩之所謂目前的苦樂。

由考夫卡（K. Koffka）看來，桑戴克和瓦特孫是一邱之貉，因為他們同是機械主義的心理學者。其實桑戴克在機械主義上只走了一半路，遠不若瓦特孫的徹底。解釋動物的學習，瓦特孫用練習律（Law of Exercise）或多次律（Law of Frequency），而以時近律（Law of Recency）補充之。桑戴克則另有效果律（Law of Effect）以救濟多次律之窮。多次律或時近律乃專就刺激而言，所以是純粹客觀的法則。效果律乃就動作者的情感而言，所以便攙有一點主觀的意味。

什麼叫做練習律呢？現在姑暫就桑戴克所規定的來說。練習律由應用律（The Law of Use）和失用律（The Law of Disuse）組合而成。假使某一情境和某一反應已有一種結合，則這種結合可因練習而增加其勢力；這便為應用律。又假使某一情境和某一反應已有一種結合，則這種結合可因其多時不用而減弱其勢力：(註八) 這便為失用律。譬如打字，你若天天不斷地練習，則打字的工巧便可增高。但是有些心理學者以為動物的學習有時非練習律或多次律所可解釋。主張練習律的以為一種動作，其演習的次數愈多則保留愈易。譬如貓在籠內關住，籠外置有食物，則貓將必『奪窗而出以爪抓柵欄和縛線，而以牙咬之；伸爪籠外而於力所能及的什物任意抓取；遇到什麼鬆而不固的東西，便繼續打擊；牠也許以爪打籠內的什物。其不斷地爪打，牙咬，而亂衝可持續至八分或十分之久。』(註九) 但每一次試驗，其成功的（或因而脫籠得食的）動作，必發現一次，而不成功的動作則可有可無。據練習律，成功的動作保留，而不成功的動作淘汰；所以經過多次練習之後，貓乃一禁籠內，即可脫逃。桑戴克以為這個推論實建築於一錯誤的前提之上。因為每一失敗的動作，不僅演習一次，便換取他種方式；失敗的動作往往複演若干次後，纔變換方式。所以練習律於此便似不可通了。(註十) 桑戴克要補救這種困難，乃更有所謂效果律。假使某一情境和某一反應已有一種結合，即這種結合可因得到滿足的情感而增加其勢力；復可因得到煩惱的情感而減弱其勢力：這便叫做效果律。(註十一) 什麼條件能引起滿足的情感呢？譬如飢而得食，渴而得飲，疲倦而得休息等都是令人滿足的情境。若抽象地說，則原始的一組行為若已發軔，而復能進行順利，則其活動和其活動所產生的情境都足令人滿足。又如飢而不得食，渴而不得飲，疲倦而不得休息等則為令人煩惱的情境。抽象地說也可有一條公律如下：原始的一組行為前已發軔而進行不能順利，則必引起煩惱。桑戴克雖欲用客觀的詞語，解釋「進行順利」和「進行不順利」的意義，(註十二) 然而由他的原則看來，我們總可以推想他是假定動物有覺得滿足和煩惱的情感的。動物的行為便受這種情感的支配。滿足呢，牠們便持續其活動；煩惱呢，牠們便停止其活動。至少就這一點說，動物在桑戴克看來，還不完全是機械。所以我說桑戴克在機械主義上實僅走了一半路。

四　目的說

目的說，簡單地說一句，就是主張「人類的動作和思想都是有目的的」的學說。主張這種學說的自稱「目的心理學」（Purposive Psychology），以別於「機械的心理學」（Mechanical Psychology）。査「目的心理學」本爲閔斯德堡所用以與「因果的心理學」（Causal Psychology）相對峙的名稱。（註十三）麥克杜格爾爲昔心理學的健將，力主目的心理學以抵抗行爲主義，於是目的心理學遂在心理學界中占有相當的地位。麥氏所發表的文章很多。讀者要知道他的學說的概略，可讀其所著的 Social Psychology, Supplementary Chapter I, Theories of Action, 又 Outline of Psychology, esp. p. 268 ff. 他如 "Purposive or Mechanical Psychology?" Psycho. Rev., Vol. 30, No. 4, pp. 273—288. 及 "Men or Robots?" in "Psychologies of 1925" 也很重要，尤其是後者兩篇。

麥克杜格爾有一次和瓦特孫辨論，在沒有駁斥行爲主義之前，先說他自己的論點比較地容易占勝，因爲有常識的一般人，若懂得雙方的爭點，將無不贊成他的主張。（註十四）這句話確有至理，因爲麥克杜格爾的心理學就是一種常識的心理學。『我要如何，便如何做，』『我想要出去，我便出去，』……本來是常識的話。麥克杜格爾的心理學便承認這所謂慾便承認這所謂意便認承意志的努力，便承認目的爲行爲的控制者。由他看來動物的行爲在客觀上有四種特徵：（一）動物不僅向某方向而運動，而且牠們的運動往往有某種目的以爲其歸宿之點。（二）動作時若有障礙，則必變化其動作的方向以征服其障礙。（三）動物往往以其整個生機體的能力集中於某種目的的實現。（四）某種情境前本引起某一生物的行爲，現在這種情境若再發生，則這個生物體雖再有相類似的行爲，但其行爲的方式必不和前次全相一致。換句話說，其動作的效率必逐漸增進。這四種特點，不僅麥克杜格爾看得出來，即自稱行爲主義者的托爾曼，也以爲生物行爲的描寫不可不兼及其對於目的的努力。但是麥克杜格爾不僅以此客觀的四點爲足，且從而推想其意識的經過。目的派心理學（Purposive Psychology，）和目的的行爲主義（Purposive Behaviorism）的區別即在於此。

就主觀說，我們聽到目的的行爲，便會想到自己如何考慮，如何努力，如何實現其所預先期望的目的。但是麥克杜格爾之所謂目的可不是狹義的一類；他的目的的行爲實兼括一切動物的行爲。爲什麼他不願用意志一詞的狹義呢？因爲一用意志的狹義，則動物界便有截然不同的兩類，一類是意志的，一類是機械的。麥克杜格爾雖很高興以下等動物的行爲模擬人類的行爲，可是他尙不敢說動物有目的的行爲時，也經過所謂考慮，所謂努力，和所謂明瞭的期望。假使人類的目的的行爲有高度的意志作用，而較下等的動物則否，那末一般動物爲什麼同有上述的四種行爲的特徵？而且因此將必使人類和動物之間有一種不可跨越的鴻溝，而使生物進化的連續性 (Continuity of Evolution)

不復存在了。所以麥克杜格爾主張目的行爲的範圍很是寬泛，包括人類和一切動物的行爲。

這種廣義的用法，在麥克杜格爾看來，只有一種缺憾：就是講到「目的，」我們往往想起動作者在動作前先於其所欲實現的目的有明瞭的意識。換句話說，動作者必先於意識中明了其所欲達到的目的，然後『目的控制動作』這一句話纔有意義。較下等的動物，對於其所欲求得的目的決沒有瞭如指掌的意識。所以動物的行爲若說是目的的行爲，使不免比擬而不以其倫了。但是麥克杜格爾以爲這一層不足以難其說。因爲由他看來，精神作用似常爲受知的作用領導的意的作用；而其所謂知，則常爲對於目前情事的「覺知」（Awareness），而伴以將來變化的期望。換句話說，精神生活不是什麼不同意識或不同觀念的起伏，而常爲動作者因覺知客觀的事物而引起的繼續的活動，而其動作的結果常足以使主客觀的關係起有相當的變化。這種變化本是動作者事前所期望的，但由麥克杜格爾的意思，則這種期望就人類說便也很有高下不同的程度；有些明瞭，有些模糊。請以他所舉的例來說罷。譬如你覺得喉嚨乾了，你便伸出手來，拿起一杯湯水止渴。這種活動的目的，誰曾有明瞭的意識呢？所以對於目的的期望，無論是否明瞭，都可視爲目的的行爲。麥克杜格爾以這種內省的材料爲根據，遂推定下等動物在作目的的行爲時所有意識的經過。他以爲這種意識較低的限度可稱爲模糊的覺知（Anoetic Sentience），僅若有所覺而不明瞭其客觀的關係，且僅引起完全盲目的活動或努力。他以爲最低限度的例子是不容易找到的，無論是就我們自己的經驗說，或就最簡單的動物行爲說。不過最下等動物的行爲，麥克杜格爾以爲也有一種模糊的覺知和模糊的期望，那是無可懷疑的。所以動物的行爲也是目的的行爲，由麥克杜格爾看來是沒有問題的。(註十五)

動物的行爲既皆受目的的支配，所以麥克杜格爾以爲描寫行爲若僅及其生理的成分而不兼及其目的，則其描寫便無復意義之可言。他說：『即使一架機器的各部分的運動，我們描寫起來，若要令人了解，也不得純用客觀的詞語，而不兼及其造機器者所有的目的。無論那一架機器，那怕是最簡單的：我們也許詳述其構造和其各部分運動的程序，可是我們若不知道這架機器的效用或目的，我們便不能說是已經了解，更不能使聽者了解。』機器尚且如此，那末人和動物的行爲更非用目的來講不可了。他以爲行爲主義者雖說自己只重客觀，不講目的，然而試驗動物的時候，便離不開行爲的目的性了；因爲他將動物安置於某種條件之下，而引起其求食，求伴的動作。(註十六)在這方面，贊成麥克杜格爾的主張的很不少。別的姑慢說起，「基斯塔」派（Gestalt School）的心理學者如苛勒，考夫卡等，都會同聲說：『不錯！』了。

麥克杜格爾更從應用上，擁護其目的說。他以爲機械的心理學是沒有用的。閔斯德堡原爲一機械主義者，到了晚年，因研究心理學的應用，遂不得不提倡目的心理學。麥克杜格爾常以閔斯德堡的例子爲一般

機械論者的般嘍。(註十七)由他看來，刺激反應的公式，不能用以解決現代勞工的問題。心理學若求於工業問題有所貢獻，則不得不研究工人的動機，慾望，及目的，且設法使他們滿足。

五　客觀的目的說

此說以培理，托爾曼，武德衞史（R. S. Woodworth）等爲首倡者。爲什麼定名爲客觀的目的說？因爲他們以爲行爲確受目的的控制，但是同時卻以爲他們之所謂目的只有客觀的涵義。何以見得行爲有目的性呢？據托爾曼的意思，行爲雖可分析而爲筋肉的收縮和腺的分泌，然而生理的解釋必不足以盡解釋行爲的能事。行爲雖完全有賴於生理的運動，然而牠自己有其特殊的性質。譬如『「鼠走迷津；貓跑出迷箱；人跑回家去喫飯；食肉獸隱隨獵物之後；小孩躲避生客；婦人洗作，或在電話上和他人閒談；小學生塡寫智力測驗的卷紙；心理學家背誦沒有意義的音節；我和我的朋友互訴衷曲。」這些都是行爲。我提起這些行爲，可不會說到其有關的筋肉和腺，及感覺神經和運動神經究有那幾種，這是不足爲恥，雖說我也知道許多。因爲這些反應有其所特有的性質。那些特性就是我們行爲主義者所要注意的。』(註十八)但是那些特性究竟是什麼呢？

托爾曼以爲貓在迷籠中，便作種種無定向的活動，如爪打，嘴咬，及亂衝等，直至後來撥動機括，脫籠而出纔止。老鼠在迷津中也四處亂跑，直至走到食物箱纔止。人要回家去喫飯，也試試看這個街車，那個街車，又一個街車，直至其坐上了向他屋裏去的街車纔止。小孩躲避生客，先躲在這隻椅子之後，又躲在那隻椅子之後，直至其確能避開纔止。就每一例子而言，其試而錯，錯而復試，必持續至能够達到某種情境或避開某種情境纔止。由貓之亂試看來，可見其以逃至籠外爲目的；鼠之亂跑是以達到食物箱子爲目的；人的遍驗街車是以回家喫飯爲目的；兒童的亂躲是以避開生客爲目的。這些或趨或避的目的就是動作的特性。

托爾曼既認定目的爲行爲的特性，所以他以爲動物心理學者若不將目的的範疇放在眼裏，則必不能使動物心理學有所進步；現在的動物心理學，其所以沒有良好的成績，就因爲學者僅應用那些未成熟的生理學的名詞。(註十九)

由此看來，托爾曼的主張豈不和麥克杜格爾一鼻孔出氣嗎？但是托爾曼卻又看不起麥克杜格爾，我們無論怎麼樣想，他總自以爲是行爲主義者，而譏麥克杜格爾爲精神學者(Mentalist)。原來托爾曼之所謂「目的」不是一種精神的現象。由精神學者看來，目的是可由內省而得的，是一種意識的內容，作用，或機能。至於托爾曼的目的，則爲客觀的現象。觀察行爲如見有「堅持以趨就某一終點，或堅持以避開某一終點」的現象，則即可視爲目的的行爲。

行爲主義者對於因襲心理學的名詞，本抱有一種深惡痛絕的態度，至托爾曼的行爲主義則凡屬便於敍述的名詞，皆無所不用。我們可舉

例來說。納里門(H. Nelimann)和特棱得楞堡(W. Trendelenburg)提出兩個名詞：一爲高等的解決（primary solution）一爲低等的解決(secondary solution)。動物若遇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問題而能不假明顯的「模仿」「試錯」或「親歷」的幫助而解決起來，則其解決爲高等的解決。假使先經過明顯的行爲，然後纔有解決，則其解決爲低等的解決。托爾曼引申納里門和特棱得楞堡的意思，以爲桑戴克的貓的「試錯法的學習」（trial and error learning）可代表後者；而苛勒（W. Koehler）的猩猩的「理解性的學習」（insight learning）可代表前者。貓在試錯法的學習中作了種種無定向的活動；惟獨至於拉繩之後，籠門纔被打開。他種活動如爪打，嚙咬，亂衝等，則都沒有相當的效果。貓受多次試驗之後，便逐漸學得拉繩。托爾曼以爲我們須假定貓能「表象」（represent）這些成功和不成功的動作，然後纔可解釋這種學習的事實。至就「理解性的學習」而言，動物對於問題的解決，從前本無經驗，現在也沒有經過實際的嘗試或明顯的模仿，所以由托爾曼看來，其解決必更由於動物「表象」的能力。譬如苛勒的猩猩看見籠外香蕉，非伸臂所可及，牠便利用手杖。托爾曼以爲猩猩既能「表象」伸臂的結果，復能「表象」利用手杖的結果，這兩種「表象」聯合起來，纔可解釋猩猩的學習。(註十九)「表象」本來是因襲心理學的名詞，但是托爾曼則用以解釋動物的學習。他如意識動機，「心理的活動」(mental play)，甚而至於「基斯塔」(Gestalt)等名詞，他也自由採用。只是要記得他所用的因襲的名詞，都不復有主觀的涵義，而僅有客觀的涵義。這就算是他的行爲主義了！

六　刺激說

此說爲瓦特孫所倡，至郭任遠而更急進。行爲主義本認定心理學爲自然科學之一種，除承認客觀的事實外，否認一切主觀的現象。我們若貫徹行爲主義的主張，當然不復有所謂觀念快感，不快感，或目的。至於客觀的目的呢，瓦特孫、拉喜勒（K. S. Lashley）及威斯（A. P. Weiss）等似乎未曾反對，至郭任遠則大加駁斥。據目的的行爲主義者的解釋，有飢覺的刺激，於是有求食的活動。未得食前，則其食的反應爲潛伏的；及得食時，其食的反應纔變而爲明顯的。托爾曼以爲這潛伏的食的反應卽爲一種求達目的的適應。郭任遠以爲所謂潛伏的反應和明顯的反應的區別，不過是筋肉的收縮和腺的分泌的強度有所差異而已；潛伏的反應較弱而明顯的反應較強。較弱的筋肉收縮和腺的分泌若可控制將來的動作，那末其較強者爲什麼便不能控制呢？又較弱的運動爲什麼能有偌大的勢力控制更強而有力的反應呢？目的的論者若以精神或靈魂等名詞詮釋目的，則上面的問題尙易答覆。可是客觀的目的論者既沒有此種憑藉，便不易說得妥切了。

客觀的目的既不足以控制行爲，那末由郭任遠看來，行爲的控制者究竟是什麼呢？——那便是刺激。他說『每一個別的反應都爲一特殊

的刺激所引起。』客觀的目的論者以爲（一）動物爲欲達到某種目的，對於環境的刺激都能加以選擇；而且（二）對於其所曾實行的某種活動也能予以保留。郭則以爲能選擇者不是動物，乃是刺激。動物同時受許多種刺激的影響，所以或反應而或否者，就看激刺的強弱而定。譬如有兩種刺激於此：一爲食而一爲色。動物若舍色而反應食，則其原因不由於動物之食的動機較強於色的動機，乃由於色的刺激較弱於食的刺激。所以動物的行爲都受刺激的支配，實沒有什麼目的之可言。至於反應之或仍存在而或否者，也僅看原來有力的刺激仍否存在而定。譬如一個老鼠數日未食，其消化管中節奏的收縮遂成強有力的刺激，而使牠產生各種亂動。目的派心理學者以爲這個老鼠正在以求食爲目的，因爲牠一得食，便停止其亂動。由郭看來，則那些亂動必不是追求目的的表示，乃僅爲消化管收縮的刺激的結果。消化管的收縮若仍爲有力的刺激，則動物的亂動必將持續不止。假使另有一種刺激，其強有力的程度較大於消化管收縮的刺激，則動物也可由亂動而復沉寂。譬如當老鼠亂動的時候，我們不以食物給牠，而忽於其前大吹警笛，則動物雖未得食，也立即停止其亂動，而躲入籠內。老鼠豈以追求警笛的聲音爲目的嗎？否則聽了警笛的聲音爲什麼便停止其亂動呢？郭的意思以爲目的或非目的都不成問題；其唯一的原因便在於警笛的刺激那時適大於消化管收縮的刺激；所以消化管的收縮不復有勢力了。因此，行爲的堅持性不足以爲目的說的根據，而食之爲食也不是完成一種目的。目的只是實驗者的主觀所定，在動物則僅受刺激的影響而有相當的活動而已。(註二十)

郭既否認有所謂目的，而僅承認刺激爲行爲的控制者，所以人和動物，在郭看來，都僅爲被動的機器，不斷地隨強力的刺激而反應；而其反應的變化也只是刺激變化的結果。於是「試錯法的學習」一詞遂不復有意義之可言了。試錯法的學習說，在考夫卡等眼裏，雖然是機械心理學的代表，然而據這個機械說，動物在學習的情境中，還算有一個目的，還算能自己去嘗試以求一個徼倖的解決。現在動物本身既無目的，而爲被動的機械，那還有什麼試而錯，錯而復試之可言呢？這個理論纔算是瓦特孫主義的邏輯的結論！

七　作者對於本問題的主張

關於控制行爲的理論已略如上述。觀念說，苦樂說，目的說，（主觀的或客觀的）刺激說等，固各有各的理論的根據，但是牠們都不免有所欠缺。在沒有將這些學說加以批判之前，我且先將我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主張約述如下：

我承認刺激反應的公式，不過我以爲刺激和反應的中間物——生機體，在控制行爲上，也是一個重要的成分。譬如現在有兩個同形同積的球，一爲木製，一爲鐵製。有一個人以同量的力擊此兩球，則這兩個球的運動必不同其速率。擊球是加諸於球的刺激，球動是球受擊後的反

應。我們若要控制這兩個球的反應，則不僅控制擊球的力，便算完事，而且要知道這兩個球的構造。我們若要木球和鐵球有相同的反應，則加諸於鐵球之上的力須大於加諸於木球之上的力。生機體的構造遠較鐵球木球的構造爲更複雜，則僅憑刺激何足以控制其反應呢？譬如同是紅光的刺激，在我們便立刻停止，不敢再進，在色盲者可不能引起相當的反應了。又如同是光的刺激，但非盲人所能見；同是聲的刺激，但非聾者所能聞。總括地說，一種刺激，其強度雖相等，而其於各個體的影響，便看那個體是否有接受這種刺激的組織而定。愛丁傑(L. Edinger)和斐西耶（B. Fisches）觀察一個缺乏大腦的小孩，其結果的報告很足以爲我們說明的幫助。波界葉（W. Pryer）說，常態的嬰兒能於最短的時間內改進其吸乳的動作；大約兩星期後，他的動作便可像機器之有調節了。據索利爾（Sollier）的觀察，天生的呆兒，其吸乳的動作很少進步。至於愛丁傑和斐西耶所描寫的缺乏皮質層的小孩，則生後第六個星期竟不能把持母乳，其後須有羹匙喂飼。就刺激說，則內的刺激同是腸胃的收縮，外的刺激同是母乳，然而常態兒，呆兒，和缺乏皮質層的小孩，其吸乳的運動彼此互異；可見生機體個別構造的差異確在行爲上佔重要的地位了。

其次就是發展程度的不同，也可使行爲受其影響。我有一個男孩，生後第三天，他正在啼哭，他的母親將他抱起來，似乎要給他喫乳的樣子，他立即沉寂不哭。但是那時我們給他第一次喫藥。第一羹匙，他喫下去，並不抗拒。到了第六羹匙時，他便有怒的表示。第七羹匙即被拒絕。逼迫他喫，他便哭了。生後第八天，再給他喫藥，第一羹匙即被拒絕了。藥的刺激的強度初未增減，而其所引起的反應則按日增加其效率。起初不過閉口拒藥，其後竟用手拒藥。（雖說此時其手的運動至不靈活，好像我們成人手凍僵後的運動。）這種行爲的變化，似乎須兼顧生機體發展的程度纔可予以完滿的解釋了。

又如「倍賓斯基反射」（The Babin ski Reflex）在生後數星期內，以牙籤搔小孩的腳跟便可引起。但是到了後來，雖用同樣的刺激，可不能引起同樣的反應。又如以手撫摩四個月後的小孩的腮部，便可引起微笑，可是生後一二個月的小孩，則雖被撫摩而不微笑。又如腳骨腿骨未成熟前的小孩，遇到危險的刺激，至多也只能爬行而哭；至於成人便可飛跑逃脫了。諸如此類的例子實舉不勝舉。誰能單憑刺激以決定某一生機體的反應呢？

第三，生機體在動物界上的地位，在行爲的研究上也不可忽。試驗變形蟲，決不能期以蚯蚓的反應；試驗蚯蚓，決不能期以青蛙的反應；試驗青蛙，決不能期以貓或兔的反應；試驗貓和兔，決不能期以猩猩的反應。老鼠所能走的迷津決非蚯蚓的能力所可及；猩猩所能解決的問題，決非兔鼠的能力所可及。貓受腸胃收縮的刺激，便在籠內作無定向的運動。猩猩受腸胃收縮的刺激則能利用近旁的手杖。我們現在試驗動物，可不問動物在進化史上的階級而單憑刺激以引起其所預期的反應

嗎？

而且每一動物各有其所慣習的行爲。變形蟲飢，以矽藻爲食；蚯蚓飢以泥土爲食；牛羊飢以草爲食；中國人飢，用筷喫飯；西洋人飢，用刀叉喫麵包。就刺激說，則牛羊和人同是腸胃的收縮，而就反應說則彼此大異。所以除了刺激之外，刺激反應的中間物或生機體，也是心理學者所應注意的。

我知道讀過郭先生那篇文章的，讀到我這篇文章，或者以爲我於郭文不免誤會，因爲郭先生討論行爲的控制者時，固曾於刺激外，列舉動物生理的成分和其已往行爲的歷史。但是我們要知道郭先生因欲貫徹其「被動論」（The Doctrine of Pasivity）的主張，所以其結論卻只重刺激。如果我在上文所舉關於生機體的種種，都可以用刺激一詞包括起來，那麼我便放棄自己的見地而完全接受郭先生的理論；否則我們在研究行爲時，便不能不兼及生機體了。記得有一次郭先生說要以心理學爲生理學的附庸，而將心理的成分盡還原而爲生理的成分。他又舉猩猩爲例，以爲猩猩有手，所以能利用手杖。於是苛勒之所謂"insight"都可以猩猩身體的構造作具體的解釋了。我雖不承認心理學只有生理的方面，但是對於郭先生的方法則非常欽佩，而且還可用以說明本文的主張。因爲我們對於苛勒的猩猩如應用此種生理和解剖的研究，那就可以知道生機體在行爲的研究上是不可忽略的了。

可是我們爲避免誤會起見，須有下面的聲明。我這種主張，讀者或許以爲是鏗爾京斯（Mary Calkins）的自我心理學的流亞，但是我敢擔保自己決不主張走鏗爾京斯的路。鏗爾京斯的心理學是主觀的，內省的，至於我之所謂生機體是物質的，客觀的。我的意思只是說要懂得某一生機體的行爲，須於刺激外幷研究這個生機體的身體的構造，發展的程度，進化史上的地位，和其已往行爲的歷史。這種主張，我們如強欲予以一種名稱，則或可稱之爲「機體的行爲主義」。

八　總評

作者既主張機體的行爲主義，所以對於上述五種理論的批判，持有兩種原則：一爲刺激，一爲機體。換句話說，對於每一種理論，都問牠曾否對於行爲作徹底的分析，對於機體曾否加以相當的注意。觀念說，苦樂說，目的說（主觀的和客觀的）違背我們的第一種原則。至於第二種原則呢，牠們縱使顧及動作者的本身，然而其所測重的，也只是鏗爾京斯之所謂自我，不是我們之所謂客觀的機體。刺激說雖合了我們所定的第一種原則，但是和我們的第二種原則似相背馳。現在請申說如下：

觀念說——主張觀念說的以爲觀念可以控制行爲，而以觀念運動爲其說的根據。其實詹姆士所舉的觀念運動的例子無一不是刺激和反應的直接的關係。譬如看人家賽足球，自己不免舉足，那是可以用刺激反應解釋的，不必假定其間有所謂觀念的存在。如必謂觀念可以控

制行爲，則跛子看賽足球，也能摹倣賽球者的行爲而舉足猛踢嗎？他如地上細針是刺激，俯首拾取是反應。刺激和反應之間，決用不到觀念。進一層說，此地的刺激也看牠的勢力如何纔決定牠是否引起反應。假使另有一種刺激比地上細針更強而有力，（譬如兵匪將至，）則決沒有俯地拾針的閒情逸致。再從機體方面來說，假使一個懶漢看見地面上的細針，我們能擔保他俯地拾取嗎？所以觀念說的理論的基礎，先就不免動搖了。（姑慢說到其生理基礎的薄弱。）（參看本文第二節。）而且談到觀念，更有一種基本的困難。動物的行爲是否也爲觀念所控制呢？如果說是，則是以動物擬人，荒謬立見；如果說否，則動物的行爲何以竟大異於人類的行爲呢？生物的進化是連續的；我們若認人有觀念而動物則否，則進化的連續性便被打斷了。

苦樂說——苦樂說以爲一種動作若可引起快感，便被持續執行，不然若引起不快之感，則不復持續。這個理論似曾顧到生機體方面的情境了；但其所謂生機體和我們之所謂生機體不同。我們的生機體只是客觀研究的資料；至於其主觀方面的快和不快，那是無從決定的，最好不談。而且卽承認動物有快感和不快之感，然而引起快感的行爲何以能被保留，引起不快感的行爲何以能被汰淘呢？則摩爾根（L. Morgan）自己也只好痛快地承認不懂。在這種問題上求解決是沒有結果的；所以桑戴克雖已假定動物有快和不快之感，然而對於動物的學習仍未能予以完滿的解釋。我們現在且研究桑戴克之所謂快和不快究竟是什麼。我想都可以刺激來解釋。試就他的動物實驗來說吧。小貓關在籠內，其腸胃的不斷的收縮予以一種飢的刺激。牠因受這種刺激的影響，乃發而爲亂動。假使牠於偶然中撥動機括，出籠得食，則其腸胃的收縮立卽停止；否則飢的刺激依舊存在，而亂動也依舊持續。所謂快和不快者，就是刺激狀況的變化而已。飢的刺激若已消滅，則動物的行爲乃由亂動而歸於安舒。我們若硬說動物亂動時，其所感者爲不快，而安舒時，其所感者爲快；那就不免以動物擬人，而病在分析之欠精密了。

目的說——此說有主觀的客觀的之別，我們可先由主觀的目的說講起。麥克杜格爾以爲人類的思想和動作都有目的，且泛用「目的」一詞的意義，以爲動物的行爲也有目的。他以爲人和動物的行爲有四種特徵（說見前。）其實卽就無機物說也有和那些特徵相類似的現象。我暫舉一淺近的例來說吧。假使我慢慢地傾水地上，水必循低窪的地方流去。中途若有障礙，則水必迴環屈折，仍循低處流去；而且非流到最低之處，則必不停止。我們無論如何，決不能說水有向低處流去的目的。動物和人，其受情境的支配，初無異於水，那麼誰能擔保其必有目的呢？飢的刺激促使動物亂動，得食而後止，也猶水傾地上，必達低窪之處而後止。這些都可以物理化學來說，用不到假定目的。麥克杜格爾於主張目的說或衝動說（the hormic theory）時，對於苦樂說大肆攻擊。只是有一例子，他以爲似不易用衝動說來解釋——那就是享樂者的行爲。享樂者往往以求樂爲務；好像快樂就是他的行爲的控制者。但

是他又以爲快樂實有賴於衝動享樂者若沒有食慾則將雖食而不樂；所以他所求的快樂乃是滿足求食衝動的快樂。(註二十二)麥克杜格爾原欲以此自完其衝動說但是他之所謂食慾或求食衝動還不顯然是消化管的收縮的刺激嗎？

麥克杜格爾的目的說雖欠完滿，然而他總自成一個系統；至於托爾曼等的客觀目的說，那簡直是不知所云了。我想托爾曼的意思本想集行爲主義和目的主義之所長，但是其結果則似採取兩方面之所短，而自相矛盾。他說目的在行爲的敍述上很是緊要，於是一切因襲的名詞，他都盡量採用；只是他所用的主觀的名詞都僅有客觀的涵義。這個主張在理論上原是笑話，而且客觀的目的實無一不可因最後的分析，而化爲刺激。郭任遠的 "Purpose and the Trial Error Fallacy" 一文本爲針對托爾曼的客觀的目的主義而發。托爾曼讀了郭文之後，作目的的作爲(註二十三)以答之。他對於郭文的答辯前面似乎是牛頭不對馬嘴；後文則舉波洛特葛脫（H. C. Blodgett），亞當女士（Miss K. Adams）及愛略脫（M. H. Elliot）三人的實驗的報告，以擁護其說。他說，由波洛特葛脫的實驗看來，在迷津的終點之上本未放置食物，現在若置有食物，則動物在迷津中的「不安的運動」將改變其性質；由亞當的實驗看來，在迷津的終點之上本未置食物，現在若置有動物所慣習的食物箱，則其「不安的運動」也隨而改變，直至將來知道箱中無食而止。由愛略脫的實驗看來，若將前所慣習的食物易而爲不曾嘗過的食物，則其運動也隨之而變。托爾曼的結論遂以爲飢餓時運動不僅隨腸胃的收縮和迷津上的刺激而定，而與動物前次嘗試所得到的結束的情境也很有關係。其實由我們看來，這三個人的實驗的結果都可用刺激來解釋。迷津的終點之上若置有食物或食物箱，則此終點的刺激性當增加其勢力。終點上慣習的食物若忽變爲未曾嘗過的食物，則此終點的刺激性也當隨而變動。以這二點爲前提，則動物運動的改變本不足怪，尚何可以爲客觀目的的說的護符呢？

刺激說——因此我很贊成刺激說，因爲最後的分析總逃不出刺激。但是單憑刺激，也未足控制行爲；我們要預知某種刺激可以引起某種反應，則生機體的研究必不可忽。此意已詳上文，現在可不必再說。由郭看來，刺激似可包舉一切，但即就郭文而說，其所舉「行爲的歷史」一（behavior history）一項，便不可盡還原而爲刺激了。所以我寧願擁護刺激和機體的二元論，而不欲附和刺激的一元論。

(註一) W. James: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II. p. 527.

(註二) G. F. Stout, Manual of Psychology, p. 126.

(註三) W. James, Op. Cit., p. 587.

(註四) Ibid., p. 588

(註五) Ibid., p. 549.

(註六) Ibid., p. 567.

(註七) 麥克杜格爾在討論意志時，原曾接受詹姆士的意志說，（參看 McDou-

gall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p. 242)，但於其社會心理學第五版的附章—中因欲徹底主張其目的說，故遂於觀念運動說大加駁斥。(同書，頁三七六以下。)

(註八) E. L. Thorndik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Briefer Course, p. 70.

(註九) Ibid., p. 129.

(註十)、參看 K. Koffka: The Growth of the Mind, p. 158 ff., 又 R. S. Woodworth: Psychology, p. 391 ff.

(註十一) Thorndike: op. cit., p. 71.

(註十二) Ibid., p. 52 ff.

(註十三) 見 Hugo Münsterberg: Psychology, General and Applied.

(註十四) The Battle of Behaviorism, pp. 43–44.

(註十五) 參閱 Social Psychology, p. 352 ff.

(註十六) Men or Robots, in "Psychologies of 1925," pp. 282–285.

(註十七) Purposive or Mechanical Psychology, Psycho. Rev., Vol. 30, No. 4. 又 Battle of Behaviorism.

(註十八) "The Behavioristic Theory of Ideas," Psycho. Rev., Vol. 33, No. 5.

(註十九) "Habit Formation and Higher Mental Processes in Animals," Psycho. Bulletin, Vol. 25, No. 1, pp. 46–51.

(註二十) "The Fundamental Error of the Concept of Purpose and the Trial Error Fallacy," Psycho. Rev., Vol. 35, No. 5.

(註二十一) Outline of Psychology, p. p. 270–271.

(註二十二) "Purposive Behavior," Psycho. Rev., Nov. 1928.

一九二八，十二，三十日，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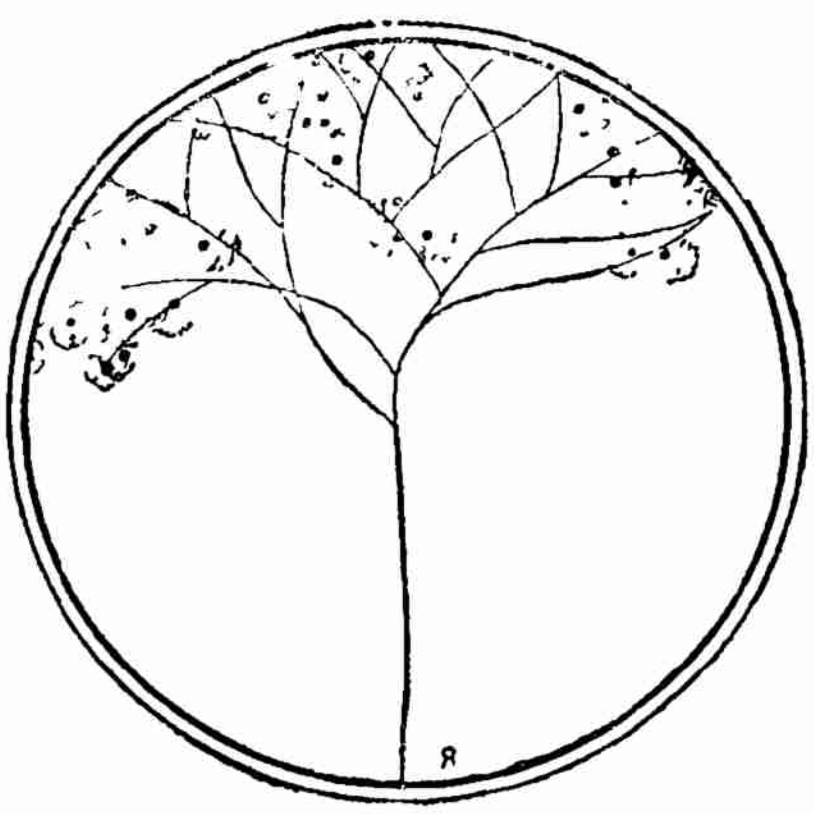


「大力果」乾牛奶凡嬰孩所需要之營養料包含無缺不雜絲毫無益之物質用之以喂嬰孩必能發育健全活潑可愛

各大藥房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福州路第九號

茂和公司藥品部經理



原始中國語爲變化語說

瑞典 Bernhard Karlgren 著　　馮承鈞譯

就語言學方面言，中國語與西方語截然各別。在今之前，此二種語言業爲中國式之長城所隔斷。蓋中國語爲單音語（monosyllabisme），而字與根無變化，與西方語之爲變化語者不同也。

第自孔拉狄（M. A. Conrady）之古中國語研究（Der altchinesische Fragesatz und der steigende Ton, 1915.）發表中國古字典中雙音字（dissyllabique）不少之後，此長城遂開始傾搖。更據其他研究中國語發聲（initiale）與音聲（ton）之變化，構成轉化語，（dérivés 如接續詞 causatif 稱呼詞 dénomonatif 之類）顯爲原始中國語（Proto-chinois）古前接字（préfixe）之遺跡，此久經學者所承認者也。則就歷史方面言，所謂中國語無變化之說，殆難完全承認。

夫中國語與西方語尤爲接近之點，爲遠古中國語中之一種實際變化（flexion），如語格變化（déclinaoson）或動詞變化（conjugaison）是已。此種變化，不特在遠古中國語中見之，且於周代（紀元前一一二二至二四九）一部份語言之中，尚見有語尾變化之存在。

譯者按：變化語之語格變化法，視諸字在句讀中所序何位，語尾即隨之而變。位在主次者名曰主格，以表所主之事物也。位在賓次者，名曰足格，以表主格行之所施也。拉丁文之足格有三；以今代語法釋之，或爲直接足格，一名對格；或爲間接足格，一名與格；或爲情況足格，一名況格。拉丁文又別有呼格，於稱呼中用之；又有從格，補足名詞之義。合以上諸格名拉丁文六格。字根同，字尾則視格而變。衡以中文相對之例：如子曰之「子」，主格也；禽獸逼人之「人」，足格之對格也；施仁政於民之「於民」，足格之與格也；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之「以三公」，況格也；孝子之「孝」，吾國之「吾」，

皆從格也；間有介以「之」字者，如「今之人」「衞衞之政」是也；賜也非爾所及也之「賜，」呼格也。此文之中所述之格，惟主格從格足格，亦卽馬氏文通所名之主次偏次賓次也，今日西方語言語格變化，多已淘汰，惟德文尙存四格云。

中國語中之變化不少，不論爲語格變化，或動詞變化，輔之以助詞卽成。此例已爲人所熟知。如「人」字，拉丁語爲 homo, homines；輔以助詞，如「人之」之類，則變爲拉丁語之 hominis, homonium。此種變化，早見之於古籍。如舜典「帝之」（imperatoris）之類，由此可以證明遠古中國語，早已明瞭語格（cas）之義，則於中國語同字之中，發見變化之例，亦無足異矣。

就此方面考究上古中國語及古中國語，自應以研究他種語言之經驗爲指南。考諸語言之中，保守性最強者，莫若代名詞（pronom）。如法國語雖將變化大加解除，而在代名詞中，存例尙多是也。

試取遠古中國語尋究之，卽見相類之例。其變化固非狹義的本身語尾之變化，然於助詞輔助變化之外，尙有補充變化（déclinaison supplétive）在也。其例亦與他種語言相同。拉丁語「我」字有 ego, mihi, me, 諸格，英文「他」字有 she, her 諸格，中國「他」字亦有「伊」（其用甚鮮）「厥」（上古語）「其」（古語）「之」等格之補充，猶拉丁語之有 is, ejus, eum, 諸格也。(註一)

中國上古語及古語，第三位代名詞既有補充變化，此點固甚重要；若再考究其第一位及第二位代名詞，其例尤爲顯明。

上古中國語與古中國語表示第一位代名詞之字有四：卽「予」「朕」「我」「吾」是也。昔人誤以爲此四字皆訓爲「我」「我輩，」皆屬同義之字。考其誤會之原來，蓋中國文字并未標明古代方言之殊音；而研究古文者，視其字之相類，遂以爲語言相同。夫遠古中國語之不一致，與希臘古語蓋同。予今取論語以爲研究之料材，其中第一位代名詞甚多，四分之三爲孔子自謂，四分之一幾盡屬其弟子所稱，則其語言似可望一律也。詳細審查論語中第一位代名詞，得一重要之結果：凡屬此類之字，并不通用。其例固非絕對的，然其區別語格，界線甚明，不難知之。

論語中除朕字不見，予字少見外，統計吾我二字如下。

吾字用作主格者凡九十五次，分列於下：

學而第一篇　四章　七章

爲政第二篇　四章　九章

八佾第三篇　九章(三見)　十章　十二章　十四章　二十四章　二十六章

公冶長第五篇　五章　八章　九章(兩見)　十章　十一章　二十六章

雍也第六篇　三章　七章

述而第七篇　三章　五章(兩見)　七章　十章　十一章(兩見)　十四章　二十三章(兩見)　二十五章(兩見)　三十章　三十二章(兩見)　三

十三章
泰伯第八篇　三章　十六章　二十一章見兩
子罕第九篇　二章見兩　三章見兩　六章見兩　七章　八章　十一章　十四章　十七章　十八章見兩　二十章　二十三章
先進第十一篇　一章　七章見兩　二十二章　二十三章　二十五章見兩
顏淵第十二篇　九章　十一章　十三章　二十一章
子路第十三篇　四章見兩
憲問第十四篇　二章　十五章　十八章　二十二章見兩　四十七章
衛靈公第十五篇　十二章　十五章　二十五章　三十章　三十四章
季氏第十六篇　一章見兩　十一章見三
陽貨第十七篇　一章　五章　七章　八章
微子第十八篇　三章見兩　六章
子張第十九篇　三章　十七章　十八章

右吾字用作主格者凡九十五見，茲舉一例以概其餘，例如『吾與回言終日』是也。

吾字用作從格者十五次，分列於下：

學而第一篇　四章
里仁第四篇　十五章
公冶長第五篇　十八章見兩　二十一章
述而第七篇　三章
泰伯第八篇　五章
子罕第九篇　十章
先進第十一篇　三章　十六章
子路第十三篇　十八章見兩
憲問第十四篇　三十八章
衛靈公第十五篇　二十四章原文『吾之於人也』因有「之於」常用之式故用助詞之「之」
子張第十九篇　十五章

右吾字用作從格者凡十五見，茲舉一例以概其餘，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

吾字以足格見者凡三次：即先進篇二十五章兩見，子路篇十五章一見。此三例并非純例，先進篇原文云『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子路篇原文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此三吾字皆位次動詞之前，質言之，處主格常處之地位也。再此三例吾字之用，或因主格之吾字，故亦連帶相及。且據吾人所知，吾字從未位於動詞之後，以作直接或間接足詞，亦無用作介詞之足詞者也。（如「於吾」之例似不可能。）

據前引諸例，不難知吾字常用作主格，亦數用作從格，實際從未用作

足格，前引三例，非純例也。

我字用作主格者十六次，分列於下：

爲政第二篇　五章
八佾第三篇　十七章
里仁第四篇　六章見三
公冶長第五篇　十一章
述而第七篇　十章　十九章　二十七章　二十九章
子罕第九篇　七章　十二章
顏淵第十二篇　十五章
憲問第十四篇　三十章　三十一章
微子第十八篇　八章

右我字用作主格者凡十六見，茲舉一例以概其餘，如『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也。

此十六例中，有因同一語句中足格用我字，故主格亦連帶用我字，如爲政篇『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之例是也。又如公冶長篇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子罕篇之『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亦連帶類及之例也。

我字用作從格者四次，內有二例句法同，皆攙助詞之「之」，卽子張篇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是也。餘二例代名詞或位於他動詞之後，如述而篇之『必有我師焉』；或位於介

詞之後，如述而篇之『竊比於我老彭』是也。質言之，位於用作足格代名詞之處，是亦一間接的連帶類及也。

我字用作足格者二十六次，計在動詞之後者十八次：

公冶長第五篇　六章兩見
雍也第六篇　七章
述而第七篇　十六章　二十三章
子罕第九篇　六章　十章兩見
先進第十一篇　二章　三章　十章
子路第十三篇　十章
憲問第十四篇　三十七章兩見
陽貨第十七篇　一章　五章兩見
子張第十九篇　三章

計在介詞之後者八次：

爲政第二篇　五章
公冶長第五篇　十一章
雍也第六篇　七章
述而第七篇　二章　十五章
子罕第九篇　七章　十五章
鄉黨第十篇　十四章

前十八例可以公冶長篇之『從我者其由與』之例概之；後八例可以

雍也篇之『善爲我辭』概之。

我字在論語之中，爲用雖不及吾字之多；但可以證明我字在足格中爲常見之代名詞，在主格中爲數見之代名詞，在從格中爲極少見之代名詞。茲再分格統計之，其效用更易明瞭矣。

論語中用作主格之字一百十一，計用吾字者九十五次，用我字者十六次。（內有三次，別具理由。）

用作從格之字十九，計用吾字者十五次，用我字者四次，（內有二次別具理由，二次輔以助詞之「之」。）

用作足格之字三十九，計用我字者二十六次，用吾字者三次。（三用者別具理由。）

右表所列，意義甚明：吾字爲主格絕對占優勢之字，爲從格幾近獨占之字，蓋爲此二格適用之字，因其語義相近也；（參照註一）我字爲足格幾近獨占之字，則爲此格適用之字也。

茲再引數語以證前說，此三字之分格，即見於同一語句之中。

雍也篇云：『如有復我足者，則吾主必在汶上矣。』

子罕篇云：『太宰知我足乎？吾主少也賤。』

先進篇云：『回也非助我足者，於吾從言無所不說。』

陽貨篇云：『如有用我足者，吾主其爲東周乎。』

右引諸語，可以證明吾字爲主格從格適用之字，我字爲足格適用之字。

據前統計，吾字固無擴展至於足格之趨勢，而我字則逐漸侵入主格，（或稍侵入從格。）緣足格最強，故漸侵入主格，此亦爲印度歐羅巴語習見之例也。

如再就足格侵入主格之過程上考究之，中國語與西方語堪以對照之處，愈爲顯明。法國語足格之我 Moi，侵入主格，蓋由語氣伸張 emphatique 之作用；中國語中之我字漸代吾字，取徑亦同。（註二）論語中我字用作主格之例十六，餘三例爲連帶類及外所餘十三例，十二例明爲語氣伸張之例，第十三例（述而二十九章）亦得認爲語氣伸張之詞。茲引數例於下以證之：

八佾篇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述而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

述而篇云：『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微子篇云：『我則異於是。』

孔子（紀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時人）與其弟子所操之語言，第一位代名詞之有此種變化，爲暫時之現象歟？非然也。再取晚於孔子時之文詮審之，一方面可以證予說之不誣，一方面又可證明此種變化數百年後尙存。

茲先取孟子（紀元前三七二至三八九年時人）時之語言考究之，所得結果如下：

吾字用作主格者七十六次，

吾字用作從格者四十七次，

吾字用作足格者無，

我字用作主格者六十八次，

我字用作從格者十四次，

我字用作足格者五十三次（內三十五次在動詞之後，十八次在介詞之後。）

別言之，孟子書中

主格共計一百四十四例，內用吾字七十六次，用我字六十八次；

從格共計六十一例，內用吾字四十七次，用我字十四次；

足格共計五十三例，全用我字，無一吾字用於動詞或介詞之後者。

由是吾人所得之結果如下：

（甲）吾人在論語中所得之結論，茲已完全證明吾字蓋爲主格與從格專用之字，我字蓋爲足格專用之字；其他論語中吾字用作足格三例，別具理由，不能反證吾說也。

（乙）吾人關於足格侵占主格一如數種西方語之例之假定，茲亦證實。吾字既未侵入足格，而我字則較孔子之時愈深入主格範圍之內。其在主格中，其數幾與吾字相等；在從格中雖大見進展，然尙不及吾字爲用之多，則吾字尙爲此格適用之字也。其例如下：

公孫丑上動心章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下將朝章云：『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我與吾在同一語句中之區別，在孟子中尤爲顯著。吾字蓋爲主格中勢較優之代名詞，從格中勢絕優之代名詞，其例如下：

梁惠王下莊暴章云：『吾(從)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足)至於此極也』？

公孫丑下充虞章云『舍我(足)其誰也？吾(主)何爲不豫哉？』

再取左傳考之，得訓尤多，可助吾人研究之點有二：

（一）左傳卷帙甚富，其統計較論語孟子爲重要明確。吾人在左傳中所得結果如下：

吾字爲主格者三百六十九，爲從格者二百二十三，爲足格者四；

我字爲主格者二百三十一，爲從格者一百二十六，爲足格者二百五十七。（內在動詞後者二百十一，在介詞後者四十六。）

別言之，左傳之中

主格之例六百，用吾字者三百六十九，用我字者二百三十一；

從格之例三百四十九，用吾字者二百二十三，用我字者一百二十六；

足格之例二百六十一，用我字者二百五十七，用吾字者四。

此吾字爲足格之四例，情形特別。如：

昭公二十六年傳云：『賂吾(足)以天下，吾(主)滋不從也，』顯係連帶類及。

昭公二十年傳云：『子假吾(從)名焉，故不吾(足)遠也，』亦係連帶類及；且足詞在主詞所常處之位，與前在論語中所見之例同。

昭公二十七年傳云：『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足詞在動詞之前。

哀公十一年傳云：『何不吾諫，』足詞亦在動詞之前。

吾人前此研究論語孟子，雖見吾字限於主格從格，我字限於足格，其變化之事皆顯見而易明；茲觀左傳諸例，又可見我字之深入吾字範圍，與孟子諸例同也。(註三)

（二）吾人詳審左傳，兼可以考證此書之年代及淵源。據中國尚無確實理由之傳說，此書為左丘明所撰。左氏之名，孔子偶一引之，其人為孔子同時人，或即為其弟子，此說歐洲治中國學者多採用之。格魯伯氏（W. Grube）別倡一說，以為左傳為孔子自撰。（見所著之中國文學史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1909）此異說近日辛德萊氏（B. Schindler）亦以為是。（見所著古中國之祭司 Das Priestertum im alten China, Leipzig, 1919）其說之根據，蓋引散見各書之文，其文未必非後人所羼入，茲就代名詞之適用一點證之，其說實無大價值，不辯而自明矣。

以論語之統計與左傳之統計比較之，頗饒教訓也。論語中吾字在主格絕佔優勢，我字惟佔百分之十四分四，質言之七分之一耳；吾字在從格則獨佔一格。（我字四例，別具理由。）左傳中則我字在主格之地位增至百分之三十八分五，超過三分之一以上，在從格亦增至百分之三十八。

此二書統計之不同，具見左傳非孔子所撰；(註四) 即舊日之傳說，以左傳為孔子同時人所撰之說，亦難主張。弗郎克氏（O. Franke）以為左傳非傳春秋之書，乃周末單行之歷史撰述。（見所著春秋與董仲舒春秋繁露問題 Das Problem des Tsch'un-ts'iu und Tung Tschung-schu's Tschun-ts'iu fan lu）以此統計證之，其說較可採也。

由是觀之，此吾我二代名詞，經論語孟子左傳所證明，吾字限用於主從二格，我字純用於足格。（論語中其用限於此格，後侵入他格，但在孟子左傳中，我字在他二格中之作用，尚不及吾字之多。）茲再就發音學方面詮審之。近日中國官話，吾字讀如 u（法語作 ou）我字讀如 uo（法語作 ouo）或讀如 ngo（ng- 音為喉鼻音，類英語之 song），則就今音方面言，實無成績可獻。但如追溯其古音，此問題較為明瞭。吾人今日所能回復之發音，最古固不能逾紀元六世紀時；然吾人在此處已腳踏實地也。當時之吾字讀如 nguo，我字讀如 nga（低音之 a）據此古音，此二字之聲母根據皆為 ng-。此二字聲母一致，其具有一種狹義的實際語尾變化，蓋為不可否認之事實。

此種與舊有觀念相背之結果，設更發見堪以與上例比較相類之字援助之，其結果更較有力。此吾人所以考究其第二位代名詞也。

論語中表示第二位代名詞之字有二：曰女（亦作汝）曰爾。不幸此類代名詞為中國之禮節所限，為用甚少，（即孔子亦常稱其弟子為二

三子）吾人所得之材料甚微，不能得一絕對確定之統計。雖然，輔以第一位代名詞之豐富材料，所得結論，尚不失爲確實也。茲先就論語計之。

女字用作主格者十四次，臚舉於下：

八佾第三篇　六章
公冶長第五篇　三章　八章（兩見）
雍也第六篇　十章　十一章　十二章
述而第七篇　十八章
先進第十一篇　二十二章
衞靈公第十五篇　二章
陽貨第十七篇　八章　十章　二十章（兩見）

女字用作足格者二次，即陽貨篇八章二十章，凡兩見也。第二十章云：『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後又曰『今女安則爲之。』「女安」凡兩見。前有用作主格之女，設「於女安」之「於」字非有誤，則「於」後之「女」似爲連帶類及之稱。此例亦不純，實用作足格者，惟八章之「吾語女」一例而已。

爾字用作主格者九次，臚舉如下：

八佾第三篇　十七章
先進第十一篇　二十五章（三見）
公冶長第五篇　十一章
顏淵第十二篇　十九章
子路第十三篇　二章（兩見）
季氏第十六篇　一章

爾字用作從格者三次，臚舉如下：

公冶長第五篇　二十五章
雍也第六篇　三章
季氏第十六篇　一章

爾字用作足格者六次，臚舉如下：

述而第七篇　三十四章
先進第十一篇　二十五章　以上二例足格在動詞之後
述而第七篇　十章　二十三章
先進第十一篇　二十五章
陽貨第十七篇　一章　以上四例足格在介詞後

孟子中之例最少，臚舉如下：

女字用作主格者三次
女字用作從格者二次
爾字用作主格者五次
爾字用作從格者二次
爾字用作足格者三次

右二書舉例雖少，可得結果如下：

女字（或汝字）主要作用在主格。（或亦在從格，但例少不能確定）

至足格之女，論語得其例一，孟子無例可引。

爾字用作足格，見於論語六次，見於孟子三次，蓋爲適用於足格之代名詞。

足格之我既漸代主格之吾，爾字亦在論語孟子之中多代女字。

第二位代名詞之足格之侵入主格在第一位代名詞之先，亦不足異。蓋就表示語言之人類心理言，第一位代名詞之主格與足格之相背，較甚於第二位代名詞之主格足格之差別。觀今日印度歐羅巴系語言第一位代名詞有補充之例，而第二位代名詞無之，可以知已。故左傳中之女爾互用，不辨語格。（由是可以是證吾人左傳年代晚近之說。）

吾人前已說明論語孟子之吾，就語格言，與第二位之女相對，我與爾相對，表解如下：

	第一位	第二位
主格從格	吾	女
足格	我	爾

茲尚欲言者，女字與爾字之音耳。

女字現代官話讀如 žu，（法語作 jou）予已在中國發音學之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中，說明 žu 之音出於 ńźi̯u（如「儒」「乳」之例）ńźi̯(w)o（如「如」之例）之古音，女字屬於後一音，六世紀時女字應讀如 ńźi̯(w)o 也。（是爲可確定者最古之發音。）

爾字今讀如 ör，（如英語 brag 之 r，法語代以 eul）是爲數轉而成之今音。此音爲昔日之 zi 音數轉而出。此 ži 音又出於 ńźi 音。中世中國語諸 -i 之音，予已在中國發音學中說明出於古韻 -ei, -ie, -i 諸韻。爾字屬 -ie 韻，六世紀時讀如 ńźie，予將有論文更上溯古代，擬說明此 -ie 韻爲遠古 -ia 韻所轉出。

則吾人所得之聲母爲 ng- 及 ńźi̯- 二母，語尾之韻爲 -uo 與 -a（由 ńźi̯-uo 轉爲 ńzi̯(w)o 亦無足異）表解如下：

	第一位	第二位
主格從格	吾 nguo	女 ńzi̯(w)o
足格	我 nga	爾 ńźi̯a

得例之完善，無有逾於此者也。

設孔子之論語爲最古之書，吾人研究遠古中國語之語尾變化，可以告一段落。顧尚有更古之書可以引證，即書經與詩經是也。（書經上溯至紀元二千年前）吾人之研究，非詮審此種著作，不能認爲完全。但此二書之材料，使此問題增加困難不少。

此二書所用代名詞之例，與論語孟子左傳絕不相合。「予」字所佔地位最爲重要。予字今音讀若 ü（法語之 u）六世紀古音讀若 i(w)o。（註五） 別有朕字作用亦大。

茲就書經所有之代名詞，統計於下：（註六）

紀元前一七六六年前（虞書夏書）

主格	二十三予	三朕	一我	
從格	六予	十三朕	五我	
足格	四予			

紀元前一七六六至一一二二年間（商書）

主格	三十六予	九朕	十我	
從格	五予	十三朕	三十三我	一吾
足格	十四予	二朕	二我	

紀元前一一二二至六二七年（周書）

主格	九十三予	十八朕	七十八我	一吾
從格	三予	二十朕	七十我	
足格	十七予		二十三我	

據右列之統計，得結果如下：

（甲）書經絕對不辨語格。

（乙）吾字并不存在，五百零三例中之二例，或爲商時口述之人以當時之方言述古代經文，誤以吾字羼入其中。

（丙）我字古時少用，後乃逐漸增多。

詩經爲時較晚，但亦在孔子之前。其前篇之國風，爲中國古代十五國之歌謠，其中方言之殊異，應如吾人之所期也。茲對統計之結果表列於下：

主格	五十四我	十七予
從格	一百零三我	十一予
足格	一百十一我	九予

據國風之統計，所應注意之點如下：

（甲）其中不辨語格。

（乙）無朕字吾字。

（丙）我字爲絕對佔優勢之代名詞；其間專用我字者，有周，召，鄘，秦，檜，曹諸國；其邶，衞，魏，王，齊，唐，陳諸國，則我字爲常用之代名詞。予字少見，如邶風之中有五十三我，二予是已。惟有二國，予字之用較多，鄭風之中有十四予二十九我；（緇衣篇六予，無我，將仲子篇八我，無予。）豳風之中有十予三十四我。（鴟鴞篇十予二我，其餘六篇三十二我，無予。）綜計國風予字三十七用，鄭豳二國已居二十四，其餘十三「予」則分配於其他十三國。

詩經中之雅頌，所用第一位代名詞，亦同國風。

書經詩經中之第一位代名詞，已具說於前。其第二位代名詞之對照，亦尚相符。書經中女（亦作汝）爾（偶作而）互用，別有「乃」字大致用於從格。詩經中惟有汝（亦作汝）爾（偶作而）其用多於女，猶我之用多於吾也。

由書詩所得之結果，此問題愈趨於複雜。初審之，此問題之解決，似應認定中國古語進化分爲三期：

一、最古時期，予朕我兼用，予之用較廣。

二、第二期，我字完全代替朕字，幾全代予字。

三、第三期，（始孔子時）吾字與我字幷用。

此種解說吾人不能贊同。其理由有數：

詩經之纂輯，與書經後部同時，詩多始於一一二二年，與書經之周書時代同也。顧周書有予字一百十三，朕字三十八，我字一百七十一，至詩經中之我，幾爲通行之代名詞。

再書經中最近之周書，（止於紀元前六二七年）距孔子之前不遠。（孔子生於紀元前五五一年）書經中絕無吾字，而此吾字又爲孔子時主格從格常用之字。若以吾字爲晚見之新語，則其事不止於可怪異也。蓋若有分期進化如前所假定之（甲）予朕我（乙）我（丙）我吾三期，此吾字應見於書詩時代最晚之部份也。

根據右述之理由，此問題應別求解決之方法，其方法近在目前也。此問題非時代不同之問題，乃方言殊異之問題；書經爲一種方言，詩經別爲一種方言，論語亦然。

此種解決方法，初視之其困難似倍增於前。緣書經爲千五百年典錄之纂集，而詩經國風爲十五國不同之歌謠，其間有數國地與魯國接近也。

此種困難不難解免，讀邁埃氏（M. A. Meillet）之希臘語言史概要（Aperçu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grecque），可得解決此問題之關鍵。據云：

> 語言之區別，視各種文體發展之地而異，視其發展之特別條件而異，各地各自有其語言也。
>
> 挽歌盛行於岳尼（Ionie），其韻語卽大受「岳尼化」。多利德（Doride）諸市流行合唱抒情詩歌，用其語大致如多利德語，卽非多利德之詩人所撰，如岳尼詩人巴基里德（Bacchylide）或別阿西（Béotie）詩人屏大勒（Pindare）之作品，亦用多利德語言。所以各種文體各自有其語言，與用此語言者原無關聯也。

中國古代之狀況，必亦相類。撰述與演說文體，原爲有「予朕我」等字方言之代表者所發起，後人遂遵用之。此種文體之著作，皆沿用其體裁，如書經之類是也。詩歌體爲有「我」字方言之詩人所發起，各國詩人皆選之，不敢違背其法則。故惟在鄭風豳風之中略見予字之用，雖見文體之自由，然非良好之體裁也。及孔門弟子之集論語，既爲一種哲學的新文體，所用語言，當爲孔子所說之方言。（註七）

予前說可以下引二事證之：

中國儒者所引之說，亦有可以證予說者。朱熹詩經集傳云：『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須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

孔子所作魯史春秋，始七二二年，終四八一年，其後部之年代，與孔子同時。（五五一至四七九）但春秋之文體與書經相類。魯國方言從格通用吾字，而春秋常有語句如「侵我（從）西鄙」之類，足證史家幷未以魯語誌史事，而用撰述文體也。

孔子之時，其語言之中如代名詞顯有語尾變化之例，既已說明如前。吾人得提出問題曰：此魯語爲一種保守方言，故他種方言於數世紀中已喪失之原始中國語變化，而獨爲魯語所保存歟？抑魯語爲晚代之語言，發起此種語尾之新變化歟？

就年代言，似以後一說爲是。蓋二千年前之語尾變化，不應已絕於彼而存於此也。其實不然。據西方語所得之經驗，今日交通極便之地，強迫教育之區，尚有方言保存古語特點，如音聲，如變化諸現象，而在他種方言之中則失之久矣。在中國古代封建之前，與封建之中，政治與文化尚不甚齊一，設有一種方言保存古語，尤較易於今日。

則吾人在孔子語言代名詞中，發見原始中國語遺跡之解說，實具有強健的及決定的理由也。

設在孔子語言之中，見有主格與從格紛歧之點，事之可疑，猶可說也。蓋人得謂中國語原爲不變化語，始創助詞「之」字爲從格之變化，嗣後魯語仿其例，復創主格從格新例也。其實非然。論語之中非主格與從格之相違，乃主格（吾）與足格（我）之相違也。設謂一種方言創造主格足格之差別，惟限於此二格，而不適用於名詞；此種現象在他種方言之中，爲從未見有之事。據吾人所知語言之生活，以及西方語言研究之所得，此說不能主張。魯國方言主格從格（吾）與足格（我）之差別，非出於創造也。

孔子之語言與法國語可以對照。原始中國語與拉丁語具有語格之變化者相同；中國語之發展與法國語之發展過程相同。先去其語尾變化，去之之後，有時間以助詞助其變化，（如拉丁語之 imperatoris 法國語作 de l'empereur，中國語作「帝之」之類）有時語格雖異，今遂不分。（如主格足格法國語皆作 empereur，中國語皆作帝。）惟代名詞中尚保存古跡，雖距多數世紀，尚能保存他處早已喪失之變化，（如法國語主格之 je, tu，足格之 me, te，中國語主格之吾女，足格之我爾）俾吾人得知今日無變化之語言其母語古時已具有變化之性質也。

（註一）本文所用主格 (nominatif) 從格 (génitif) 足格 (régime) 三字，茲應附帶說明者，此言足格，不僅含有直接足詞（對格 accusatif）或間接足詞，（與格 datif）兼含介詞 (préposition) 之足詞而言。緣中國之介詞原爲動詞，現仍兼有動詞之效用。所以從格與此類足格，不可視同法文之例，混爲一格。法文以介詞表示從格，如「人之心，」爲 le coeur de l'homme。蓋法文爲補足的 (complementaire)，而中文爲附屬的 (attributif)。中國語從格與主格較近，與足格較遠。

（註二）或有人以爲吾與我之異，非語格之有別，乃發音之有異，緣我字音較強，故改用我。其實非是。論語中吾字亦有音強者，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吾斯之未能信，』『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諸例是也。我字亦有音弱者，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從我於陳蔡者，』諸例是也。取孟子左傳之統計證之，尤可辯正此說之非。

（註三）我字用作從格類，多於演說語體中見之，如成公十三年傳有例三十三處，公十四年傳有例十，襄公二十五年傳有例十二；一百二十六例中，此類已占少半矣。類多於

「我先君」等語體中適用之此，或爲語體所影響則吾人我字之統計容，有誇張我字從格之作用也。

（註四）人得以爲孔子所用之文體與語體不同，如以此說爲是，其文體應與書經相類。但左傳中所用之代名詞與書經異，而與晚出之孟子合也。

（註五）此 iwo 音與 nguo 音今尙未能證其相近，但爾雅有「余」字，應爲「予」字之假書，其音卽爲 iwo。

（註六）今所存之書經三十三篇，爲伏生口授，別有二十五篇，爲司馬遷以後之人所輯。據沙畹（Chevannes）之說，此二十五篇并非僞造，乃集殘簡所成，編輯整理中錯誤容或有之，僞造則未也。吾人亦以此二十五篇之價值亦甚重要，應合五十八篇詮釋之。但爲格外謹重起見，今所採者祇伏生之三十三篇。

（註七）孔子與其弟子所說之方言爲魯國方言。顧孔子終身研究古典，自然不免受其文體之影響，故「吾」「我」之外亦別用「予」；（論語中凡十八見）然爲數不多也。

廣東花縣之奇山

（小谷）

花縣中之山，以菊花山爲最奇。全山滿蓋石菊朵朵，與眞花無異，白其瓣，黃其心。聞該邑所以稱花縣者，因此之故。游覽者莫不嘖嘖稱奇焉。

橄欖山亦爲花縣有名之山。全山之石，狀如橄欖，大小不一，其色與平常之石無異。鄉人以此石爲山之靈蹟，不許外人搬運云。（節錄申報）

商務印書館

影印發行

屏聯 幛幅

選影名人眞蹟、絲毫不爽、設色古雅、裝裱講究、已出二百八十餘種、尺寸咸備、定價尤廉、

書畫碑帖

搜羅古今名人書畫數十種、採取佳紙精墨、用珂羅版影印、生香活色、不失原來神韻、好古審美之士、均樂購之、



婦女有病請服烏雞白鳳丸

定能保汝身體之康健此丸治婦女諸般虛弱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痠頭痛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能補身壯體活血通經誠獨一無二之良藥也諸君光顧請認明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誤

價目 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三角一品小丸每兩洋一元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每丸一角二分小丸每兩三角 另備丸藥全集謝函證書奉送

小兒回春丹

耑治小兒驚風發熱痰涎咳嗽吐瀉等症家中兒女多者不可不備每丸洋一角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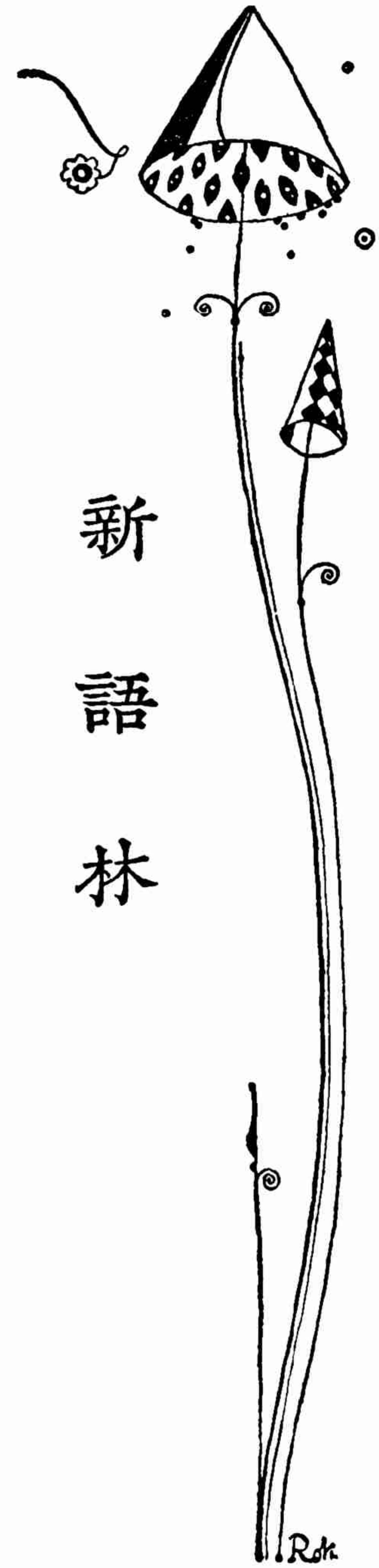
清心牛黃丸

治卒然中痰不省人事牙窽等症有扶危救急之功 雙料每丸三角 單料一角半

人參再造丸

此丸耑治男婦中風中痰中血中氣口眼歪斜言語不清左癱右瘓半身不遂步履艱難有起死回生神効之功也 一品每丸洋一元雙料每丸五角單三角 外埠函購即寄

總發行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新語林

老友記憶中的愛因斯坦

哲生

美國紐約名醫生托爾梅（Dr. Max Talmey），最初於四十年前，遇愛爾褒脫、愛因斯坦於德國門占地方。其時愛氏僅為一十齡的兒童。托爾梅醫生，其時與他共處，凡有五年之久。當愛氏青年時代，在一個瑞士的專賣局任事時，托醫生又和他相值。此後又相別二十年，重遇於紐約。托醫生就與愛氏接觸中的記憶所及，敍述愛氏的早年生活，為譯如下。當此愛氏第二次以物理學上之新說驚動世界之時，讀關於他的片斷生活的記述，自是別有意味。

＊　＊　＊　＊

四十年以前，我得與一個十齡的學校兒童相遇。由於他的超常的知慧，我倆間遂成立了親密的友誼。那時我已是大學的學生，年長於他十一歲。和他接近經過兩年之後，我便有一種預覺，覺得將有一個大科學家，從這孩子身上發展出來。果然我的預覺並不錯誤，當他四十之年，他已被一般人承認為一個創時代的物理學家，即反對他那因以成名的物理學說的人，也承認了。

總算是我的僥倖，我得與愛因斯坦在他的十歲以至十五歲這段時間中，和他有親密的友誼，且得常常和他相接觸。除了他的最近的幾個近親之外，我從不見他同什麼人交往過。

愛爾褒脫、愛因斯坦在一八七九年的三月十四日，生於阜登堡的烏爾姆（Ulm, Würtemberg），此處乃是他的兩親結婚之後，就定住下來的地方。他的父親赫爾曼、愛因斯坦（Herrmann Einsteiu）來自一個名叫布須（Buchan）的小鎮。他的母親，閨名保侖可霍（Bauline Koch），來自康氏荅脫地方。當愛因斯坦只有一週半大的時候，全家乃移住門占。老愛因斯坦，除了一子之外，還有一個女兒，年幼於愛爾褒脫三歲。

赫爾曼、愛因斯坦，全家在門占的住宅，是一所孤立的屋子。他與他的弟耶可勃、愛因斯坦，一家合住。這兩位老兄弟，合力經營一個電機工廠，這工廠是與他們的住宅相連的。住址離

大路約數百英尺，在工廠與住宅間，隔着一個大囙，園中大樹成陰，城市喧聲，簡直傳不到。兩家過的是隱逸安閒的生活，與鄰里絕少往來。就在這樣的氛圍和環境中，——牠靜謐，嚴肅而舒適，——愛爾褒脫生長起來，直到了十五歲。其時，他的奮鬬困苦的生活開始了。

一八八七年，我的老兄伯納、托爾梅認識了赫爾曼、愛因斯坦，就成了兩家的朋友。他深受他們殷勤的待遇。兩年以後，他把我也引入了這個快樂的愛因斯坦的家庭。其時正是我考入門占大學的醫科以後。這兩家家庭中人，對我都很殷勤，如對我的老兄一樣。我特別和愛爾褒脫要好。其時愛爾褒脫是魯脫波爾特中學的第三班的學生。他和他的親屬，都屬於黴黑的種色型 (Brunette type)，這是我老兄後來在他的一本著作名叫種族優越（Race Superiority）中所持的論旨的一個例證。他反證舊說，以爲只有輕色種型(blonde race)才產生天才的理論。而科學天才的愛爾褒脫，乃是一個黑髮褐眼的青年。

愛爾褒脫最早就顯出例外的知慧，而能與大學學生討論一些那較他年歲爲長的尋常兒童所不能了解得來的問題。他特別接近於物理學，他常常喜歡談說物理的現象和問題。我那時送他兩本書去讀，一本是布須納的力和質 (L. Büchner's Force and Matter)，一本是褒恩斯坦的物理科學要書（Bernstein's Popular Books on Physical Science）。兩書多是當時在德國風行一時的。這兩書對於愛爾褒脫很發生一點影響，而以褒恩斯坦一書爲更得力。因爲此書，敍述物理現象，頗生動有趣，因此，引起了愛因斯坦的興趣。當時愛爾褒脫在討論物理問題上所顯示的穎悟，眞是令人驚異。但誰能料得到呢，他長大起來，要在物理科學上起革命，而被認爲一時代的物理學家！

愛爾褒脫由褒恩斯坦一書所得的印象，是留存得很久的。當他已致身爲名教授之時，他還時時說及褒氏的著作。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愛爾褒脫夫婦到我家裏來。我曾問及他對褒氏一書的意見。他說：『褒氏的書，至今還是一本好書，而在當時，確是最好的一本書。此書於我的整個發展中，有甚大的勢力。至於力和質一書，我現在雖不甚想起牠，而當時於我也是頗有影響的。』

中學所規定的學科，不能使愛爾褒脫滿足。他不喜歡學校中的學科。在歷史地理及語言學科上，他並不能超越過一般的學生。獨有數學，他特別喜歡。他升入第四班時，我送他一本斯配寇的幾何學（Spieker's Geometry），供他自習。他立刻沉浸於此書之中，我每次到他的家裏去，他總喜歡把他對於書中所發見的問題的解決告訴我聽。對於較複雜的問題，有時我也供獻給他一點解決的意見。他並不費幾多時日，便把斯氏的一本幾何學學完了。於是他進而攻究高等數學，仍是以自力學習。他的數學的天才，飛展得非常之速，不久我便跟不上他了。

幾年以後，——一九二一年的四月——我問愛因斯坦是否還記得最初我贈他一本數

學書這件事實。他答說：『自然是記得的，你以後又介紹給我兩本書呢。』

關於數學問題，我既跟不上愛爾褒脫，我們間的談話和討論便換了方向，我們轉到哲學上去了。我教他讀康德的書，其時他眞是一個小孩而已。他只有十三歲，他竟很感興趣於哲學。康德的著作，原是非尋常人所能索解的，在他竟似完全明白。自他讀過康德的純粹理性批評（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一書及其他著作以後，康德便成了愛爾褒脫喜歡的哲學家。

一八九四年，愛爾褒脫升入第七班，不久他便脫離了中學校。凡關心於這位有爲的青年的前途的人都以愛氏之不畢中學業爲憂。因爲德國定制，大學的入學，必須有中學的畢業試驗。愛氏既中途脫離中學，則於學問界中的學位和榮譽的獲得，便不可能了。但他堅決主張於中途離了中學，他厭惡中學校所要求的學科，以爲徒費光陰。

我僥倖得與這位青年的數學家兼哲學家相爲伴侶，有五年之久。在這五年中，我從來不曾見到他讀過淺薄容易的文學，從來不看見過他和校中同學結伴同處。他慣於自己孤寂的生活，傾注全神於物理學書，數學書和哲學書。讀書之暇，則弄音樂消遣，他曾正式上過提琴課，但只有兩年功夫。

一八九五之初，青年的愛爾褒脫乃離開門占了。因爲老愛因斯坦的兩家移他們的住家和事業到意大利的米蘭去了。是年秋間，我也遷住美國；自此分別之後，我不曾與我友通訊，簡直一點不知道他的未來的命運如何。六年以後，我遇到了他，乃知悉他的別後的情形。

原來愛爾褒脫、愛因斯坦，先在瑞士奧勞地方的郡立學校畢了業，於一八九六年的秋間，乃入蘇立須（Zürich）的分科工業專門學院（Polytechnicum），卽在該院的研究班（Lehrantsschule）研究數學和物理。一九〇〇年，畢業於此院，一年後入瑞士籍。（卽當一九二一年時，他還是瑞士籍。一九一四年，德王召他赴柏林爲威廉學院監院時，是不以德國公民資格任事的。）

自分科工業學院的研究班畢業以後，愛爾褒脫卽感到自謀生活的需要。他的父親病了，加之父親所營的事業衰敗，致愛爾褒脫的兩親，處於窘境無力再資助他。愛爾褒脫於是不得不依教讀爲生。他在旭芬霍生 Schaffhausen）及褒恩（Bern）地方任私家教讀者凡二年。一九〇二年，他乃得在褒恩地方爲專賣局查驗員，算是一個永定的職業。就在一九〇二年的春間，我在褒恩地方遇到他。

其時他的環境，分明是在窮困之中。他住在一所小而略無設備的屋子裏，他告訴我他正爲了生活而苦苦的爭扎着。專賣局的職員，只能有一點很小的進款，加之妒嫉他的人，又百端對愛氏施以阻礙，而愛氏的困苦益增。這次相遇時，他送我一篇印就的短文，這篇文字登於物理學年刊（Annalen der Physik）中，題曰：從毛細管作用現象所得的結果（Folgerungen aus den Kapillaritätserscheinungen），乃是愛氏問世的第一件文字，自此

次別後我們不相聞見者又十九年。

一九二一年的五月，愛爾褒脫偕他的妻子來紐約，於是他的歷史十九年間在我心中所留的空白的地位，乃由愛氏的自述而被補充了。

當愛因斯坦求學於蘇立須的分科工業學院時，他同一個女學生塞爾維亞人姓馬立茲的(Milera Maricz)要好。不久他倆便訂了婚，那時還是在學校裏。愛因斯坦既在褒恩地方得了一個較永久的職業，乃卽於一九〇三年結婚，就在那裏定住下來。他們生了兩個兒子；一仍名愛爾褒脫，生於一九〇五年；一名愛林亞特，生於一九一〇年。

自結婚後，愛因斯坦更致力於物理的研究，特別注意於熱動學（Thermodynamics），電動學(electrodynamics)和光學(optics)。他的研究觀察的結果，則寫為種種論文，發表於種種特殊的定期刊物——特別是物理學年刊。凡五年間，他卽被一般人認識為一個很有能力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他的著名的學說——卽相對論——的第一部，是成於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五年的三年間的。一九〇五年，他在物理學年刊上所發表的動進體之電動學（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一文，此文的中心要素，就是他所成就的相對論學說的第一部分。同年他又著一論文，題曰分子度向之新決定(A New Determination of the Molecular Dimentions)，蘇立須大學因此文給他哲學博士學位。此文載於一九〇六年的物理學年刊中。愛氏的早年享受盛名，為一時物理學者所景仰。他二十九歲時，卽被邀請在薩爾資褒(Salzberg)所開的物理學者大會講演。他在那大會上講的是相對論和光輻射之量子決定(The Quantum determination of Light Radiation)。他對於惰性與引力間重要關係之觀察，完成於一九〇八年。

一年以後，愛氏辭去了褒恩地方專賣局的、職位，而入於講授和研究的生涯。如是經過四年，乃被任為全歐物理研究最大機關之一的領袖。一九〇九年，他第一步任了褒恩大學的講師，同年在蘇立須大學為特殊教授，在那裏作大學教授凡三年。一九一一年，轉至潑拉格大學，為尋常教授。一九一二年，又回蘇立須任分科工業學院的尋常教授。一九一三年，柏林科學學院來聘，在這個大學中教書，在他是一個特權，所以他接受了這個聘請。一九一四年的四月，他赴柏林受此新職，此新職的一部分包有新立的以德王威廉為名的物理學研究院的管理。

從此以後，愛氏卽在柏林住下，在大學及學院中繼續講授理論的物理學。他又任荷蘭萊登(Leyden)大學的短期教授，每年作短期講授二次。

關於相對論的學說，卽受過很高的教育的人，也所知很少。這有兩個理由可以解釋：第一是因為愛氏文中有濃厚的詩意籠罩着，致艱晦難讀。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是良好的講授能力，往往不與學問能力相伴。牠乃是另一種稀有的才能，而相對論學

說，卻還沒有找到牠的完善的教授者。

土京安哥拉

哲生

就旅行中所得的動的印像，以小說的筆致，代替嚴正的敘述，這樣一篇寫新土耳其生活的文字，確是很有趣味的。下面是活時代雜誌特約記者萊爾特朗的旅行土京所記。

* * * *

Haidar Pasha 車站的月台上，滿佈着學校兒童的隊伍，一行行的是圓頰黑眼藍服小帽的兒童，和圓頰黑眼藍披風黑襪子的女童，神氣都莊嚴沉着。還有一大簇的職官們，都穿着外套，戴着高帽，紛忙地在鞠躬，握手，舉帽。

忽然一陣人聲，我從車窗中看出去，見有兩個戴絲帽的紳士兩個作巴黎裝的女子，到了月台。於是職官們便紛紛地脫帽致敬，學童們紛紛地舉起手來。

四個人行近了車前，有一個壯夫急上前授女子兩大束鮮花，他們上車，車頭開動，月台上是一片歡呼聲。

一個秀美的青年男子，走上我的車廂來，一面用法語致歉詞，一面把手提箱擲上了木架。

我問他：『這四個是什麼人？』

『這是教育部長和他的助手，他前在歐洲——柏林，門占，柏拉格，倫敦，和亞姆斯透丹參觀教育方法，現正要回土京安哥拉去。』

車行經過 Haidar Pasha 的街市，由列屋的開展處，見到一片水影。新耕後的田畝，以矮樹作籬分隔着。地面坡斜，趨入於海，離岸數英里之處於斜陽中見到 Princes Islands 的側面；接着經過一個村莊。村中街上，有高大的殘舊的木屋，還於叢柏中見到白色的禮拜寺的尖塔。田中耕者，駕三數白牛爲一羣，正在耕作。一架長橋，臨於綠野，橋外土岬，遠伸入海。另一個村莊，於斜陽中仍見尖細的寺塔，果樹方紅白開花。

由中段的車廂中，發出笑聲來，這車廂就是那教育部長所坐的一節，侍者們托着盤盞，匆忙地工作。

同車的青年男子，正傾注於一本德文小說。

天色是沉暗下來。

餐車很漂亮，這兩位政府職官的台子上，堆滿了鮮花。凱末爾的肖像，高懸在車的一端。

早晨從車窗中望出去，風景又自不同。車在淸晨的日光中進行，所行處，乃是一片廣闊荒廢，絕無樹木的地面。更不見有人的踪迹，僅於遠處山下，發見一方白色移動的東西。車行近看明白時，原來是一羣羊。牧羊人是高而瘦的身材，頭纏白布，紅衣黑袴，白羊毛的短襪，端立着動也不動。

在山脚下又被發見一簇平頂的住屋，有幾縷輕烟，方升入於淸晨的寒空。

地面漸進漸趨荒瘠，這片谷地狹小起來。我們的車子，曲曲地進行於巉巖紅壁的隘口間。遠遠的南邊，有犬牙錯列，白雪覆巔的高峯。忽然可驚異地轉出一片新耕的地面，一起有四個黑牛在曳動一架犂，這犂似是用一段長的

變木做的。接着又見一所村莊，是些泥土築的屋子，平鋪的草屋脊，又見到耕治整好的田畝，這村莊以外，又是一片荒瘠了。

我問同車的這位青年，何以此處如此荒瘠。他說：『這是因為此處乃是歷史上由亞洲侵入歐洲的大道。波斯之攻希臘，韃靼之入歐洲，土耳其之赴君士坦丁，無不取道於此。大兵所過，致草木無留，你只要看此地的電桿牆柱，都是鐵做的呢。』

『是不是全安那它利亞都這樣荒瘠的？』

『不，不，山的北面的黑海處，便全是大森林了，只要有鐵路去開發。』

忽然奇蹟似地於荒瘠中，跳出一所紅磚覆頂的西式建築，有鋪整的路，有馬托車，有耕作完好的田。那位青年說：『這是凱末爾為示範給我們的人民看的模範農場。』

聽到『我們的人民』這句，我才明白被我錯認為德國人的那位青年，原來是個土耳其人，他是如此整潔，與我預想中的肥黑而面現油光的土耳其人大不相同了。

我問他：『土耳其人民真的喜歡凱末爾將軍嗎？』他感興趣地看着我，顯然在笑我問語的率直。

在君士坦丁，我雖看見過凱末爾的肖像，都是有實體這樣大小，懸掛在銀行，酒館，旅館之中。但這未必便是表示土耳其對凱末爾之普偏的熱誠擁戴。我發覺土耳其人民對他的批評是很謹慎的。

青年人答我的問話了，他說：『為什麼人民會不喜歡他呢？他替人民做了這許多事！』

車轉處，於高岩上見有古城雉堞，漸即於鐵軌錯佈中，車進了安哥拉車站，在月台上，又見到學生的隊伍來，歡迎那位教育部長。

汽車行於寬廣的大道上，向鬧市去。這大道的下端，是一片荒廢。牠的上端，則多係新建築物，半作東方式。經過一處空地，其中心正有一架巨大的石像台，想是要放置凱末爾將軍的石像的。汽車在一個大旅館前停下了。

安哥拉究有多少古，這很少有人知道。據說牠最初是雪底梯（Hittites）人的城堡，以後羅馬人，波斯人，阿剌伯人，舍爾朱克王朝的土耳其人，十字軍，韃靼，阿土曼時代的土耳其人，都相續地佔領這地方過。那高處的城壘，約建於五百年以前，其建築材料則雜古物的殘石而成，其中有無頭的石像，有門框石，上刻希臘或拉丁文，有碎堵石，有石柱之截斷。那舊日的市區，原是狹小彎曲的街道，兩邊是泥磚木石的平房，間有幾處禮拜寺的尖塔。現在則有一個新式的都市，在牠上邊建設起來，鋼骨水泥的商用巨廈，已紛紛地起來。

從沙漠來的駱駝隊，趨向市場，市場上有來市交易貨物的農人。改建方半的街道中，驅着法國新式的汽車，與木輪的高大牛車相混雜。車停處，有作巴黎裝的女子下來，這些新式女子，又和那從山裏來的穿着黑袴子，纏着白頭布的鄉間女子混合。這種混合，正是新土耳其的確切的表出。

有一個土耳其的新聞家，他也是土國議會中外交關係委員會中的一員，名叫羅青愛須夫倍（Rouchem Eschef Bey）的，他對我

說：『我們以先治理了廣闊的領土，我們常被引到這條路上去現在我們已越過了這治理他人的事業，越過了聽人告誡如何治理的情形，我們要由我們自已來，形成我們的未來。』

我問：『你們是否是要把土耳其變成一個歐洲的模倣物呢？有人告我說，舊的土耳其是把一片亞細亞投入於歐洲，而新的是把一片歐洲投入於亞細亞，這是眞的嗎？』

『不，不，我們是要造成我們的自己，既不是亞細亞，也不是歐羅巴，我們所企圖的是民主主義。』

土耳其的議會，成於唯一的一個政黨，就是那所謂人民黨，也就是凱末爾的黨。只有人民黨的候補人，才得受指定。人民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得選舉權。土政府對於報紙的批評，又嚴格監視，與意大利的情形正同。這據倍氏的自承，土政府確在這方向做去。他說：『土國人民一向習於堅強的中央政權，政府如不施牠的中央大權，人民是不會敬重這個政府的。』

在君士坦丁有一個人告訴我說，土政府如要報酬一個友人，或和解一個仇敵時，即給與其人以一種某物的專賣權，因此弄得各物價格奇昂。例如船埠間的上落貨物這件事業，現在也成了一種專賣，至貨物上落的費用增至三倍之多，而移動貨物又極不小心，船業大受其影響。我又以此事質問這位土耳其的代議士。

他說：『我們也知道有些專賣弄得糟糕不堪，但政府可以把牠贖回來。政府現正需要錢用，不得不行此專賣制度。政府並非把專賣權贈送給人，乃是得錢賣給人，況且此事現正在過去之中。』

偶與一個行政會會員叫作發里力夫克倍（Falih Rifki Bey）的閒談，他說兩年以前，見一個代議士在安哥拉街上步行，他的蒙面的妻子，隨行着。一時路人喧呼從之，因為那時還以在公衆前與妻子同行為失體的。最近則他看見這位代議士，在跳舞場上與他的妻子跳舞了，而且妻子也不蒙面了，這事實具體地說明了新土耳其所成就的高速度的進步。

我問他這是什麼人的功勞呢，他答說：『這自然是我們的總統，只有他能成就這個。要是別人來提倡那男女平等，廢止蒙面纏頭這些事，必被詬為替基督徒說話，但凱末爾是打敗了基督徒的人，所以不致受人疑恨的。』

看到議院的空氣，非常認眞，每一個代議士，坐在一張台子上，每一張台子上，堆着書籍和紙張，有的正關心於文件，多數則注意那正在進行中的辯論，辯論的神情也非常認眞。

戰鴿

哲生

在中國，鴿子傳書的韻事，到了歐洲大戰時，那玲瓏的鴿子，卻成就了別一種使命。歐洲人以鴿子為和平的象徵，在人們的腦中，與鴿子連想於一起的，乃是和平女神的手臂之類，卻不料到了二十世紀初年，這個傳統的聯想被破毀了，起而替代那與鴿子聯想在一起的和

平女神的，乃是些鐵絲網沙袋炸彈鎗刺之類了。這正如法國瓦雷李的東西文化觀上說歐洲一般人懷疑中國人既發明了指南針，又發明了火藥，如何不造艦隊，不造鎗礮，或研究高深的殺人化學，卻拿火藥去造烟火與爆竹，只供作新年和過節的娛樂品。這大概正是歐洲人善於轉變物質的價值的天才了。

因此鴿子的隊伍中，乃也有百戰餘生的老英雄存在。這些老英雄的故事，追敍起來也頗能聲色動人。

世界大戰過去了十年，大戰後戰場上回來有幾個特殊的英雄，他們不能自言其過去生活，不能自述其戰線上所經驚心動魄的故事。他們有的受了傷殘，有的幸得全好而歸，但無論如何，他們英勇的令名，總多少有點歷史的垂久性的。

這便是幾隻當時戰地上用爲寄書使者的鴿子了。歐戰時，戰場上許多交通方法，都不能應用，於是開始試用這飛聲靜穆的白衣使者。試用結果，非常成功，他們竟能很好地成就了危險的使命。

此文敍述的，是三個美國籍的鴿子英雄。他們乃是屬於戰時軍隊中鴿子部部長代爾霍歐的部下的。一個名叫斯派克（Spike）一個名叫莫寇 (Mocker) 一個名叫威爾遜總統（(President Willson）。

威爾遜總統，是美國所用戰鴿有力量中的一個。牠於 Meuse-Argonne 一役中，傳遞信件，傷卻一腿。此鴿當時，由坦克隊攜用。牠的飛行速率，在當時也是數一數二的。當美國軍隊衝入 Cuisy 時，這位威爾遜總統出力特多。牠這次成功的故事，是這樣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的早晨，Cuisy 谷地佈滿了濃厚的大霧雨是密密地降下來，電話線全被隔斷，驛使的往來全不可能，當時乾糧和坦克都需要援助。

於是坦克隊把威爾遜總統從籠中釋放出來，牠的脚上繫住一封信。把牠放起空中以後，牠先作迴翔之勢，然後直衝大霧，向後方去了。榴霰彈如雹點一般散下來，一粒白熱的彈子，擊着了牠的足部，且把牠的足打去了，但這樣的重傷，仍不曾停止了這位鴿子總統的飛行。

威爾遜總統終於到達了鴿龕，牠的沒有受傷的這隻足上，還牢繫着書信。牠的羽毛破碎了，有幾處受傷而流血了，但牠終於很勇敢地飛進了鴿龕，成就了牠傳遞的使命。

威爾遜總統所飛過的距離，計在二十個啓羅米突以上，這樣長的距離，牠以二十一分鐘的短時間飛過，可算是一個特異的記錄。但這次乃是威爾遜總統身繫重要信件的第二次飛行。這位戰地餘生的鴿子英雄，現在紐求賽某軍營的鴿龕中。

談到莫寇，牠也是一隻強壯的傳書的雄鴿子，牠也是冒了萬死，從前方戰線上帶着書信衝回，而奏牠的功績的。一九一八年的九月十二日 Beanment 前方發生了危難，莫寇即於是日早晨被放出籠。此時美軍隊的前哨，發見了敵方前進的重礮大隊，敵方的野戰鎗迎頭縱擊，美國軍隊死傷甚多，於是不得不借莫

寇之足，傳遞消息，報告後方以前方所處情形。莫寇向後方飛去自然是穿行於密集的榴霰彈之中鐵片打傷了一隻眼，頭部他處也受了傷，鋼片又刮去了大塊的羽毛，牠的良好的一隻眼，也因頭部流血而不能睜大，但牠終於到達了營中的鴿龕使消息落於接信人的手中。

再次講到斯派克，這鴿子是所有戰鴿中得到最大的飛翔記錄的。牠從前方飛到後方，凡經過五十二次之多，每次均攜有重要的信件。牠之免死，往往間不容髮，但總能脫難而達龕所。牠之被放出籠而赴使命，往往在極危難的狀況之下，毒氣，榴霰彈，炸彈，在牠遇之，都能僥倖脫免。

這些戰鴿的訓練者，是加拿大盎太利阿省的代爾霍歐（Captain Ray R. Delhauer）他原是大戰時美國軍隊中鴿子部的主任人。代爾霍歐訓練下的戰鴿，除上述三隻外，還有許多立過戰功的。上述的三隻，現都在紐求賽某軍營中豢養起來。

代爾霍歐，於歐戰時曾俘獲了兩隻德國的戰鴿，是一雌一雄的。因為那時德國戰時飛機飛經美國軍隊的防線，把鴿子放下來，目的是要他們落在那佈在協約軍隊中的德國人的手裏的，不料這兩隻鴿子，卻落在美國軍隊裏，至今乃被養在代爾霍歐管下的鴿舍中了。

有尾人種與食人人種的發見

微知

據最近倫敦報紙傳說，英國博物院博物探險隊指揮活爾金（Hubert Wilkins）往澳洲探險，發見今世界尚有有尾的人種生存。許氏自述：『這些有尾人種乃是在米林根皮島（Milingimbi）偶然發見，米林根皮為克羅可第爾羣島（Crocodile Islands）中最大之島。島中土人大都裸體，土人中有許多具備着非常奇妙的生理學上的特徵。一根尾巴，且具有二三節的尾椎骨。他們的尾巴，雖然沒有像非洲某種種族人所見一般的顯著，但從照片上着實可以看得真切了。』

這個報告，科學家看了，頗為興奮。倫敦每日新聞與科學家且曾有激烈的論辯。他們都對於這件事實抱着懷疑的態度。於是每日電聞便去請教著名的人類學家開斯（Auther Keith）問他在人類歷史上，究竟有否有尾的種族存在？有否可信的紀錄？開斯這樣說：

『就我們現在的知識範圍而言，世界的事情，可說大部分已經明瞭。我們因此不能相信今日尚有有尾的種族存在。不過話雖如此，若說全世界各種人種中，絕對沒有有尾的男女存在，卻也不能。而且任何種族之中，也偶然會有有尾的男女存在，試舉一例，如菲律賓人種之中，有尾的男女是很容易發見的。

『一切的人種，都曾經過一個有尾的階段，這從胎兒四個月至七個月間，保有尾巴一事可以證明的。七個月後胎兒普通就失去其尾，但不能說必定消失。我們既承認達爾文「人類祖先有尾」之說，便容易解釋這

樣的畸形變態還有一層，類人猿與人類都已在無尾的狀態。卽類人猿已和現存的人類一般，沒有尾巴。人類和類人猿，消失他們的巴尾是要經過很久的歲月啊！』

觀此可知開斯是承認有尾人種的存在的。但有一位科學家卽英國博物院動物部門（Zoological Department）的副管理人碧克拉甫德（W. P. Pycraft）則對於此事頗爲懷疑。他看了活氏的有尾人種照片，說道：

『這也許是尾的痕跡。人類果而有尾，確爲奇妙的生理學的特徵，更爲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不過我要懷疑的就是活氏有否仔細觀察，曾否綿密思考，他沒有說明理由，說這張照片可以代表該島一般的人種。澳洲土人普通較他種族多有痕跡器官一句話，也沒有一種確實的紀錄。而我把所有許多澳洲人的照片觀察起來，卻終不見有尾的痕跡存在。』

但據活爾金自己的意見，以爲這種有尾人類，實爲澳洲土人中的一種種族。他們與世間完全隔離，他們對於白人文化的發展永不會有適應的能力。這種人類現在急切衰落的途中，他們的生活形式自石器時代以至今日，不曾有過些微變化。他們實爲現世界所存在唯一的石器時代的人類種族。人類學者也以爲他們是和今日地球上所棲息殘存的原始人類最接近的一個種族。

活氏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實有二年半的工夫，費在研究這種族之間。他所得到的關於這原始種族的知識，實可稱爲近代最偉大最有價值的一種貢獻。活氏探險的主要目的，和主要事業，本在研究動物和鳥類。而研究這些土人的風俗習慣，則爲其附屬的事業。他現在有一篇文字，專記載這些土人的風習。題名爲人種學上的重要事件。而此項照片，現藏於英國博物院中。

活氏報告中有一種最可怕的記載，就是說的，那些土人有食人肉的慣習。原來活爾金在米林根皮島探險頗久，對於該島土人漸漸厮熟。那裏沒有別的白人，只有一個名喚華德遜（J. Wotoson）的教士在那島傳道。就白人說起來是世界上最寂寞的地方。活氏同土人厮熟以後，他們漸漸談到襲擊和殺戮的事件。於是他們把如何殺人，如何食人肉，和如何飲人血的話，統統告訴出來。他們的食人是分等級的。

『稚子和小孩，是只許青年男子享食的。年輕女子的肉，又只有部落中老年人得以食用。婦女不許吃青年男子，但已成人的男女，一被擒住，便誰都可以享用了。』

土人又告訴活爾金，說是有人若犯了罪，就得殺死而食其肉。因爲『人死以後，靈魂便受神召，上升天國，不再能下界危害我們。所以這樣美味的油潤的肉，如果捨棄不食，實在太覺可惜！』

土人對於活爾金，信仰備至，他們無論什麼話都肯對活氏講說。他們也曾把纏在身上的裝飾品贈與活氏，把活氏作爲『種族的親友』一般待遇。這些事情，活氏已一一記載於他的著述中，另有關於黑人們所實行的種種習慣，

也一一記述無遺，這都是一九二四年九月至十月中活氏親歷的事情。活氏說：『這食人種不懂得什麼叫作罪惡。他們惟對於白人的迫害，非常痛心。』

活爾金在去年曾探險北極，頗著功績，以探險家博物家著名，現在聽說他又往南極探險去了。

動物的詐死術

微知

凡動物都有生存之權，都能為生活而奮鬭。所以牠們都具有種種的武器，進所以攻擊敵人，退可以保衞己身。牠們的武器，雖有時相同，但是牠們使用武器的方法，卻是各各不同。動物又能利用其智巧，很多隨機應變的才能。特別是「詐死」一法，實為動物最後的手段。上自人類，下至昆蟲，是大都能够行使這個詐術的。

昆蟲的詐死現象，可以說是本能的，但如人類和狐狸的詐死，則由於智能的活動。本能的詐死技能，是由先天的無意識的發達而來，智能的詐死，則經長時間的經驗而始完成。但無論其為本能的或智能的，其所以有詐死的行為，實都在免避敵人的攻擊或傷害。

在滿洲和朝鮮地方，有一種「朝鮮蛙，」背面顏色，和普通之蛙相同。但腹部則為紅色，且有橙黃色的斑紋。這蛙一遇敵類，便立刻翻身向天，曲着四足，裝作已死的狀態。歐洲也有類似此種的蛙，當其詐死時，便把身體屈曲，頭則緊靠着背面，前脚十分彎曲，後足亦貼住背上，宛如一塊泥土。一動不動，直至危險已過，始復原形。南美智利產有一種「達爾文蛙，」也能如朝鮮蛙一般仰面詐死。這是一種很小的蛙，雖充分長成，長亦不過一寸左右。這蛙有一點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雌蛙產卵以後，雄的即將全數卵子吞入自己口中，因為牠的舌旁兩側，備有一種育子袋，卵子便都放入這育子袋中，等卵子經過了蝌蚪時代，生出四足以後，便從口中跳出，不知者以為這些小蛙是從大蛙的口中產生的。

蛇類中有一種「豚鼻蛇，」產於美國，最長於詐死。這是一種無毒的小蛇，長不過三尺餘。鼻向上，形如瓢，善於掘洞，且其形如豚鼻，故有此名。這蛇一遇他物，便鼓脹着咽喉，昂頭向上，連發着吁吁的聲息，好似要螫人的樣子。但這完全是一種恐嚇的行為。如果恐嚇沒有效果，那末牠便詐死。先裝作痙攣的情形，忽而翻身向天，不再動彈。這時人們雖把牠倒拖起來，牠也軟癱着身體，任你擺佈，宛如一條繩子一般。又倫敦動物園，曾畜有一種毒蛇，某時，看守人看看那蛇已死，便把牠拖出檻外，丟在一旁。其後園長前來檢查死蛇，誰知蛇早已不在，四處尋覓，那蛇卻早又在園內潛伏着了。

蜥蜴性質敏捷，詐死的行為不多，但有一種短脚的蜥蜴，因為行動比他種蜥蜴為慢，所以牠遇到威脅，也會閉眼，伸足，裝作死態。

哺乳動物之中，有一種澳洲產的類似於犬的動物，名為「定哥」及美國產的「阿撲薩

姆」詐死最爲有名。當「定哥」詐死的時候，任你如何捉弄甚至打牠，把牠肋骨打斷，牠決不動一動，但若人們以爲眞死而離去，牠就一躍而遁走了。曾有一個獵師，獲得一隻「定哥」以爲已死，預備剝皮，攜之歸家，直至牠顏面的皮已經開始剝下，牠還裝着全死的樣子，一點不發現生活着的表徵。像這樣子的忍耐工夫，眞是他種動物所萬萬不及的。阿撲薩姆也有像「定哥」一般的性質，牠被人捕獲，無論如何打牠，終不發現生的微候，只垂着舌頭，做出全然死去的姿勢。

狐狸的詐死術也很著名。南美有一種狐，當其被網所捕，或被犬所攫之時，最初必大叫暴跳，極力掙扎，但既知掙扎不脫，他便漸漸安靜下來，終至倒死地上。牠的詐死眞是奇巧之極，無論如何不容易識破。但若仔細注意，必可發見牠有一眼，微微開着，窺伺着機會，等人們放手，或不留意牠的時候，牠便如電光石火般的逃去了。否則無論怎樣打牠罰牠，牠卻一點沒有動彈。

澳洲有名爲「克斯客斯」的一種小動物，詐死術也很高妙。縱令彈丸射入，打斷牠的脊骨，甚至貫通了牠的腦子，牠至少還能維持幾小時的生命。在東方有一種名爲「甘的爾」的鼠鹿，是世界中小形的反芻動物，生長於爪哇，婆羅洲，蘇門答臘等地方，牠被犬追趕時，便即跳上樹枝，用牠的特別突出的牙齒，懸掛在樹枝之上，裝作已死樣子，直等敵人已去爲止。

猿類中能夠詐死的爲「代埃猿」這猿曾被水手所捕，育於船上。牠最頑皮，好惡戲。往往把水手的手巾，帽子奪來擲入海中。水手爲懲戒起見，把牠的四肢縛住，碰巧有一位乘客帶有一匹豹子，水手便將那猿牽到豹子面前。一樣不止一次。後來那猿知道了豹子對於已死的動物不很注意。於是牠再被帶到豹子面前時，牠便挺身，閉眼，裝出死態。

象亦是著名的詐死者。這從新捕得的象可以看出。即新獲得的象在印度往往須帶到兩隻馴象之間。但是牠一被牽到馴象那裏，便立刻倒斃。人們要想扶牠起來，爲萬不能，但若監督者命將繫象的繩取去，牠便一骨碌爬起，大叫一聲，遁入森林中去了。

鳥類之中能有詐死行爲的，也是很多，最普通的就是秧鷄類。曾有一隻獵狗啣了一隻陸棲的秧鷄送到主人的面前擲於地上，任意翻撥，其外貌是完全死絕的樣子，但卻沒有一點的傷痕。主人固以爲有本領的獵犬，捕捉鳥獸，本不致使鳥獸受傷，只道那秧鷄眞是死的，誰知細細注意，卻看出那秧鷄微開着眼，乃更伸手攫住，則那秧鷄，又復垂頭伸足，一任你擺弄。後來把牠放入衣袋中，不料袋中竟大鬧起來，不得已重又擲之於地，則又照舊裝着假死了。於是聽牠放在地上，自己卻祕密注視。只見那秧鷄昂首回顧，又看看自己的毛羽，覺得並沒有傷，忽地起立，箭一般的飛去了。

水棲的秧鷄也有同樣的詐死本能。曾有人於雪地中獲得一秧鷄，以爲已經凍死，便把牠帶歸，放在爐前，希望其因煖而蘇生。誰知放了好久，覓無動彈。其後人們偶然離去煖室，則秧鷄忽然高飛起來，迴繞着室內，但因那室四面

團閉，終於逃不出就是了。

南美洲的阿根庭，有一種鳥類，名爲替那英，也會詐死。牠當被捕而沒有脫逃的希望時，立刻裝詐死態但人偶一放手，牠便迅速地飛跑了。

鳥類之中，還有特別一種情形，即當其孵卵，養雛之時，如若遇着敵人，那親鳥便將故意裝出跛足的樣子，叫敵人去追，及將敵人騙離巢穴，到了安全地帶，就立刻恢復原狀，迅速飛去。這種本能，以梟和千鳥之類最爲顯著。美國所產的地鳩，當其被敵人找到了巢穴時，牠便像中了鎗彈一般的跌落地上，在後又裝着負傷的樣子，來回跳着，哄誘敵人前去追趕。又某種松鷄也有一樣的性質。梟常常裝出負傷跛足的醜態，爲的也是要免避敵人看破其巢之所在。

鳶，鷹，鷺等都有詐死的本領，所以獵人縱使射落了這些鳥類，萬不可卽往攫取，必須以鎗頭或竹棒等試行挑撥，如果還有生氣，牠們便將猛起啄住，否則若用手取便要受傷了。

現在我們再來說述昆蟲。在日本東京玉川河畔的櫟林中，有一種像棒一般的昆蟲，名爲竹節蟲。牠們在晝間，伏處樹上，看去就似一枝樹枝，不道是蟲類。若樹被搖撼而落下，牠們也依然不變其形態，所以不知者以爲是樹的小枝跌下罷了。但若落入草中，便不容易找到。

凡食動物屍體的昆蟲，或爲蛾類，或爲甲蟲，牠們都有詐死的行爲。所以若在森林原野中而發見鳥獸的屍體更欲採取食此屍體的昆蟲，則起去屍體後，必須靜候片刻，始能辨別有否蟲類。又在我們床下的跳蚤，其幼蟲，常以塵芥爲食，體色白，形極小，又能詐死，所以很難發見。今若搜集於新聞紙之上，靜候二三分僅，在後用擴大鏡窺看，便可以看得有白色細長的幼蟲蠕蠕而動。但倘新聞紙一有動搖，牠們又立刻詐死，難認出所在了。

我們若以捕蟲網捕捉草間的甲蟲，牠們往往縮脚詐死，一變而爲塵芥。尤其是浮塵子，角蟬屬昆蟲，竟能使人辨別不出究是樹實，抑或草種，還是昆蟲，雖昆蟲學者欲加以區別，也要有相當的經驗呢。

甲蟲中如毛皮及他種動物標本的害蟲，和番死蟲一類的昆蟲，一遇驚慌便立刻縮脚仰面而詐死。少停，卽又起而爬行。那時若再用手輕擊，則又詐死。但若這樣試驗至二三次以後，無論你如何擊拍，牠們似乎習以爲常不再詐死。由此以觀，則昆蟲的詐死，不能說完全由於本能，而似有智能混於其間。叩頭蟲，亦會詐死，但牠的尾端兩側各有一根黃色的閃片突起，以此可以鑑別牠們是眞死抑或詐死。

南爪和茄子的害蟲，也會落地而詐死，不過牠們脚上的關節常有一種黃色的臭液滲出，容易辨別其生活。昆蟲中最善於詐死，實在要算蜘蛛。蜘蛛更有能變形態爲鳥糞而詐死的，那更是詐死的好手了。曾有昆蟲學家霍勃斯在馬來半島發見一種小灰蝶。這種小灰蝶，本是息在鳥糞上而吸其液汁的。霍氏漸漸接近，但那蝶並不飛走，急伸手捕之，不料蝶的腹部早被斷切而留於糞上。霍氏曾於華賚斯的著作馬來游記中看到有一種甲蟲能鑽穿針

黏樹幹，但被樹脂膠住，不能飛去。以為這蝶或者也因為困結於烏糞，而把腹部切斷。於是試以指觸烏糞，欲試驗烏糞的粘力。卻不料所謂烏糞的直不是烏糞而實為一個蜘蛛。牠是仰身向上，把脚緊貼着腹部，一些也不動。你道是什麼一回事？原來這是一種不會張網的蜘蛛。牠先在樹葉上紡着不規則的蛛絲，自己則在葉上，仰身向天，前腿節的刺形關節，伸入在所績的白布之中，以支持身體，而把脚交叉在胸部之上。白色的腹部和黑色的脚，剛正形成糞塊的中心。而所紡績的白色薄葉，就如糞汁所流動的部分，葉緣稍厚的地方，則相當於烏糞乾燥而堅硬的部分。牠是把自己模倣着烏糞的形態，而靜候着小灰蝶的到來。霍氏所捕得沒有腹部的小灰蝶，本為吸食烏糞液汁而來，不料誤投蜘蛛所假擬的烏糞，因此牠的腹部，已為那個蜘蛛所食去，自然只剩一對翼翅了。像這樣子的蜘蛛，算不得是詐死，而為捕捉食物的詐術。實可說是比詐死進一步的策略了。

昆蟲的模擬樹枝樹葉，模擬土塊糞塊，最緊要的就是要像死一般的不許動搖。所以也可以稱為詐死。動物的遇敵而後詐死，或者豫詐死態（即擬態）以避免敵人的攻擊，這卻是保護自己生命的行為。不過像蜘蛛一般的豫詐死態以誘取食物，那真是老奸巨滑，不是普通昆蟲所能及了。

不但鳥獸昆蟲有詐死的行為，便是人類何常不能？人們在野，偶爾遇到了獰猛之熊，據說最安全的方法，便是詐死。又在封建時代，善戰的勇士，往往埋伏於屍體之間，裝作已死，等待敵人來近，便出其不意的起而刺殺之。這種戰例不勝枚舉。因為詐死本是動物間最普通行使的自衛方法。但也只是弱者所行的方法。至於人類，是有知識的，有經驗的，其自衛的方法，不止一端，所以已用不着這樣卑鄙的手段，詐死的行為了。

四千年以前的航海

之學

回憶幾年以前，只有大的海船，能夠在大洋之中，飄來飄去。最近，有些大無畏的人們，開始坐飛機汽球或飛船來渡過海洋。在最近的將來，坐飛船渡海，是要成為每日的事實的。從前兩地相隔，或許有幾個禮拜的路程，可是現在的距離縮減了，朝發可以夕至。現在的人們，征服了空間，覺得很光榮的，不過很容易忘記過去的事蹟。

我們須知幾百年以前，幾千年以前，就有幾種人民，值得我們大大的欽仰。每個學校兒童，都知道在人民移動的時代，日耳曼種族，是由 Wolga 的高原，經由中歐洲各國，來到地中海的沿岸，並且向北非洲推進；他並且知道匈奴種族和蒙古人的侵入，曾經達到 Oder 和萊茵河。在基督降生後一〇〇〇年的光景，諾耳曼的海員，經由 Island 和格陵蘭(Grönland)，直達北美洲，於是發現了美利堅，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罕有人知道從前曾經有人往南亞細亞，經過印度洋達到非洲，再由非洲渡過大海，直抵美利堅的事實。

人們在好久以前便知道 Madagaskar（非洲旁邊的一個島子）的居民的中間有一部分，不是來自鄰近的非洲大陸，而是來自東南亞細亞的羣島。Madagaskar 的中央和東偏的部分有一種民族叫做 Howa，論起他們的體格語言和文化完全是 melanesisch，他們好像是由十世紀到十四世紀移入的。大概在同時，又有一種民族，Maori 佔領沒有人跡的紐絲蘭 (Neuseeland)，按 Maori 人，是屬於 polynesisch 族，是從 Samoa 或 Tonga，經過二〇〇〇法里的海洋，才達到此地。這種民族，現在漸歸消滅，不過那次的航海，是鼓動了他們的勇氣，因為有一羣的 Maori 人，又從紐絲蘭東行六〇〇〇法里而達於智利屬的東島 Osterinsel)，這島上的居民，都是 melanesisch，已經安居樂業了幾百年。

這些事實，是好久以前就知道了的，現在卻又有許多新的事實足以證明美利堅的民族，是和亞細亞與 polynesisch 民族有連帶的關係。從前只以為印甸人，(Indianer 非印度人）是美洲的土人，只以為他們是一個特別的種族即美洲種族的分枝，但是現代的攷古家，證明了這個意見是錯誤的。攷古家的泰斗 Riret 氏，舉行了種種的攷求，指出了 melanesisch-polynesisch 和印甸人的語言之間，有顯著的符合，並且 Maori 的語言和祕魯 Ketschua 的語言也有相同的地方，這些攷證，都是由美國的和阿根廷的學者所證實了的。印甸人和亞洲人的關係，又可以從器具相同這一點看出來，如吊床，吊橋，吹管，跳舞的面具，以結繩代文字等。還有一個可信的證據，就是中美利堅的 Maya 印甸人，有拜象的習慣。美洲沒有象；是一個顯著的事實，那麼，這土人是從什麼地方知道象呢？這便證明了印甸人是直接或間接由安南移入的。此外尚有一個有力的證據：這就是驗血。據驗血的新法 Isohamagglution 的結果，印甸人，菲律賓人，澳洲土人和安南人間的血統關係，是比較和其他種族間的關係為密切。因此我可以說，印甸人的大部分是從西方渡海而來的，是由 Polynesien 移入的，而 Polynesien 人，又是從亞洲大陸的東南移來的。這些移入的人民，因為當地的生活情形改變了，所以經過幾千年之後，便發展成為一個新異的種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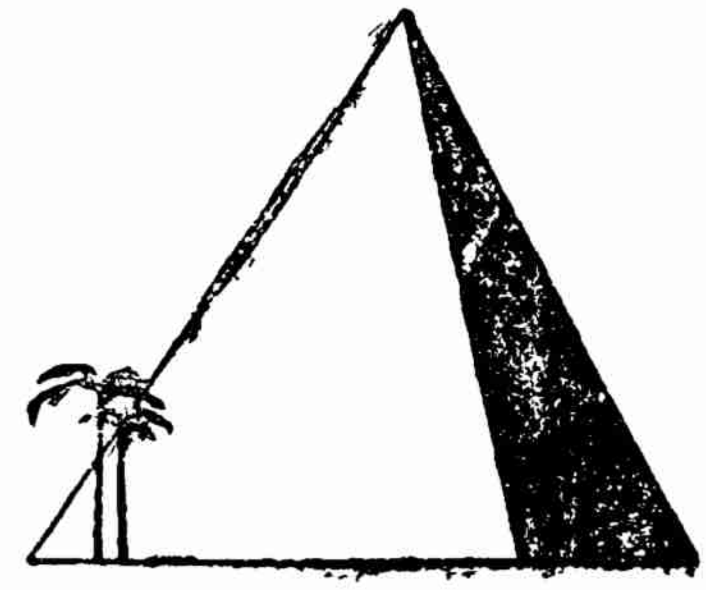
照最近的考據，從前由西向東渡過海洋到達美洲的移民路線，不只一條，是有幾條，而且是平行的。北方的路線，起自菲律賓，經過 Marshall 羣島和夏威夷，而至美國的加尼福利亞州 (Kalifonnien)。中間的路線，從 Bismarck 羣島，渡過 Samoa Marquesas 羣島，Galahagos 羣島，而達到中央美利堅和祕魯。南方的路線，則由紐絲蘭和 Tonga 羣島，經過東島而至南美洲的西岸。移民發動的時間，約在基督降生前五〇〇〇和二〇〇〇年間；嗣後在有史的時代，自然還有些零碎的移民運動。那時候的人民，居然能夠航行這樣寬廣的地帶，幾乎包繞地周的一半，我們似乎要認為很驚訝的，但是我們不要詫異，因為那時的航海術，是很高超的，現在 Marshall 和 Bismarck 羣島的居民，就有這種高超的航海術。

Polynesien人乘坐容易破碎的小船，能夠在海上航行幾百法里，只要用一個由網罟做成的海圖，和依照星宿的方向，便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地。他們知道用罐頭的方法來保存魚類和菓子，所以他們在途中不致缺乏糧食，因此，航海的推進，也要感受牠的便宜。

那時的航海，總要感受許多的困難，烈風和洋流，便是很大的障礙，被牠們破壞的船隻，不知道有多少。適在赤道北方的附近，有一種小而且强的由西向東的洋流，往往打碎飄海的船舶。總而言之，四〇〇〇年以前的人民，是如何的粗笨，然而他們居然能夠以極小限度的幫助，來飄過大海，這種航海術，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美國仿製我國桐油

桐油爲我國之特產，美國向無梧桐樹，故其需求，全須我國供給。每年輸入美國之桐油，計值在千萬美金以上，爲輸美華貨大宗之一。近年有美國植物學家嘉匿其者，在美國南方福勞力達州，種有我國梧桐樹若干。原以其爲異種，植之以供研究。嗣後悉其實可製油，乃多植之。現已繁茂，產實甚多。近已將實採集送工廠搾油，不久卽可出售。現嘉氏擬增植梧桐樹數百畝，並開設桐油工廠，以擴充桐油事業云。（錄工商半月刊）



露華的兒時

馬仲殊

一

『你看什麼東西養什麼貨！』這是露華的祖母對露華常說的口頭禪。

五歲年紀的露華，雖非活潑潑地討人家歡喜卻也不令人看了討厭。皮色是黑了一些，在他那黑潤潤的兩個肥腮和一雙小手本也天真爛漫的笑着玩着，然而他的祖母看見他，好似眼中釘的厭惡他。露華的父親，是以孝行著名鄉里的，是以母親的意思爲意思的，雖然她是他的後娘。說到露華的母親呢，怕露華已是學走了，她還不知道這第二個兒子每天要吃幾遍奶，母親對他，幾乎可以說是不管，而這不管，似乎對他并沒有什麼損害，因爲他哥哥也在這環境中長到八歲了，也并沒有因此而死亡。他大概是命運好一點，母親也會時常把他抱在膝上吻他小嘴。然而祖母一看見這情形，長桿烟袋不由的在手裏一擦，眉毛不由的皺起來：

『討債鬼，要什麼這樣的疼！』

他母親還嗤嗤的笑。本來的，有那個不疼愛自己的兒女？便是他祖母也在人家面前誇讚她兩個孫子的好處。

『小墜子這就出頭了。受人一輩子欺詐，現在可就快脫龜皮了。等到大毛子同小二子長大讀書能進了學，也不必說什麼一官半職，就靠着點功名，也能支持門戶。但能如此，也就是祖上的陰功積德啊！』

祖母的話一多半是傷感自己的一生，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她對人生所抱的懸想。

露華自己也會對人說，他祖父的確是個英雄，到現在他家裏還有他祖父的遺念丈八的長槍。

他的祖上原是山東人，還在明末清初時，天下飢荒，流寇四起，從兵慌馬亂裏逃到這濱海的伊鎮。既沒交什麼好運，人丁又不盛旺，經過了九

世單傳，到他祖父時他家還是「孤門子。」他祖父幼年時就秉性剛毅，生得體强力足，到壯年時結交江湖朋友，受不了自家被人欺壓，又不能直接去報仇，就走到殺富濟貧一條路上去，專愛打抱不平。如此終於被地方紳仕公稟，充軍到了海平，在海平也就病死了。他的祖母是他祖父在壯年時討的一位寡婦，過門時候還帶來一個六歲的女孩，就是他家裏所稱的小姑。他祖母想起這件事，常傷心着說：『唉！我自己一輩子也沒得抬頭，還要牽累到這小沒爺的。』是的，當他祖父充軍後，他祖母只是三十來歲，她是苦心孤詣的守候着福的降臨，雖則兒子只有七歲大。她把兒子領帶一天大似一天，生活上是幾經窮困，每天收入靠着替店舖裏洗衣服的幾十文。到她身邊稍有積蓄時，她每走過街上，她所遺留下的口實，總要被人談起：

『她麼？奇美麼？沒問一問她的來頭！她也會穿起洋布褂子！』

再遇她同人吵嘴時，一班知道她底細的女人也都會這樣說：

『這樣賢慧，那時就不該跟人偷跑！打算男人回來不同你算賬的呢？看看你那綠花鞋，紅髻根！』

她好不傷心？傷心自己的不得人而事。更傷心是她的女兒嫁給了一個在伊鎮布店做夥計的江南人。一則這個江南人是一無所有，二則，她怕這江南人有一日歸回故土，她和女兒生離也就同了死別。這件事她最恨她的兒子沒出力，她感覺到：『人家的，究竟不是自己的骨血。』

她由這樣受着的外面的刺激，和與年歲一樣增高的世故，使得她漸漸只圖自己享受。她經過多年的困苦，好似自己的私蓄也可無求於人了。她看得世界上只有她一個人是忠實於自己的，兒子的孝順只是做面子。她想想過去的受難受窘，就要從那剩下的為日無幾的後半生中去尋點享受。每天自己做點好小菜，中晚兩餐全要喝一兩杯酒。

她最傷心的，或者也可說是她和兒子分家各立的原動力的，那就是當她媳婦第一天到家時，媳婦幷沒替她磕頭。這當然又要遷怒到她的兒子。她看見兒子的時候，就有一股無名的憤怒：

『什麼事一天到晚躲在女人房裏？就是玉天仙吧，也得讓人家看得下去！』她這樣說了後，又得轉一個方向：

『那一輩沒人有男人？就是天天做那事也要有個分寸！沒看見過這爛貨！』

兒子被她噪得只好偷偷的逃出房門，若要給她看見，她又得要叫着：

『小墜子！還不替我滾到店裏去。』

她這一片好心，也會被人這樣猜想猜她看兒子和媳婦雙雙對對的怕有些難受，他聽到這些話，就索性行使她的威權：

『店裏事多得很呢，不許到女人房裏去！晚上也得在前面看管夥計，東西給人家偷乾淨了，還不知道！』

兒子當然是要遵從的。兒子愈是遵從，她愈是做得十足，也愈覺體面。其實，她的兒子的遵從又何嘗出於本心，他出世是受慣了人家的委曲，原不必硬抗他後娘的威權。況且他愈是萬分服從，愈博得人家稱贊他

是孝子。她呢，也就更任性的不問一切了。

有一次，她兒子到莊上去，被土匪抬架了，勒索六百大洋，家裏雖然比十年前好得多，開了一間小雜貨店，鄉下又當了十幾畝田，手裏并沒什麼現錢，可是人家都稱他做「小肉頭」，給土匪大爺垂了涎，把他抬架去，一面傳信到他家裏。可是她卻每天談笑自若，每天還少不了兩杯酒，對人家談起來總說：

『窮人弄上富名，總歸不得了。現在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他店裏吧，是抽不下一文錢，那幾畝水牢的薄田，送給人家也不見得有人要，何況當賣呢。要是我手裏有點積蓄，也能設點法，卻可憐天天連菜米都不周全。設或他有什麼長短，又那裏去打官司呢？』

她的話也入情入理，但人家都說她有潔白的洋錢埋在牀底下。

後來，她兒子竟回來了，她卻和她兒子之間更築起一道深溝。她看兒子幾乎等於路人，而兒子卻仍惟恭惟謹的。若是她嫌小孩子太噪了，他隨即就把他兩個兒子打一頓。他不惜他兩個兒子去挨受他的鞋底，來顧全他純孝的令名。到有時惱怒起來，還要咒：

『死了就由他！我不能因爲這兩個小鬼就不孝！』

然而年邁的祖母卻會慢吞吞地說：『果眞打死了，也是你來生的報應！』

二

一方面祖母感覺到她計畫的勝利，另一方面她又自己落悲。

她想把私下積蓄的錢分一些給她的女兒，可是她又想着，這又有什麼用處。她怕給了女兒，女兒自己不得用一個，卻被女兒的丈夫吸去了，以後不是無厭之求？把錢貼完了，自己又怎辦？她想來想去，想出了自己的終身大事，於是買壽材，燒朔望，做出老婦人們一般慣做的事來。

但同時她卻又這樣的解脫：『哦！那可沒用！有幾個錢還不如自己吃吃喝喝。』

她的生活算沒有什麼困難，積蓄下的錢，每月可拿一些利息，生活過得每餐都是佳餚盛饌。眼前的事全沒甚問題，擾動她的心緒的，除了盤算如何討債如何放債之外，最焦急的，那就是她死時候的問題。她想到，在世時，家裏這樣仇視她，她又對家裏這樣冷淡，一旦死了，那個來悲哭？一生沒得做件堂堂皇皇的事，死時候還落得個冷冷清清？她無法解決，最後，她終於得意地想着了：

『我對兩個孫子，那大毛子和小二子，爲什麼要這樣刻薄？』

這樣一轉變，大毛子那是無待言的，又高興又服從他祖母了；小二子，也沒甚不肯，至少，也不至於不情願。

這幾乎成爲社會上的公式，何況施之於小孩子呢。一個人在危困的時候，遇見了救，對恩人不萬分感激麼？大毛子和小二子自此對他的祖母，就是除開了名分，也是他們的一個大恩人。這受恩的來源，就是從他們父親的身上起。

他們的父親，人家都說是個了不得的人。露華也曾聽得人家告訴他過。他父親只有十三歲時，家裏是十分窮困。一天，他父親沿着土河走到鄉下去，看見上水來了一隻船，滿滿裝了柴草，他卽刻想到，這是一筆好交易。他立刻就和船主講定了價錢，跳上船，叫船開到浦市，隨卽到草行裏把一船柴草又從他手裏賣出去了，他沒拿一個本錢，賺了十三吊錢。他父親到家，他祖母非常歡喜，說他父親將來有發達。果然他父親十七歲時就領首做生意，家道日漸興隆了。他又做人特別有工夫，總是笑盈盈的向人說話，就是點個頭，也必恭必敬的。到了一年三節，那更是他父親向人陪罪的時候。人家說：

『陸小隆子！你能向我要錢嗎？你把你家裏的底賬翻翻，看你媽媽替我洗的衣服乾不乾淨？忘本的東西！向誰要錢？』

再有這樣說的：『此刻沒有，年底來結賬！』這是頂客氣的了。

可是，他父親呢，總是作揖打恭的：『大太爺，你老人家不知道啊，今年的店賬格外吃緊，總望你老人家栽培些，得罪你老人家，我隨卽就磕個頭。』無論人怎樣的罵，他總得把賬討回去。

每到新年元旦，他父親更和磕頭蟲似的要走遍伊鎮。

這樣的周旋世故和應付環境，換第二人幾乎就不能容受，然而他父親總是從容容的，并且從不見他有意志消沉的時候。他肚裏所容受的人家給他的悶氣，好似百川匯歸了大海，到每天晚上算清賬目時，走到後面小樓裏，就會來一些無名的憤火。

小樓上是大毛子和小二子住的。他倆白天在樓下念書，晚上爬到上面住宿。大毛子雖已有十一歲，可是有個毛病，夜裏在夢中會撒尿。這就是每天晚要受一頓打的根由。小二子雖不撒尿，卻愛頑皮，這也是他的缺點，和哥哥的撒尿有同等受打的理由。每天晚上，他倆睡上牀，若是哥哥發了舊毛病，那就得向弟弟討情，做出很乞憐的樣子說：

『好弟弟，你不要告訴爸爸，明天買花生給你。你千萬不要出聲。』

『那不行。你看被窩裏這樣冷，怎麼睡法？』

『好親弟弟，你忍一點，不然兩人總是打。』

『我沒撒尿，那怎能打我？』他很得意。兩個人是抵足而眠的，他故意把腳在哥哥這邊亂動，愈動得利害，愈表示他有無上的榮譽。

『你眞要說啊？那我也把你今天偸錢買花生的事告訴爸爸。』

他倆人正在爭持，不提防他們的父親已走到樓梯上了。

『倆人又噪什麼嘴？』

父親只這一句，他倆就好似鼠見貓到的跡匿聲銷。他哥哥只有在絨默中祈求他不要說出撒尿的事，把腳在弟弟的心口搖動，給他暗示。他呢，也不敢出聲。他的肉顫動得利害，他的感覺特別的靈敏，好似爸爸的手已經打到他身上。

『還不好好的睡？』

父親的聲音像漸漸遠了似的，他覺得萬分得意，不由的滑口而出：

『是的喲！我們早已睡覺了。』

誰知只這一句，又把他父親鼓勵得直衝上樓。父親的聲音，特別起勁：

『唔：明明在講話，還說是睡覺了！』

照例的，他父親走到牀邊，把鞋子脫下，向他頭上撲的一下子。

他呢，就好似蛇一般的逃出了被窩，躲到樓那邊狂哭狂喊。這也是他平常的經驗，他愈是叫得利厲，愈可以使他父親不打。然而，這晚他卻完全失敗了。他逃到這邊，父親也趕到這邊。手裏的鞋子，舉在他的眼前。

『哼！你還會哭？再哭就把你打死！』

在這時，他又只好不哭。他望着父親那隻手，——他那全部的心魂就操在那隻手裏。他的周身的肉在顫動。

他父親嘴裏吼着，一面又走到牀邊。把凶嚴的面孔對着了大毛子。

『今夜又撒尿的吧？』

他慢慢爬進被窩。他哥哥看呆了，停了一陣纔敢說：『今晚沒有。』

然而他父親把被子一揭，就發現一大塊潮斑。這不消說，父親的鞋底立刻落在大毛子的身上。父親氣急了，一邊罵，一邊打。他呢把腿縮到無可再縮，但又不敢說出，『你不要再打到我的身上啊，』哥哥卻另有一種工夫，任憑父親的鞋底怎樣的重，打得怎樣的多，他毫不叫喊，毫不泣哭，也毫不乞饒。他愈不出聲，父親愈是打，以至打得不得住手，打得不得下台，可是他還睡在那裏。直到父親打得掃興而回。

自從他祖母變一個方向，他兩人每天晚上總算睡得安穩。他祖母說：

『管小孩子也不是這樣管法，打死了，看管不管？大毛子和小二子就在我對房裏睡。』果然，他祖母的話，好似燒靈符一樣，而他倆自然把祖母看做了恩人了。

『小二子啊，你歡喜那個？』祖母有時來試探露華的心理。

『我歡喜奶奶，奶奶疼我。』

『你真歡喜還是假歡喜？』

『我真歡喜哩，我從心理歡喜奶奶。』年幼的露華也覺得意洋洋的。

『好乖乖！奶奶牀頭有白果糖，你拿點吃吃去。』

露華在屋裏跳躍了，表示從來未有的天真。

『來啊！小二子，你歡喜你媽媽不歡喜？』祖母又慢吞吞地講出來。

『我不歡喜，不歡喜那癡子。』

『好乖乖！下回你媽媽有什麼話，你告訴我，奶奶牀頭還有寸金糖呢』。

祖母做了露華的恩人，露華歡喜祖母，自然為祖母所驅使了。

他母親有什麼話，懷恨祖母的話，他果真一一告訴了祖母。這一告訴，就使得他母親受他父親一頓打。打到後來要對直問那懷恨祖母的話是那個說出的，這當然就輪到露華身上。因此，他那被人視為半癡的母親把懷恨奶奶的心，又轉到懷恨她的二兒子了。

他母親把他恨得似仇人一樣。他母親若要看見他時，那嘴唇就不住的顫動，大有非把他吃下了去就永不甘心似的。

在一次夏天乘涼的晚上，他同哥哥睡在大門外廊簷下的牀上，祖母坐在旁邊，和鄰家女人談些閒話。這時從牀的背後轉個黑影，向牀上一

彎腰，就聽着啊唷一聲，露華已滾到石地上面了。驚動了鄰家，祖母更是大怒。原來這是他母親實行對兒子報仇。他父親從前總說他母親是一時精神不够用，到這時候，也只有承認她是瘋子。祖母更說着：『這時候不把她關起來，將來，一家人還全要受她害了！』結果，母親被關在對過門的兩間房裏。

他好似得了最後的勝利。祖母也常對他說：『小二子，你去看看你媽媽在那邊究竟做什麽？』

他跑到那邊，在天井裏亂跳一陣，表示他的心意滿足，然後從牕縫裏去望望他的母親，母親正在兀然獨坐，嘴裏翻出了白沫。他看見了，只不出聲的，笑盈盈的回去了。有一次，他又去時，正好他母親也抬起頭來，母親向他望望，眼裏不由的滴下幾點淚，他也像看呆了。母親說：『你不是小二子麽？』

他不由的酸着鼻說：『是的，我是小二子。』

『好小二子！你去偷幾錢買點花生給我吃？』

他答應一聲，低頭走出了。他想起媽媽住的所在，四邊黑漆的泥牆，媽媽臉上灰蒙的一般黑，衣服破爛了，露出了膀臂和胸口，脚底下鞋子已經沒有，裹巾拖了多長。他找不出東西來比擬。走到櫃台裏，從地上偷偷的拾起兩個銅板，飛也似的跑走了。

一回兒，母親把花生向牆上亂撒，嘴裏不住說着：

『好小二子！好親乖乖！你不能把你爸爸叫來啊？』

三

他在祖母的慈懷裏，過了兩年，是他祖母所主張的，他被送進了小學校。

他兄弟倆本在私塾裏念書，自進了伊鎮的小學校，朝出晚歸，就過得很快。他倆極用功，不過要是不用功，他父親又怎能讓他們過去。在他父親一生受屈，希求從兒子身上得點光榮的心理中，他兄弟倆的讀書，眞是他一生命運的[illegible]繫。

他兄弟倆是這樣的用功，不久地方上的老先生們傳說着：『陸小墜子兩個兒子倒是好學生呢！』尤其是教過他們書的丁先生洋洋自得的向人稱譽：『大毛子和小二子，要不是科舉廢了，廩秀倒不難呢。』學校的教師們，看這兩個優異的學生，有的以爲奇怪，奇怪那陸小墜子怎會有這樣兩個好兒子，校長鍾先生就是這樣心理。還有那平常以愛好人才見稱的谷先生，對他倆又懷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心理。那天學校裏正談起學生的成績時，谷先生忽然關懷到他倆人，對校僕發出命令：

『夏三！你把陸小墜子找來。』

夏三去了一陣，陸小墜子果然也進了校門。他看見籬牆下，先生們在高談闊論，他心理着慌，怕或兩個兒子犯了什麽校規，要被開除了。坐下來時，谷先生對他說些關於兒子的好話，他更驚恐，懷疑，懷疑這是谷先

生的先揚後抑的筆法。他自然是格外恭敬的聽谷先生說：

『你怎麼在家裏不許兒子念英文？你知道什麼？難道學校裏的先生是外行嗎？再像這樣，學校是要開除的！』

『大太爺！我沒這樣聽大太爺的吩咐。』

這全算是谷先生一片好心，一時關懷人才的高興。被人稱爲少年英俊的丁五先生又情願盡義務，在課後教他兩人一小時的英文。可是校長對這事壓根就不贊成，他以爲先生那裏有這閒工夫做這不關緊要的事。

他兄弟倆的功課加多，成績進步了，紛紛對他倆起來的風波和寃屈也就多了。同學們見着他倆，就要說：『替我把衣服拿去洗洗。』無疑的，這是同學譏笑他家裏這不正當的職業。那地方紳仕的大少爺像王桂庭和張殿龍，見了他倆，就要叫一聲：『甩子。』

有一天，在第一課下課時，照例的他還在桌上讀國文，教室裏只有他和張殿龍。他也毫不介意，就在第二課要上課時，張殿龍在位桌裏發現少去了一塊大洋，說是帶來買書的。這一下就驚動全校，校長根據失主報告，只有他是嫌疑。於是校長立刻教人把他的父親叫來，說明此事。他父親只有說陪罪，賠洋，願受處分的話。忽然圍在校長室外的人團中，有人說：『張殿龍的錢已經找着了。』可是校長還爭持着，把右手向前指揮做出演說的姿勢用力的說：『你怎知道，他所找出的，不是另外的一塊錢呢？』

這一次，他父親回家，幷沒打他。到晚上，夜深人靜時，他父親含了滴滴的眼淚，向兩個兒子演說出家庭的過去，說得氣急了，更走到對門，把他的母親用小棍亂打一頓。

事情總算是和平了結，他仍在這小學校裏念書。然而他最痛心，到這時他纔痛心，爲什麼他父親在外面被人欺壓了就回來打家裏的人。

四

露華在小時候，他被父親管束得不准出門。自後進了小學校，每天打南頭到北頭，在多少次裏，他發現離他家不遠，一家人家，當他每次走過那門口時，總見站着一個似比他大兩歲的少女。她的初次的印像，使他心裏在跳，臉不由的紅起來，想去看一眼，又沒有勇氣，把低的頭抬起時，他已走下好遠，又不敢把頭掉過來回望望。

如此，每次上學和回家，總要看見那少女。她穿了青布褂，長長的小辮，面前的流海裏顯出兩隻黑白分明貓也似的大眼。而他最心動的，是她那皮色和他自已一樣黑，不過在黑之中有些電的引力，引得他看去好似黑夜裏的一顆明星。有一次，她向他微笑了一下，他就一夜沒睡覺，弄得無心去看書，翻來覆去的想，就漸漸病起來，飯也不能吃，大燒大熱，纏綿了十幾天，人家春衣漸漸減退，他卻仍蓋了兩層的被子。

如此直等清明節到了時，他纔可起牀。祖母爲表示愛護的意思，教他不要上墳。他想起往常上墳時，他父親要在祖墳旁說出多少流淚的事。

又想到，在近兩年，自從他小姑死後，他父親每次上墳，總要教他在那義塚裏，找出小姑的墳，叫他去燒一些紙錢。等到他從那遠遠的山坡回來時，他父親還在路旁流淚。究竟他父親爲什麼要哭那死去的小姑？他父親把家裏什麼事都告訴他們，可沒說出這一點。他只記得，那時小姑已是出嫁了，有一天回來，住在祖母的對房，他仍住在小樓上，從樓牕上看到父親急匆匆從後面跑到前天井，那時正是夜深。他想起這事來，他的心不由的跳動，不由得想到每天見面的那少女身上去。

家中沒有什麼人，牕外已是漸上黑影了，他便扶牆走出門外。街上也沒甚行人，他順着脚走到那少女家的門前。他的膽好似大得多了，在門口張望了一陣，忽然他的眼昏花了，脚酸軟了，心甚跳躍，全身的血管在奔漲，他見那少女從裏面走出來了。可是那少女見着他時卻不似往常的溫柔，不是往常的可愛，她到了門前，向他凝視了一眼，又把眉蹙了一蹙，似說：

「你這，你這不要娘的，忘恩負義的人！」

他是如何回答呢！他的面前一片昏黑，他幾乎跌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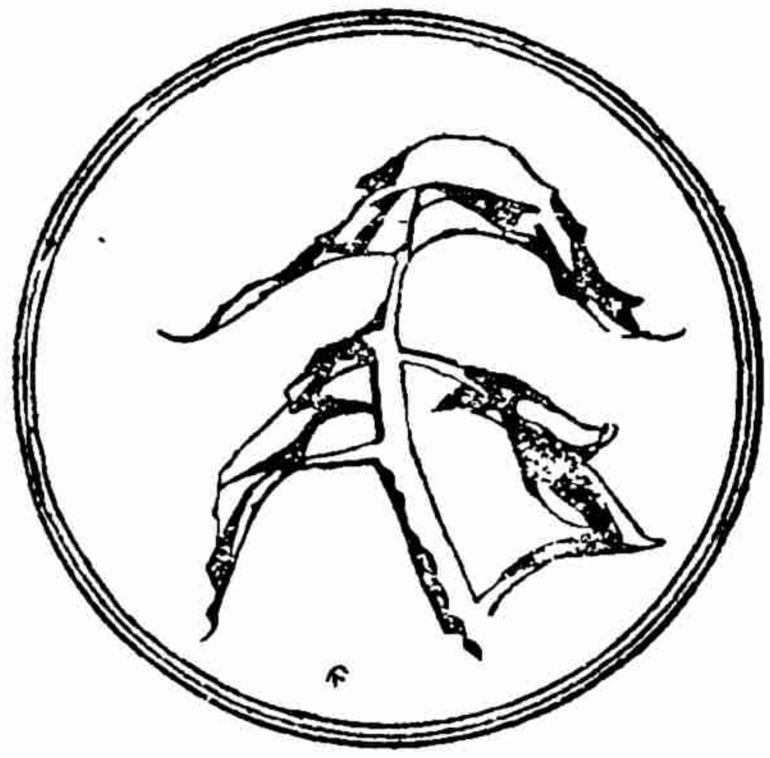
這怎使他不最痛心，不要憤恨呢？所以當他回想到最痛心最憤恨的時候，他就會向他視爲最知己的朋友說：

「義百啊！我啊，我是沒得到人間一切的愛的！」

一九二九，一二，二十三，於延年坊。

美國新副總統略史

新副總統查理柯梯斯（Charles Curtis）於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生於甘薩斯州之蕭尼地方；其祖母爲印第安族之公主，故柯氏亦可謂紅種人，自幼氏卽居紅人中。八歲時，適他族種人來侵，氏被遣至多皮加白人處求援，亂平，氏遂留多皮加與白人之族戚同處，而時時赴紅人部落省親焉。其祖母命其棄置鄙野生活，努力求學；氏從此遂不復返紅族。攻讀之餘，氏習爲騎師，爲甘州最良騎士。中學卒業後，研究法學，年二十一爲律師。頗熱心政治，不久被選爲法官；就任一月，卽封閉地方售酒處。一八九二年被選入下院充議員；一九〇七年又入上院。未幾爲上院共和黨領袖。氏對於農民及紅人利益，擁護甚至；且嚴厲主張禁酒，贊助婦女參政；以此多爲黨中所愛戴。夫人已故；其女公子亦從事政治活動，有乃父風。（錄大公報）



筏夫——一段復活節的故事

俄國高爾基著

董璧譯

沈重的雲緩緩地渡過江去；牠們漸漸地向下沈墜下來，灰色的斷片好像和暴漲的渾濁的春潮的水平面接觸在遠方。在浮雲微觸動河水的那兒，好像有一道不可穿越的齊天的雲牆矗立着，阻擋了河流和筏子的去路。

波濤勞而無功地澎湃着，挖掘着，奮鬪了一陣，迸出輕微的訴苦的聲音屈服了，對着這牆一直向左右後退去——一直退到那新鮮的春夜的潤澤的黑暗迷漫着的地方。

筏子越泛越遠了，這黑巍巍的牆終竟在面前展開，退讓到那塞滿雲層的天空裏去。

河岸已經被黑夜籠着瞧不見了，這一望無涯的河水更遠遠地，遠遠地離開了牠們。

這條江就和海一樣，布滿了浮雲的天，沈重地，潮濕地，哀戚地張在上面。

筏子迅速無聲地在水上前進；從黑暗裏對着牠們泛來一隻汽船；明亮的火星從煙囪裏冒出來，輪葉打着水劈拍地作響着。

一對角燈漸漸擴大而明瞭起來，桅竿上那盞燈四面八方耀射着，從暗處打來一個神秘的招呼。空氣裏充滿了沈重的機械聲和澎湃的漲潮聲。

『當——心點！』一種有力的沈重的腹音由筏首叫了出來。

筏尾舵旁站着兩個人：一個是筏夫的兒子米特立，淺褐色的沈思而儒弱的二十歲的男子；一個是搖櫓的僕人塞耳蓋，深沈而銳眼有力的人，長一部紅褐色的絡腮鬚，那兩排大而整齊的牙齒，沒有被帶着譏嘲般的上掀的唇完全蓋住，而露出來點綴着。

『向左邊撥！』洪亮的聲音又從筏首穿過黑暗響了一次。

『我們自家知道你叫什麼？』塞耳蓋說着氣冲冲地不服氣。

他嘆息着把肚子抵住舵。『哦！你爽利點咧，米特卡。』

米特立的脚登住濕柱子，無力的臂很吃力似地拖過沈重的舵桿來，嘎吱地咳着。

『讓開！……還要往左邊撥！……沒有聽到麼，你們這些鬼兒子？』罵聲恣野地由筏首傳達到後面來。

『叫得好！好他放他的兒子在此地管舵——這可憐的孩子連折斷根草桿也不行！他現在把一河都鬧震了……最好你找一個搖櫓的人呵，老東西！你現在只會把你的喉嚨撕破……』最後的話塞耳蓋大聲叫了出來，——他的意思可一點也沒有公開出來使人聽得，或者他甚至還希望……

汽船從筏子身邊擦過，機輪激起濺沫的浪花。筏子失了定力在水上簸蕩，一股細條扭成的濕纜磔磔地響着。

汽船上燈火輝煌的窗俯看着江和筏子，就像一排火眼睛映在幌動的水面上成了洞明顫動的點兒，隨着又不見了。

浪凶猛地打着筏子，柱子一上一下地跳躍。站在那兒很吃力的米特立緊靠着舵防跌下去。

『你們看！』塞耳蓋帶譏嘲的口風細聲說，『他怎樣在跳舞！倘使老頭兒看見又會給一頓打……那還要跳舞出別的花頭咧！穩住，向右邊，這——樣！唉！……』

他揮着鋼一般硬的多筋的臂膊搖櫓，把河水很深地掀了起來，……他緊張着全身的力量，帶着諷刺和譏嘲的表情，精神抖擻地屹立在那兒，他的赤脚好像緊生在柱子上一樣，而且好像每一瞬間他都預備好了操縱筏子的方向。

『你看，』他向前窺探了一下向米特立說：『老頭兒和你的瑪爾卡玩得好寫意喲！看哪，這惡鬼！簡直沒有廉恥和天良了！你爲什麼不背開這齷齪的東西，走你的清秋大路呢，米特卡？……喂，聽到沒有，米特立？』

『我聽到了。』米特立不十分大聲地喃喃着，他故意把眼光避開不看他的妻和他的父親怎樣在調弄風情。

『我聽到了！唉！你這隻瞌睡蟲！』塞耳蓋哈哈地笑答道，『這對於我可是有趣的故事了！』他對米特立淡然地表情，接着又說：『這老頭兒——一個漂亮的船長呵！替他兒子娶親——然而他要使這媳婦不忠心他的兒子！這就是公理！老流氓呵！』

米特立不做聲，沿河向後望去。那兒也同樣組織着一道密密的雲牆。四面八方堆積着雲彩；筏子好像沒有游走，只是一動也不動地立在黑洞洞的洪大的潮中；上面深灰色的雲層好像從天上向下沈落，用牠的全重量墜壓下來阻擋河流。

這江好像一個無底的壑，四圍環繞着高聳天外裏在霧縠裏的山。週圍是淒慘的寂靜；潮水像在期待一樣東西似的——極輕地擊着筏子。似乎有一種柔婉的哀音，憂怯的問語，從這惟一的聲音裏發出來，在夜裏聽去更顯得夜的沈寂。

『現在應該颳風，』塞耳蓋說道，『然而卻沒有，沒有風倒好些——

只是要下雨了。』他就像自問自答似地，裝一袋煙在煙斗裏。

自來火閃閃地燃着，一種唧唧的聲音從還通氣的煙管裏發出來，熾燃的，忽明忽滅的煙的火光在暗裏照出塞耳蓋的寬大的沈思的臉。

『米特立！』他大聲叫——已經不是先前嘰哩咕嚕的樣兒了，卻是爽亮的譏嘲。

『做什麼？』米特立不十分大聲地答，他老是癡望着遠處，好像他用他的大而充滿了苦痛的眼睛在留心考察一點東西。

『你說一說，兄弟——這事情對於你倒底是怎樣的，嚇？』

『什麼呢？』米特立氣忿地反問。

『我是說——你的娶婚的事情囉，怎樣？這故事眞太滑稽了！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們一塊兒去睡覺，是不是？哪——事情又怎樣呢？哈，哈，哈！』

『喂，你們後面的！當心點！』聲音帶着恫嚇地傳過河去。

『你看——他怎樣在嘷叫，這老騷狗呵！』塞耳蓋一邊氣忿忿地說，隨着又轉到他的本題來。

『哪——說一說嗎，米特卡，怎樣？說嗎，事情是怎樣的？』

『讓我靜一會兒，塞耳約蓋——我不是已經向你說了一次嗎！』米特立帶着酸楚的語調細聲說，然而他很了然塞耳蓋決不肯住手不逼他，於是他不安地開頭說了：

『哪——我們就一塊兒去睡覺。我對她說：「我不能夠作你的丈夫呵，瑪爾亞。你是個健康的女孩，我是個懦弱多病的人，我不要娶親的，——可是爸爸強逼我呵。事情就這樣成功了，我是不高興婦人的，或者你更甚一點，因爲你這麼輕佻……是的……可是我不願意作這事，你懂得……這是背倫和罪過……而且以後的孩子們……要在上帝面前才說得清楚呵。……」』

『背倫！嚇嚇！』塞耳蓋譏諷着大聲說，『哪，她以後說什麼呢，你的瑪爾卡？』

『「我現在應當怎樣做呢？」她坐在那兒哭，「這事情倒底是怎樣的，使你這樣厭我？未必我是隨便的一個賤貨吧？」——她眞臉厚呵，塞耳約蓋，「或者我年紀輕青的去從公公麼？」她又說，「隨你的便」我向她說，「你走你高興去的地方去。凡和我靈魂反對的事情，我不能作……祖父易王認作這樣事情是個死罪。我倆卻不是畜牲呵。」她儘是哭，她說，「你們把我處女的美麗葬送了。」——她眞使我難過。我對她說：「算了罷，瑪爾亞，你自己想寬一點子，或者你最後去出家罷？」我向她，可是她就罵我「你是個蠢東西，下賤的流氓呵！」』

『這不可以說！』完全忘神在米特立述話中的塞耳蓋喃喃道，『你眞向她說，她應當出家麼？』

『我確實向她這樣說了！』米特立老實的確定着。

『她就叫你蠢東西？』塞耳蓋尖起聲音來說。

『是……她罵了……』

『那她也對的，兄弟！而且她是多麼對！她應當罵你的呵！』塞耳蓋叫着，這次帶着嚴厲刺耳的聲音。『你怎麼可以違犯法律呢？灑灑脫脫地就撇開老婆呢！事情就這樣完了，誰又還在那兒儘反對呢？你這樣糊塗，向她說出這樣的傻話呵！出家！這樣一個傻子呵？這麼一個女孩要的是什麼？出家嗎？現在出些怎樣的人呵！你看此刻事情變到怎樣——一件漂亮的贈品呵！你無原無故地把這女孩斷送了……現在愛人是老頭兒的了！……而且你還把你父親引壞了，使他對自己的媳婦種下罪過！你大大地違犯法律了——這是宗醜事呵！』

『法律是在靈魂裏面，塞耳蓋。那對於一切只有這樣一條律則：「凡是違背你靈魂的事情你不要做，而且在世界上也不要做一點惡事。」』米特立馴服地搖着頭答。

『違背靈魂！』塞耳蓋帶着諷刺答說，『這樣事情還不違背靈魂麼？這麼一個人的靈魂裏又什麼莫有呢？什麼叫作靈魂？你先學懂得靈魂是什麼東西——然後才說牠……』

『不，那卻不是這樣的，塞耳蓋，』米特立突然氣忿忿地激烈抗議，『靈魂應當永遠是一滴露珠。牠貯在一個完全精緻的殼裏，你看呵！牠是在內在的深處。假使你好好聽從牠，那你決不會迷誤了。你照着靈魂作事，總是合上帝意旨的，因爲在你的靈魂裏就是上帝，一切律則都在裏面。上帝創造了靈魂，上帝把來吹煦在人體裏。人是應當嚴於責己的呵……』

『嚇，你們後面的磕睡蟲！把眼睛睜開！』響亮的聲音渡過筏子傳到他們那兒來。

這聲調裏發放出活力健康，精神。由聲調的音響可以聽出叫的人兒，與其說他在罵怠惰的人，不如說他是在表示他的橫溢的快感。

『他怎樣在撕他的喉嚨，這老騷精！』塞耳蓋譏笑着說，銳利地向前面一瞥。『他們又親了一回嘴，這鴿兒們。不嫉妬麼，米特立？』

米特立淡然地向前面望去，見舵旁邊有兩個人體擁抱着而且久合成一體，被較明亮的筏首襯出黑暗的輪廓來。

『你真不嫉妬麼？』塞耳蓋又問。

『這干我什麼事？這是他們的罪過——他們自己負責。』米特立細聲答說。

『哦，哦！』塞耳蓋軟了勁說道，又裝滿一袋新鮮的煙在他的煙斗裏。紅色的火星又在暗處閃爍一次。

夜越是黑暗了，漆黑的稠雲漸漸向靜默寬廣的河上沈墜下來。

『你的哲理從那兒得來的，米特立？』塞耳蓋又重新譏嘲了，『這舉竟是遺傳得來的麼？從你父親那兒你是不成功的，小兄弟！你父親才是一條漢子，一個真的巨人呵！你看一看他——他五十歲了，然而他還選得這樣一個皇后！一個充滿了精力的女人呵！她愛他——這一點也不用說。她所以愛他很簡單，就是別人也應當愛他呵，這麼一個漂亮的人。真正的國王呵！他作工使人看也高興；他又有錢，又被人尊敬，他是正大

光明的。嚇——對囉！你呢，米特立；我覺得你是個怎樣的人？你一點也不像父親和母親倘使現在驟然間遭死了的安費沙走在他的面前去，這老頭兒會怎麼做呢？這會是一場大大的滑稽咧，看着這兩個人兒！她要逼他老老實實地吐實話呵！……她是個很結實的女人，你的母親……對付這老鬼是再好沒有的了！……』

米特立用肘托在舵上，默默地凝看着沈黑的浪。

塞耳蓋也沒有話說了。筏首有稀乾脆的女人的笑聲，還有種很重濁的次音的男人的笑唱和着。這對人體被露籠住了。塞耳蓋好奇地向他們窺探那已辨不出的輪廓來。一個高大的個子龐然地立在櫓旁，半俯就着距離三四尺遠用肚子抵住第二隻櫓的一個圓小的女體。她用一隻指頭在恫嚇那男子，一邊撒嬌般吃吃地笑着。塞耳蓋帶一聲嫉妬的嘆息，把眼光避開那對人形，陪澹沈默地堅持了一頃間又重新說道：

『唉！這人兒的心裏眞高興呵！他們怎樣互相親愛！這對於我沒有家室的人呵！我這生裏老實被這樣的女人打動了。我不要她離開我的兩臂，我要時時把她按住……那時看看，我怎樣愛她喲！……誰也不知道！可惜我沒有福接近女人。人說她們不喜歡紅頭髮。唔——是，女人們的脾胃不好……而且她們狡猾透了！一輩子充滿了情慾……喂，米特卡，你在睡覺麼？』

『不，』米特立輕輕答說。

『我也這麼想；……兄弟，你現在怎樣生活下去？老實說，你完全沒有母愛地孤立着。你心裏當然是難過的了。你要向那方轉？你現在怎樣走到那兩人那兒去？笑話了！你正是沒有丈夫氣的漢子，兄弟，人總應當有齒爪呵！他們會拿你來開心的！你能夠抵抗他們嗎？你用什麼抵抗呢？唉——唉——唉！你眞是個怪人兒。你現在怎麼做？』

『我麼？』米特立縮成一團答說，『我要走開。我要在秋天頭到高加索去。塞哥，是的——我要這麼做。上帝！我一會兒就離開你們了！你們沒有靈魂的人呵！你們都是沒有上帝的人呵！逃開你們——是惟一的救濟法。你們生着爲的什麼？你們的上帝在那兒？上帝於你們只是一句空話……或者你們大約還有基督麼？唉，你們狠毒的豺狼們呵！……高加索那兒有別樣的人類：他們的靈魂皈依基督，他們的心充滿了愛，他們爲了救治世界忍耐着。然而你們呢？唉，你們是什麼？你們是嗥叫的畜牲，汚濁的民族……是呵，還會有別的人類。我曾經認識了他們，他們叫我到他們那兒去。我就要到他們那兒去。他們給我一本書——聖書。他們說，「你讀呵，上帝的孩子——我們可愛的弟兄，你讀這眞言。」……我讀這書，我的靈魂被上帝重新造了。我就要去。我要離開你們，你們莫有理性的互相吞噬的豺狼。我咒咀你們！』

米特立說這些話時通統帶了苦痛的細聲的語調；他對這沒有理性的豺狼們充滿了鄙視和憎厭，對於那用靈魂醫治世界的人們充滿了戀慕。

塞耳蓋完全駭呆了。他立在那兒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機械地把煙

斗拿在手裏。他沈思一會，向四周一看，帶着粗暴的模糊的聲音說：『你們看他要走了！你還能生氣嗎？唔——是的，你就趕快跑，一直向前去——不然此地會把你完全弄壞了！你只管走，只要還沒有完全變野蠻的時候……高加索那兒到底是些什麼人兒？修士麼或者老信教徒麼？或者莫落康能（Molokanen）麼？怎樣的？』

*俄國一種教徒名。

可是米特立也同樣的驟然噤住了，就像塞耳蓋驟然憤激起來一樣。他用了全身的力量去搖櫓；蒼猝地囁嚅兩句，似嚇得興奮起來。

塞耳蓋候了他的回答許久——可是枉然。他的健康的，簡單的天性覺得被這沈黑的，死靜的夜壓住。他感覺得有給自己一個生命的記號和突破雲水神祕無聲的沈默的必要。從那兒不時有種輕微的，活潑的笑聲刺進他的耳來。他隨着又聽見斷續的叫聲。這聲音在夜的沉靜和黑暗裏輕響，牠的溫暖的春氣從橫身脈管裏喚起了生的歡娛。

『聽聽，米特立——你筏到那兒去呢？當心點——不然老的又要罵了！』塞耳蓋終於開腔說，因為不能再久捱這沉默了。米特立蒼猝地把櫓在水裏攪動了一會——現在他歇住，拭去額上的汗，靠住櫓嘆息着回過氣來。

『眞奇怪，汽船為什麼這麼少……這麼久我們只遇到一隻，』塞耳蓋接着說道。

他看見米特立覺還沒有準備同他說話，他自己給他的問話的答覆：

『許會隨後就來，航行還沒展開，快要展開了。我們不久就在卡桑了——窩瓦河壯麗的流着。牠的寬大的河面上也儘有地方麼？……哪，你這樣站在那兒幹什麼，米特卡？你嘔氣了麼，嚇？』

『作什麼呢？』米特立勉強地答辯。

『你眞是個怪人兒！你為什麼不說話？還儘在想麼？算了，這是虧人的呵！哈哈，我當你怎樣一個聰明人！你聰明得不能替自己打主意。』

他哈哈地笑，大聲在沉思的情緒裏咳嗽，又起頭抽煙。他驟然停住，順着再發揮出他的意思。

『老想！這是通常人的要件麼？着一下你的老頭兒——他不用儘想，灑脫地生活着！和你的女人戀愛而且同她一塊兒笑你，你聰明的癡子呵！就是這樣。他們這麼幹，誰也不敢干涉！瑪爾卡已經孕着一個孩子在肚裏了——他決少像你。他一定會成一個同錫蘭培脫洛夫一個模型的小巨人兒呵。可是名譽上他要算你的孩子——哈哈！太滑稽了！他要向你叫「爸爸」——實在你可是他的阿哥，不是他的父親呵。他的父親卽是——他的祖父呵！一場完全奸詐的事情呵！根本這人民作事太無恥了——怎樣，米特卡？』

『塞耳蓋！』一種苦痛的，激動的幾乎是哽噎的細聲。『看基督的面上我請你不要撕裂我的靈魂！不要說話，讓我安靜！我當着基督上帝懇求你，不要這樣和我說，不要激動我，不要從我的肉體裏吸取鮮血！不然我跳下河去，你的靈魂就染了罪過了。不要再久苦我，不然我會搗碎我

的靈魂呵！我當着上帝懇求你——讓牠……』

一種痛苦的幽咽的哀聲衝破了夜的沈寂。米特立站在那兒跌倒在木柱上，好像懸在河上的沈黑的稠雲給他一下沈重的打擊。

『哪，哪！』塞耳蓋驀然吃驚地叫起來完全駭異地看着他的同伴——一個像被火燒焦了的人兒，在筏上來回打滾。『你可是太奇怪了！……你爲什麼不說……你不願意……說這呢？……』

『啎嘈了我這整段的路程……爲什麼儘這樣？我是你的仇敵麼？』米特立激動地說。

『你好奇怪呵，兄弟！不是，好奇怪！』塞耳蓋同時茫然地，窘促地說，『未必我曉得了嗎？你看，我可瞧不見你的心呵！』

『我願意忘記這一切——一輩子忘記，你明白麼？這對於我是一件恥辱……一場討厭的苦惱……唳，你們殘忍的人們喲！我離開你們，永久離開你們……我不能再久耐了……』

『那你就走！』塞耳蓋怒吼道，聲音響徹了全河。他用刻毒的嘲罵來洩他對於米特立態度的不滿。他驟然停住，失措地看着米特立，好像這幕在他面前串演，他直到現在莫有了解的靈魂劇忽然使他明白了。

『嚇！』錫蘭、培脫洛夫的聲音在河上傳過來『你們那兒出什麼事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地作什麼，嚇？』

錫蘭、培脫洛夫好像正很滿意，在深淵的夜的沈默裏發放出他的粗暴的，剛健的男性的次音。他不斷地一聲一聲地叫，潮濕的空氣顫抖着。米特立從新站在櫓邊，他的纖瘦的身軀在培脫洛夫雷一般聲音的威壓下更深地屈服着。塞耳蓋爲自己的原故，貫足十足的氣報復這老頭。他不十分大聲地罵他許多刻毒的只有俄文才有的話。兩種音聲冲破夜的沈寂，在搖撼牠，喚醒牠而且互相融成一個惟一的圓滿的音符。一會兒像隻巨大的銅喇叭軒昂的鳴聲，一會兒急轉成一種喉音把空氣完全抖動着。最後凝住而且不響了。又是以前一樣的寂靜。

月光的黃色點兒透過一條雲隙投到洞黑的水上來，不久好像被潤濕的黑暗打濕而消失了。

筏子在晤澹的沈默中繼續游去……

* * * * *

錫蘭、培脫洛夫站在一枝前櫓旁邊，穿着紅汗衣，廠開沒有扣的領，露出強壯的頸和寬大的毛茸茸的肚腹。灰色的髮覆在額上，下面閃着一雙放光的藍眼睛。直捲到肘上的袖子露出他多筋的操櫓的矯健的臂。前身微向前傾，他在注意窺探黑暗的遠方，那兒可以看見一星亮光。

瑪爾卡站得離他三步遠，側向着河流，帶着滿意的微笑在打量他愛人的寬肩的身體。兩人都無言地完全消融在互相打量中：她跟着他多鬚的臉頰的表情注視到遠方去。

『只是漁人們點的夜火，』錫蘭臉向她說道，『沒有什麼意思。向前筏罷哦！』他大聲的叫，他吐出一條暖熱的空氣柱，矯健地把櫓在水裏搖着。

『不要太使力了，瑪淑卡？』當他瞧見她也靈敏地用心駕馭櫓的時候叮嚀道。

她生着一對活潑的黑眼珠和健康鮮紅的雙頰。長得又圓又滿的立在那兒，向錫蘭親愛的微笑着。她赤着足，只着一件長衣，貼着她的緊張的曲線的身材。

『你太過於留心我了。』她說道，『我卻感謝上帝健康的呵！』

『這你是好的……來，吻我！』錫蘭俯向她細聲說。

『那不成樣兒。』她撒嬌地逗他。

他們兩個都不說話，帶着貪饞的眼光互相望着。

筏子下，水和諸地響着。右邊遠處可以聽出鵝羣的叫聲。

搖櫓人腳下毫不覺得擺動，筏子就這樣前進，進到那黑暗預備開始邊平和溶化的地方，和那浮雲露出清楚的輪廓和勻調的色彩的地方。

『錫蘭、培脫洛夫！』瑪爾亞輕聲的叫——『你知道那倆在瞎說什麼？我知道，幾乎每句話我都知道！米特立向塞耳約時卡告我們——他氣得大聲啜泣。塞耳約時卡把我們罵了……』

她偵察般看着錫蘭的臉，這臉現在呈出一種嚴厲的執拗和冷酷的表情。

『哪——又怎樣呢？』他簡切地問。

『沒有什麼了，就是我說的這樣……』

『假使沒有什麼了，也就不要說什麼。』

『不要立刻這樣生氣咧。』

『生氣？向你麼？我想到想了幾次……可是我不能夠呵！』

『你這樣喜歡你的瑪爾卡麼？』她挑逗地細聲說，身體曲着向他。

『唉！』錫蘭大聲嗽咳。他的健臂向她伸着，從齒間發出不明瞭的聲音：『不要逗我，你聽到了麼？……這兒來……』

她柔軟得像匹貓兒似地滑到他那兒去，軟軟地緊貼在他身上。

『我們的筏子也許又要迷路了。』他吻在他唇下燃燒着的她的臉細聲說。

『够了！』她說，『快要天亮了！那頭有人在看我們呀！』

她想從他身上掙脫，但是他用一隻臂更緊地把她摟着，別一隻臂靠在櫓上。

『有人看我們？讓他們看！讓他們大家看！我吐他們大家的唾沫！我知道這是罪過——可是和誰相干呢？我就要向上帝辯明。你可沒有當成他的老婆呵——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處分你自己……你說他難過麼？這我知道！可是要我說什麼呢？同自己媳婦戀愛是名譽的麼？就假使你名譽上不是他的老婆……這也是不名譽的。那麼，這在上帝面前不是罪過麼？自然是罪過！通統我都知道。然而我卻作了，因爲我要這樣作！只要我活在世上，每天都可以死……唉，瑪爾亞！倘使米特立娶親再晚了一月呵！那一切都不會成這樣了。安費沙死後，我立刻打發媒人到你那兒來——完了！堂堂皇皇地沒有罪和恥辱。這是我的錯誤。這

錯誤會短我五年的壽，或者更久一點。我會爲牠死於非命——在安事的死神還沒有來召我以前……』

錫蘭、培脫洛夫安靜地堅決地說着，他的臉上呈出鐵一般的執拗的表情，好像他已準備着向任何人辯論他的愛情的道理。

『哪，好了，你不要苦你自己！我們關於這事已經說夠了。』瑪爾亞細聲道。

她輕軟地掙脫了他的擁抱，回到櫓邊來。錫蘭劇烈地奮着全身的力量動手工作，好像他要竭力把那橫在腹內使他不散的壓力除去。

天開明了。

雲越是透明了，然而牠們緩緩地移開，好像不願讓位子給那初升的朝陽似的。河水接受着燦爛的光線的清輝。

『這兩天來他又提這事情了。』錫蘭又開腔說，『他說「爸爸，這對於你不是同我一樣的卑鄙和恥辱麼？你離開她恢復你的理性罷！」——我接着答他：「我的愛兒，假使你愛你的生命，你就給我滾蛋！不然我要一塊一塊地把你撕得和破布一樣！你的道德不會留一指碎片。來苦我，我已經教訓過你了嘛，雜種兒呵！」我這樣向他說，他就戰兢兢地叫道：「爸爸那麼，我錯了麼？」——「自然你有錯，」我說，「你這討厭的蚊蟲呵！你就是我的障礙！因爲你不能擔保你，你就有錯。你是一塊腐肉，一架臭屍，倘使你是健康的漢子，人會把你打死了——」可是這也都不能够。人在可憐你這不幸的蟲兒呵！」他就痛哭——唉，瑪爾亞人是太不濟了！別一個早已脫開這陷阱了……我們可是就落在裏面了！那又誰知道呢——或者我們還會互相勒死咧……』

『你說些什麼？』瑪爾亞怯怯地問道，她帶着驚懼的眼光望着堅決的，冷冷的，百折不回的立在那兒的他。

『我想……倘使他就這樣死了。這就是……他應當死呵！這是最好的辦法！一切都平靜了。我讓我的房屋田產給你的家人，堵着他們的嘴。我就帶你到西比利亞去……或者苦彭。那時你是什麼人？我的老婆呵！懂得了嗎？我們再混得這樣一張婚據……這麼一張紙。我在村裏隨便一個地方開片鋪子——我們就好過活了。我還要向上帝祈禱恕我們的罪過。我們還要求什麼呢？我們再救點別人的生命——他們就可以幫助安慰我們的良心……怎樣，瑪沙——這樣不好麼？』

『已經好了！』她發出一聲嘆息，閉了眼睛沈浸在深思裏。

他們兩人都無聲了……水聲潺潺地響着……

『他眞太不濟了……他快死去，許會實現的……』錫蘭、培脫洛夫喃喃的說。

『我，上帝，你使這事不久就實現呵！』瑪爾亞說着，虔誠地畫着十字祈禱。

* * * * *

春陽的光綫透過雲層在水面上閃出虹彩和金色的光芒。揚過一陣風，一切都顫動了，蘇生了而開始微笑。雲間的蔚藍的青天也對着在日

光裏閃爍着的五色的春潮盤盤地笑着。

雲彩從筏子後慢慢地退回去。牠們在那兒寬廣的河面上組成一塊沈重的，黑暗的東西，好像在沈思早點從那條路逃開這顆有生命的活潑的光芒回射的春陽——雲彩們的母親，歲暮的冬風的死敵。

航程的前方晴天一碧；日球壯麗地從金紫色的江潮裏直上到蒼蒼的無窮裏去，在只有清涼的晨爽稍可以柔和的春炎裏搖曳出光燄。

從筏子右邊可以看見灰色的高河岸上綠陰垂垂的樹林，左邊是灰白的翡翠綠的草茵被露珠裝飾着而閃爍。

空氣完全帶了地氣，裏面還攙和着新鮮的草香和松柏樹的脂髓的芬芳。

錫蘭、培脫洛夫望着後面的雙櫓。

塞耳藍和米特立好像和櫓生在一塊兒。錫蘭在遠處辨不出他們臉上的表情。

他瞬他的日光到瑪爾亞身上去。

她凍着了。立在櫓邊縮成一團，幾乎圓得像個球形。她完全浴在日光裏，忘神地看着前面。她的唇邊浮起一層隱謎的難解的微笑——這也是一個醜婦人用來賣弄風情的微笑。

『把眼睛睜開，孩子們哦！……』錫蘭、培脫洛夫貫足十足的氣放出他的有力的，感覺得新鮮的力和沉毅澎湧的聲音。

周圍一切都好像被他的叫聲震動得晃蕩起來很久了，高的河岸還反應着他的聲調的回音。……

柏林 6. März 1929.

紐約女子提倡巡迴玩具社的計畫

（華）

紐約許多從事社會改良運動的女子，因爲鑒於都市中常常發生兒童偷竊玩具的案件，所以她們想設立一個巡迴玩具社。這社擬仿巡迴圖書館的辦法，將玩具出借於沒有玩具而需要玩具的兒童。等到兒童將其所借的玩具玩厭了就收回。聞這個計畫現在尚在討論中，不久或即實現。有人以爲這個計畫如果實現於紐約，則該地兒童偷竊玩具的案件當可絕跡了。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發表元旦告國民書，謂……果能於今日以後之三年內祇以和平方法實現總理所主張之廢除不平等條約，以達到中國國際地位之平等，乃吾人所大願。

⦿國軍編遣會議舉行開會式。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等所發起之勵志社，正式開幕。

⦿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委員金鼎成邱克莊等電告宣誓就職。

⦿何鍵就代理湘贛勦匪總指揮職，令所部五路司令限十日親到指定地點待命。

同　二日

⦿應出席國軍編遣會議各軍事領袖除四總司令在京外，李濟深自廣州起程北上，白崇禧因弟喪觸發失紅舊疾，電告不能到會。

⦿蒙藏委員會派員調查趙化成在大連所組之滿蒙自決會，已查得其勾結日人之黑幕。趙對東北有陰謀，張學良亦預爲防止。

同　三日

⦿外交部公布中西友好通商條約及中法關稅條約。

⦿中央更換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風潮已靜止，舊委員李樂三等表示預備交代。

⦿工商部依行政院議決案，派參事陳匪石，司長張軼歐等赴上海徹查招商局糾紛事件。

⦿蘆綱積弊案移京審理，被捕之綱總五人，由天津起解赴南京。

同　四日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通過民國十八年賑災公債條例，首都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導淮委員會組織條例。又通過外交委員會請每年由關稅新收項下提出五百萬元整理內外債案。文官處長古應芬請將新增關稅全部三分之二作爲建設經費案，交行政院。又決定編輯國民政府年鑑限本年六月底以前編成。

⦿周震麟王用賓黃一歐抵瀋陽，與張學良接洽籌備東北黨務。

⦿張宗昌舊部朱泮藻擾濰縣，濟南日軍分兵開往濰縣護僑。

⦿熱河省黨務指導委員因湯玉麟任省政府主席，全體電京辭職。

同　五日

⦿國軍編遣會議開第一次大會，籌備主任何應欽報告籌備經過，推吳敬恆等起草大會通電，決定設置經濟，編制，遣制，提案，國防，各組起草等六種審查委員會，並即推定審查委員。

⦿軍事參議院長李宗仁，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閻錫山，內政部長趙戴文在國民政府宣誓就職。

⦿奉天省政府主席翟文選電中央，請派黨務指導委員赴奉。惟中央前派東三省黨務指導委員則電告中央組織部，謂東三省易幟後自設黨務籌備處，禁該委員等活動，請示辦法。

⦿四川戰事，劉湘軍已佔優勢，同盟軍楊森奠萬縣，賴心輝退黔邊。

同　六日

⦿施肇基向外交部報告，美國請我國加入國際仲裁條約。

⦿李宗仁對比意兩約中內地雜居問題，向國民政府提出意見書，主張現時應拒絕雜居，將來收回租界撤廢領事裁判權後，可劃出原有通商口岸範圍，規定限制辦法，爲外人雜居之用，原有通商口岸範圍以外之地域，一概嚴拒雜居。

⦿中央訓練部所組織之黨童子軍司令部已成立。決定各省市軍師部未組成前，暫以團部名義直轄於中央司令部。計已成立者十七團，均受黨部指揮，新組者四十餘團，對年齡未

及格者，擬另組幼童軍。

同 七日

◎山東交涉員崔士傑抵京，向外交部報告濟南日領西田耕一已表示如中國能保障山東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日軍必可撤退。

◎內政，外交，工商三部及僑務委員會派赴青島阻止西班牙招工之委員，現該員等已回京，被騙招集之華工均給資遣散。

◎南京堯化門發生大隊土匪搶刼滬寧火車巨案

◎上海總商會等八十餘團體電中央，攻擊財政部展緩裁釐時期，及舉行特種消費稅，請通令全國，將釐金、產銷及二五附稅等稅一律裁撤，並明令停止特種銷費稅之進行。

同 八日

◎國軍編遣會議第二次大會，可聽取曹浩森朱受光李宗仁李濟深王樹常報告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及第八路軍，東北邊防軍縮編後情形及收支狀況，陳季良報告海軍編制情形及收支狀況後，即議決增設常務委員及臨時祕書處。

◎行政院會議決議，准代理總稅務司易紈士辭職，以梅樂和繼任，由財政部分別任免。又通過孫科提議，通令所屬，所有各部會及各省府關於航空借款，或與外人合辦商務航空事項，如目前有各種小部分協定，一律暫予保留。又決定鐵道所需材料無論土貨洋貨，一律免稅一月。

◎奉天俄領事向張學良抗議收回中東路電權，要求償付安置費百餘萬元。

同 九日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批准中德、中英、中法、中和、中瑞、中挪各關稅條約，提交立法院追認。中葡、中西、中丹三約交外交委員會審查。又議決追認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任命張作相萬福麟爲東北邊防軍副司令官案。

◎黑龍江路權自主會代表于成澤抵京，向中央黨部、政治會議、外交部請願，提出：反對延築長大路；宣布東省與日本締結之祕密條約無效；不得犧牲東省權利作中日交涉交換條件；警告日本不得在東省擅築任何鐵路；收回旅大及南滿安奉兩路；開發葫蘆島商港，修築敦化海林間鐵路等要求。

◎漢口水杏林案日方無解決誠意，工界舉行對日大罷工，並封鎖日租界，以促日人覺悟，日兵亦作嚴重警備，有民衆多人爲日兵毆傷拘捕，水杏林之兄亦被捕毆。

◎寧夏省政府成立，主席門致中，委邵遇芝扈天魁魏鴻發馬福祥等宣誓就職，白雲梯李世軍兩委員未到。

同 十日

◎中央常務會議議定，關於組織各種設計委員會案，交中央各部處會事務會議討論；中央設法規審查委員會案，通過原則，交王寵惠戴傳賢研究；黨歌曲譜，依審查報告，採用程懋筠所譜者；宣傳品審查條例修正通過。

◎國民政府公布民國十八年賑災公債條例，債額一千萬，至民國二十七年底還清，本息由關稅增收項下照撥。

◎禁烟委員會議決招待遠東調查團，及令上海地方法院嚴辦上海運土案。

同 十一日

◎編遣會議第三次大會，依審查報告將國軍編遣委員會條例修正；宋子文報告全國收入每年約四萬五千七百餘萬，照經濟會議議定，應支出軍費一萬九千二百萬，約佔收入百分之四十一，並請以後軍費概由中央籌發，各省不得截留應解中央款項，結果通過原則。籌備會提送決定兵額實施編遣辦法大綱草案，編遣進行程序大綱草案，經決定共組一審查委員會審查，並即推定委員人選。

◎張學良將楊宇霆常蔭槐誘至東北政務委員會槍斃，並通電宣布楊常罪狀，楊系要人臧式毅等均被監視，楊在東三省之勢力盡被剷除。

◎漢口罷工後，日兵越界拘捕罷工指導員及糾察隊，風潮益擴大，交涉署爲水杏林兄被日兵毆捕向日領署要求懲凶，給醫藥費，並擔保以後不再有此項事端發生。交涉員甘介侯電各國新聞界宣布水案事實。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決議准總稅務司易紈士辭職，以梅樂和繼任。以軍政部長兼陸海空軍撫卹委員會委員長，劉驥爲副委員長。准內政部次長趙丕廉辭職，以該部司長樊象離升任。批准中德、中英、中法、中和、中瑞、中挪各關稅條約。

◎全國賑災委員會成立，擬將原有之豫陝甘、兩粵、晉冀察綏三賑災委員會均改爲處，作執行機關。

◎禁烟委員會因上海煙土案所獲煙土，警備司令部移交法院者數短少數百兩，電令熊式輝澈查。

同 十二日

◎奉天日領事林久治郎向張學良要求速決吉會路等問題，張依外交部電令，以東三省已完全服從國民政府，所有對外已決及未決各案，須移送國民政府辦理謝絕之。

◎漢口繼續罷工，日領事請胡宗鐸解散工人糾察隊，胡以民意未便干涉謝絕之。日軍官化裝至華界尋釁，爲罷工會所獲，即送交涉署轉交日領事署。

◎江蘇省政府創置訓政模範區，組織委員會主持其事，並

公布訓政模範區設施大綱二十六條。

同　十三日

⊙東三省日領事會議議決，對滿蒙懸案依田中內閣政策進行，必要時取硬性手段。該案無論在地方或中央交涉，絕對不能放鬆。

⊙北平政治分會因張學良宣布楊常罪狀通電中，責楊常阻礙關內撤兵，五縣交還及放回車輛等，現楊常已死，令河北省政府電詢張學良，關於上述三問題如何解決，並要求答覆。

⊙湘贛勦匪軍已集中完畢，並劃定接戰區域，警備區域。副指揮官金漢鼎宣布只殺朱德毛澤東，其部下攜械來歸，一律優待。

⊙外交部覆上海總商會中波（波斯）商約已電駐義代辦就近向駐義波使提議商訂。

⊙鐵道部長孫科電張學良催放還所扣車輛。平奉路局亦派要員赴奉與張商放還機車二十輛，貨車萬噸。

同　十四日

⊙國民政府公布總理奉安委員會章程。又令處理逆產條例，前經公布，該條例第一條，關於應認爲逆產之情形，規定至爲明確。……着行政院令行各省，各特別市政府，嚴飭所屬官吏，悉照定章辦理，如有違章擾民情事，應予撤懲；其非該管機關，有敢越權處理人民財產者，除究辦外，仍應呈明辦理。

⊙日軍扣留津浦路車輛事件，漸爲外交團所注目。孫良誠電中央報告，日軍在濟南扣留車輛，阻撓交通，交涉先開驛車，亦置不理，請向世界聲明。

⊙建設委員會上海國際無線台正式與菲律賓通報，並由菲聯洪收發各國。

⊙廣東建設討論會開第一次會。

⊙外交部長王正廷在上海與日總領事矢田會晤。矢田通告，芳澤公使將自東京來上海轉赴北平。王表示願芳澤挾解決中日懸案之道以俱來。矢田述日本預備將駐魯日軍六千撤退三千。王表示山東若仍留日軍一兵一卒，談判無法進行。

⊙蘇俄駐日大使與日方談判將中東路俄方利益售讓日本，以抵抗中國之收回運動。張學良向日領事抗議，日領事否認有此事。

同　十五日

⊙國民政府對四川戰事下令責楊森自專征伐，目無中央，免去本兼各職，聽候查辦，並着劉文輝劉湘鄧錫侯田頌堯共同處理善後事宜。

⊙行政院會議准農礦次長曾養甫辭職，派陳郁代理。

⊙交通部上海無線電台與建設委員會無線電台發生劇烈競爭，除國內商用電報爭相減價外，國外通訊事業，交通部電台亦與奉天大電台簽訂合同，收發歐美各國電報。

⊙王正廷與矢田二次會晤後，向新聞記者宣稱：中日關稅條約，在二月一日前恐不能簽字成立，現正設法使日方不反對二月一日實施海關新稅則。

外國之部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

⊙倫敦阿富汗使署稱：阿富汗亂事已停，和議在進行中。

⊙德國賠款經理哲爾白報告德國第四年付納賠款情形，語頗樂觀。

⊙路透社謂：估計美國富人去年捐助于教育科學及宗教等用途之款，共約二十三萬三千萬元。

同　二日

⊙南斯拉夫內閣，因閣員中對克羅特人問題意見分裂，致混合內閣破壞，首相柯羅希賚提出辭呈。

同　三日

⊙東京方面消息，日本第一期補助艦建造計畫，可告完成。

⊙美國參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哈爾，在參院聲稱：美國有建築新巡艦五艘之必要。

⊙玻璃維亞與巴拉圭，已簽定大亞美利加大會所擬之協定書。

⊙救世軍高等行政會將集會考慮救世軍領袖問題。

同　四日

⊙美國洛桑吉爾地方有單葉飛機名疑問號者，作天空裝油之試驗，結果能在空際滯留六十一小時。

⊙大亞美利加大會正式通過多邊條約及辦理玻巴兩國爭端之特派委員會報告書。多邊條約爲公斷與和解兩約，公斷約成立強迫公斷原則，凡美洲共和國適用國際公法之公認原則者，其所有國際爭端，應付公斷。和解約成立強迫提交和解原則，凡美洲共和國間之任何爭執，皆須交出和解。

⊙開布爾消息，前任開布爾長官阿赫毒忠可汗已與吉拉拉巴境內之興華利叛黨議成一種和約。

同　五日

⊙英國名教育家羅斯自倫敦起程往游波斯，羅係波斯文專家。

⊙東京大地震後之復興事業，由區畫整理所落成建築物全數達二十萬三千四百二十一棟，預定於昭和五年三月以

前將復興事業全部完成。

⊙土耳其與匈牙利間之中立和好與公斷條約，本日簽字。

⊙南斯拉夫國王於混合內閣辭職後，有決定請政黨外之名人組閣說。

同 六日

⊙哈爾濱俄報載稱：蘇維埃政府預料關於中東鐵路問題，中國政府必採強硬政策，故擬將其本國之權利，讓渡與日本。

⊙南斯拉夫國王以斷然之處置，下詔停止憲法，解散國會。此係狄克推多制之發端，而幕後新勢力，實爲武人徐夫柯維志。

⊙土耳其藉口宗教問題而起鼓噪之運動，現已被土政府破獲此種叛亂機關。

⊙波蘭政府鼓勵人民移住南美祕魯。

⊙蘇俄反神會在莫斯科開會，決定於復活節前，作大規模反基督之宣傳。

同 七日

⊙倫敦與新嘉坡間之直接海線完成。

⊙阿富汗王發出通詔，將其新政全部程序撤銷。

同 八日

⊙荷蘭銀行家克洛本堡日內赴美國，擬運動美荷橡皮信託公司之組織，其目的在使美國用橡皮者，與荷蘭種橡皮者，脫離英國之橡皮專賣。

⊙美國聯邦法庭因美司法部所起訴之法德化學品公司操縱曹達分配一案，與法政府發生交涉。

⊙加拿大與美國間在哇太華開取締運酒之會議。

同 九日

⊙阿富汗境內叛亂仍未全定。阿王已允取銷強迫軍役，並撤廢外國傳教師入境之禁令。

⊙美國第一次國際航空線接通五國者，今日成立。

⊙英著名工程師霍克漢發表考察澳洲之報告。

⊙胡佛遊南美歸，開始着手造閣。

同 十日

⊙日本遞信省船舶無線電報局長岡田氏發明礦石式之無線電話播音機。

⊙法參議院重舉杜麥氏爲議長。

同 十一日

⊙俄國近正式向波蘭與立陶宛提議，請與蘇俄簽訂協定書，宣佈開洛非戰公約已於彼等間發生效力，而不必待簽字該公約各國之批准。

⊙救世軍高等行政會通過一議案，請布資將軍退休。

⊙法總理樸蔭凱賚以在衆院中受社會黨與急進社會黨之抨擊，乃要求投信任票，結果得以二一二五票對二五一票通過。

同 十二日

⊙美政府託荷蘭政府向國聯鴉片顧問委員會，提交限制毒藥出產案。

⊙日本近頃成立製糖公司之生產協定，及供給組合。

⊙南斯拉夫政府發表全國的及地方的改革之計畫，俟新政實施後，再行考慮恢復立憲政府之問題。

⊙開洛非戰公約在美參院提出，海軍派反對甚烈，要求於此約加一解釋條文，聲明不妨害門羅主義。

同 十三日

⊙日本議員水谷等三十七人，着手組織合法之左翼政黨，以與舊勞農黨系對抗。

⊙本年五月間，北京將開萬國學士院聯合會議，日本已決定派遣帝大教授山田五郎及駐法大使安達峯一郎赴會。

同 十四日

⊙法將福煦病劇。

⊙阿富汗王阿孟烏拉讓位於其兄殷納雅圖拉，並乘飛機赴甘達哈。新王係前王之異母兄，幽居已四年，對英素親善。

⊙意國政教衝突解決，意政府允將教皇花園之一角，劃歸教皇管轄，享有治外法權，又允酌給教皇意金幣一百萬枚，以償其政事權力上之所失。

⊙澳洲江干工人又起工潮。

同 十五日

⊙日本三土藏相說明地租及營業收益稅之地方委讓後所需補塡財源，計凡八項，以改正所得稅之增收佔最大比例。

⊙美參院批准非戰公約。

⊙法衆院本日決議：規定今年出巡艦一艘，驅逐艦及潛艇各六艘。

⊙救世軍領袖布資將軍，發表宣言，不允退休。

⊙祕魯國會通過一議案，准政府對資本家給與必要之讓與權，以便在熱帶南美境內建築穿越大陸之第一鐵路。

原文献残缺